

曹禺戲劇集二

野原

版權所有不准翻印

定價七元

曹禹戲劇集  
第三種  
原野

發行所  
吳文林

發行所

文化生活出版社

上海重慶路  
海鹽路口  
鉅鹿路  
鹿園通堂  
一路一號  
弄四十八號  
八號四十八號

曹禹共  
一、雷雨

五、家

戲八  
二、日出

六、蜩變

劇種  
三、原野

七、橋

集  
四、北人

八、曹禹獨幕劇集

中華民國二十五年一月初版

三十六年五月十三版

野 原  
 曷 曹

排演本劇須得作者(通訊處由文化生活出版社轉)同意

時間 秋天

序幕 原野鐵道傍。

——「立秋」後一天傍晚。

第一幕 焦園王家正屋。

——序幕十日後，下午六時。

第二幕 景同第一幕。

——同日，夜九時。

——同日，夜十一時。

第三幕（時間緊接第二幕）

第一景 黑林子，叉路口。

——夜一時後。

第二景 黑林子，林內窪地。

——夜二時後。

第三景 黑林子，林內水塘邊。

——夜三時後。

第四景 黑林子，林內小破廟筵。

——夜四時後。

第五景 景同序幕，原野鐵道旁。

——破曉，六時後。

## 人物

仇虎——一個逃犯。

白傻子——小名狗蛋，在原野裏牧羊的白癡。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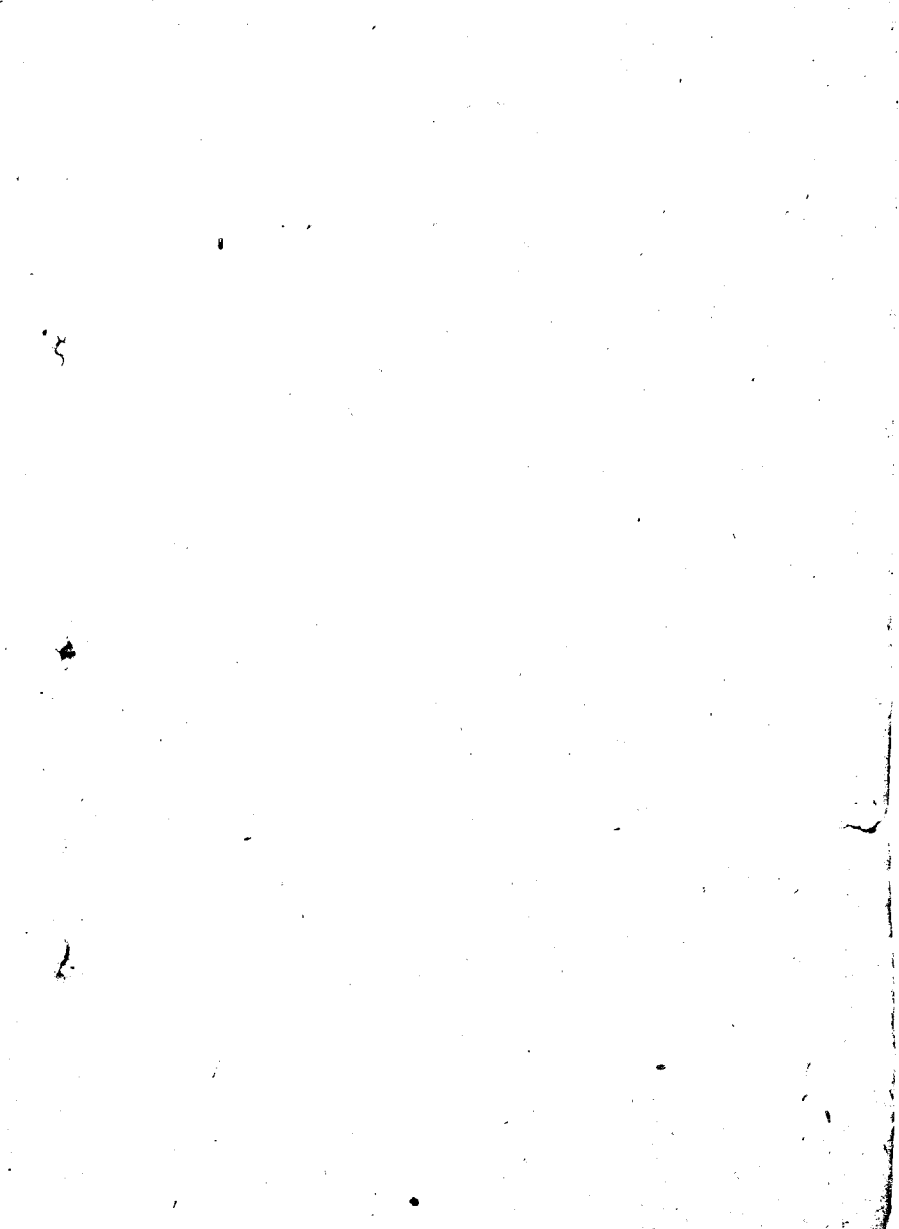
焦大星——焦園王的兒子。

焦花氏——焦大星新娶的媳婦。

焦母——大星的母親，一個瞎子。

常五——焦家的客人。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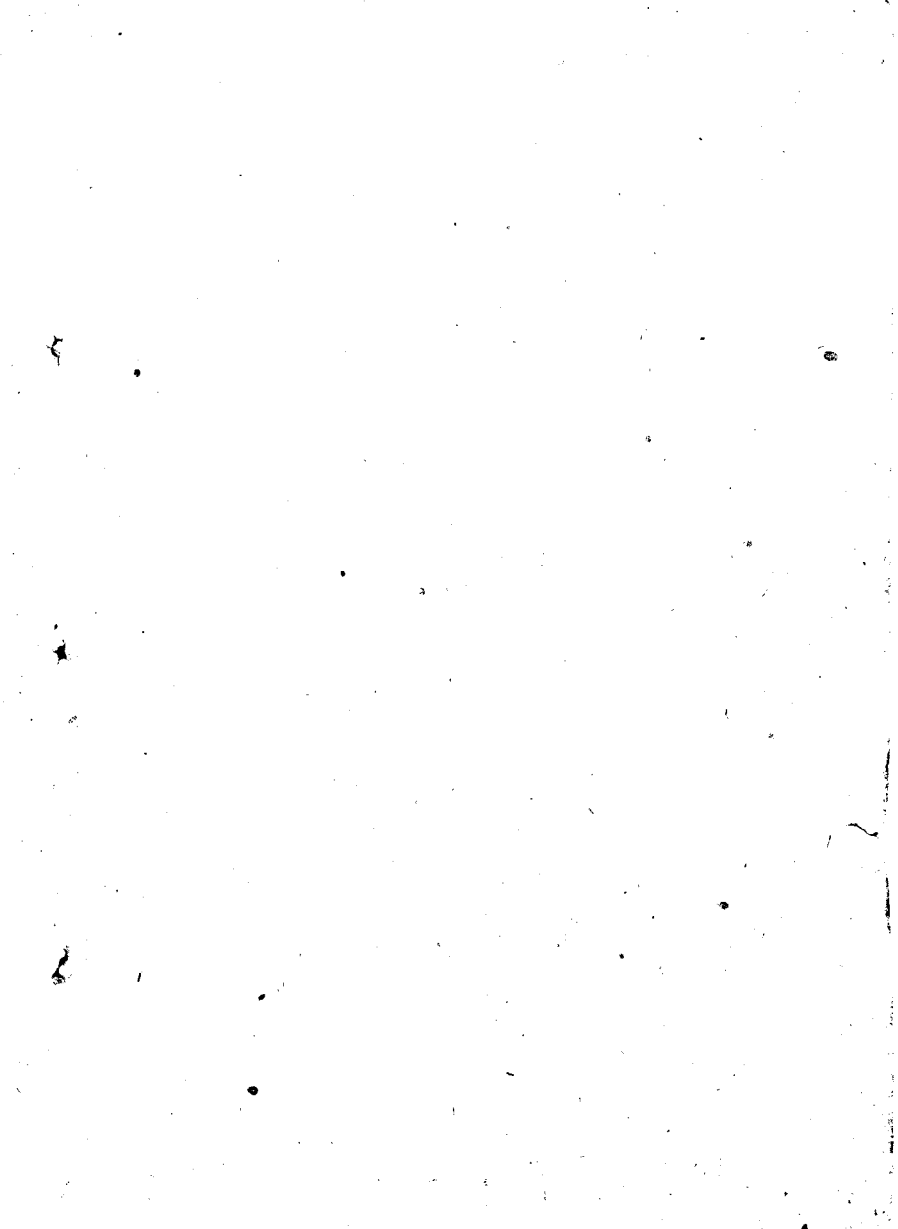
(第三幕登場人物另見該幕人物表。)





序

卷



## 秋天的傍晚。

大地是沉鬱的，生命藏在裏面。泥土散着香，木根在土裏暗暗滋長。巨樹在黃昏裏伸出亂髮似的枝杈，秋蟬在上面有聲無力地振動着翅翼。巨樹有龐大的軀幹，肥滿年老而龜裂的木紋。蟲立在莽莽蒼蒼的原野中，他象徵着嚴肅、險惡，反抗與幽鬱，彷彿是那被禁閉的鸚鵡，纏綿在石巖上。他背後有一片野塘，淤積油綠的雨水，偶爾塘畔簌落窸窣地跳來幾隻青蛙，相率撲通跳進水去，冒了幾個氣泡；一會兒，寂靜的暮色裏不知從什麼地方傳來一陣斷續的蛙聲，也很寂寞的樣子。巨樹前，橫着墊高了的路基，鋪着由遼遠不知名的地方引來的兩根鐵軌。鐵軌鑄得像烏金，黑黑的兩條，在暮靄裏閃着亮，一聲不響，直伸到天際。它們帶來人們的痛苦、快樂和希望。有時巨龍似的列車，喧赫地叫了一陣，噴着火星亂竄。的黑煙，風掣電馳地飛駛過來。但立刻又被送走了，還帶走了人們的笑和眼淚。陪伴着這對鐵軌的有道

傍的電線桿，一根接連一根，當野風吹來時，白磁箍上的黑線不斷激出微弱的嗚鳴的聲浪。鐵軌基道斜成坡，前面有墓碑似的哩石，有守路人的破舊的「看守閣」，有一些野草，並且堆着些生鏽的鐵軌和枕木。

在天上，怪相的黑雲密匝匝遮滿了天，化成各色猙獰可怖的形狀，層層低壓着地面。遠處天際外逐漸裂成一張血湖似的破口，張着嘴，濺出幽暗的赭紅，像噩夢，在亂峯怪石的黑雲層堆點染成萬千詭異豔怪的色彩。

地面依然昏暗，漸漸升起一層灰霧，是秋暮的原野，遠遠望見一所孤獨的老屋，裏面點上了紅紅的燈火。

大地是沉鬱的。

開幕時，仇虎一手叉腰，背倚巨樹望着天際的顏色，喘着氣，一哼也不哼。青蛙忽而在塘邊叫起來。他拾起一塊石頭向野塘擲去，很清脆地落在水裏，立時蛙也嚇得不響。他安了心，蹲下去坐，然而樹上的

「知了」又咕噪地鬧起，他仰起頭，厭惡地望了望，立起身，正要又取一個石塊朝上——遙遠一聲汽笛，他回轉頭，聽見遠處火車疾馳過去，愈行愈遠，夾連幾聲隱微的汽笛。他扔下石塊，嘔出一口氣，把寬大無比的皮帶繫了緊，一隻脚在那滿沿污泥的黑腿上擦弄，脚蹠上的鐵鍊惘惘地響起來。他陡然又記起腳上的累贅。舉起身旁一塊大石在鐵鍊上用力搥擊。巨石的重量不斷地落在手上，搗了腰骨，血殷殷的，他蹙着黑眉，牙根咬緊，一次一次捶擊，喘着，低低地咒着。前額上滲出汗珠，流血的手擦過去。他狂喊一聲，把巨石擲進塘裏，喉嚨哽噎係塞住鉛塊，失望的黑臉仰朝天，兩隻粗大的手掌死命亂絞，想掙斷足蹠上的桎梏。

遠處彷彿有羊羣奔踏過來，一個人「哦哦」地吆喝，趕牠們回欄，羊們亂竄，哀傷地咩咩着，衝破四圍的寂靜。他怔住了，頭朝轉那聲音的來向，驚愕地諦聽。他轟然跳起來，整個轉過身來，面向觀眾，屏住氣息矚望。——這是一種奇異的感覺，人會驚怪造物者怎麼會想出這樣一個醜陋的人形：頭髮亂麻，碩大無比的怪臉，眉毛垂下來，眼燒着仇恨的火。右腿打成癩跛，背凸起彷彿藏着一個小包袱。肌肉暴突，腿是兩根鐵柱。身上一件密結粗紉的藍布褂，被有刺的鐵絲戳些個窟窿，破爛處露出毛茸茸的前胸。下面

圍着「腰裏硬」——一種既寬且大的黑皮帶，——前面有一塊瓦大的銅帶扣，賊亮賊亮的。他眼裏閃出兇狠，狡惡，機詐與嫉恨，是個剛從地獄裏逃出來的人。

他提起腳跟眺望，人顯明地向身邊來。「哦！哦！」吆喝着，「咩！咩！」羊們擁擠着，人真走近了，他由軌道跳，到野塘坡下藏起。

不知爲什麼傳來一種不可解的聲音，唸得很興高采烈的！「漆叉卡叉，漆叉卡叉，漆叉卡叉，漆叉卡叉，吐兔圖吐，吐兔圖吐，吐兔圖吐，吐兔圖吐……」一句比一句有氣力，隨着似乎頓足似乎又在疾跑的音響。

於是白傻子漲得臉通紅，跨着一筐樹枝，右手背着斧頭，由軌道上跳跳蹦蹦地跑來。他約莫有二十歲，胖胖的圓臉，哈巴狗的扁鼻子，一對老鼠眼睛，霎個不停。頭髮長得很低，幾乎和他那一字眉連接一片。笑起來眼眯成一道縫。一張大嘴整天呵呵地咧着；如若見着好吃好看的东西，下顎便不自主地垂下來，時爾還流出涎水。他是个白癡，無父無母，寄在一个遠親的籬下，爲人看羊，斫柴，做些零碎的事情。

白傻子

(興奮地跑進來，自己就像一列疾行的火車。) 漆叉卡叉，漆叉卡叉……

(忽爾機車噴黑烟。) 吐兔圖兔，吐兔圖兔，吐兔圖兔…… (忽爾他翻轉過來倒退，兩隻臂膊像一雙翅膀，隨着嘴裏的「吐兔」一扇一扇地——哦，火車在打倒輪，他拚命地向後退，口裏更熱鬧地發出各色聲響，這次「火車頭」開足了馬力。然而，不小心，一根枕木攔住了脚，撲通一聲，「火車頭」忽然摔倒在軌道上，好痛！他咧着嘴似哭非哭的，樹枝撒了一道，斧頭溜到基道下，他手擱在眼上，大嘴裏哇哇地嚎一兩聲，但是摸摸屁股，四面望了一下，沒人問，也沒人痛，並沒人看見。他回頭望望自己背後，把痛處揉兩次，立起來，彷彿是哄小孩子，吹一口仙氣，輕輕把自己屁股打一下，『好了，不痛了，去吧！』他唏唏地似乎得到安慰。於是又——) 漆叉卡叉，漆叉卡叉…… (不，索性放下筐子，兩隻胳膊是飛輪，眉飛色舞，下了基道的土坡，在通行大車的土道上奔過來，繞過去，自由得如一條龍。) 漆叉卡叉，吐兔圖兔，吐兔圖兔，吐兔圖兔…… (更興奮了，他咋圓了嘴，學着機車的汽笛) 嗚——嗚

——鳴。漆叉未叉，吐兔圖吐。鳴——鳴——（冷不防，他翻了一個跟斗。）  
鳴——鳴——鳴——（看又翻了一個）鳴——鳴——鳴——漆叉卡叉，吐兔  
圖吐——鳴——鳴——（只吹了一半，遠遠傳來一聲低聲而隱微的機車笛，  
他忽而怔住，出了神。他跑上基道，橫扒在枕木上，一隻耳緊貼着鐵軌，閉上眼，彷彿  
諦聽着仙樂，臉上堆滿了天真的喜悅。）呵呵呵！（不自主地傻笑起來。）

〔從基道後面立起來仇虎，他始而驚怪，繼而不以為意地走到白傻子的身旁。〕

仇虎 喂！（輕輕踢着白傻子的頭。）喂你幹什麼？

白（白傻子簡稱）（諦聽從鐵軌傳來遠方列車疾行的聲音，闔目揣摩，很幸福的  
樣子，手拍着輪轉的速律，低微地）漆叉卡叉，漆叉卡叉……（望也沒有望，只不  
滿意地伸出臂膊幌一幌。）你……你不用管。

仇（仇虎簡稱）（端端他的屁股。）喂，你聽什麼？

白（不耐煩）別鬧！用手擺了擺）別鬧！你聽，火車頭（指軌道）在裏面！火車漆叉卡



叉，漆叉卡叉，漆叉卡叉……（不由更滿足起來，耳朵抬起來，仰着頭，似乎在回味。）  
吐兔圖吐，吐兔圖吐！（快樂地忘了一切，向遠處望去，一個人喃喃地。）噫——火車越走越遠！越走越遠！吐兔圖吐，吐兔圖吐……（又把耳朵貼近鐵軌。）

仇 起來！（白不聽，又用腳踢他。）起來！（白仍不聽，厲聲）滾起來！（一脚把傻子端下土坡，自己幾乎被鐵鍊絆個頭。）

白 （在坡下，恍恍惚惚拾起斧頭，一手撫摸踢痛了的屁股，不知所云地呆望着仇虎。）你……你……你踢了我。

仇 （猶笑，點點頭。）噯，我踢你！（一隻腳又抬到小腿上擦癢，鐵鍊沉重地響着。）你要怎麼樣？

白 （看不清楚那踹人的怪物，退了一步。）我……我不怎麼樣。

仇 （狠惡地）你看得見我麼？

白 （疑懼地）看……看不清。

仇 (走出巨樹的暗蔭，面向天際。)你看(指自己)你看清了麼?

白 (驚駭地注視着仇虎，死命地「啊」了一聲。)媽!拖着斧頭就跑。)

仇 (霹靂一般)站住!

〔白雙子難在那裏，口裏流着涎水，眼更靈個不住。〕

仇 (惡狠地)媽的，你跑什麼?

白 (解釋地)我……我沒有跑!

仇 (指自己，憤恨地)你看我像個什麼?

白 (盯着他，怯弱地)像……嗯……像——(抓抓頭髮。)反正——(想想，搖搖

頭。)反正不像人。

仇 (牙縫裏噴出來)不像人(迅雷似地)不像人?

白 (嚇住)不，你像，你像，像，像。

仇 (竊笑起來，忽然很柔和地)我難看不難看?你看我醜不醜?

白（不知從哪裏來了這麼一點聰明，睜大眼睛。）你……你……你不難看，不醜。（然而——）

仇（暴躁地）誰說我不醜！誰說我不醜！

白（莫明其妙）噯，你醜你——醜得像鬼。

仇 那麼，（向白傻子走去，脚下錯銀作響）鬼在喊你，醜鬼在喊你。

白（顫抖地）你別來我……我自己過去。

仇 來吧！

白（疑懼地，拖着不願動的脚步。）你……你從哪兒來的。

仇（指遠方）天邊！

白（指着軌道）天邊？從天邊？你也坐火車？（慢慢地）漆叉卡叉，吐彘圖吐。（向後退，

一面回頭，模仿火車打倒輪。）

仇（明白猶笑）噯，「漆叉卡叉，漆叉卡叉！」（也以手做勢，開起火車，向白傻子走

近。)吐兔圖吐，吐兔圖吐。(進得快，退得慢，火車碰上火車，仇虎驀地抓着白傻子的手腕，一把拉過來。)你過來吧!

白 (痛楚地喊了一聲，用力想掙出自己，亂嚷。)哦媽，我不跟你走，我不跟你!

仇 (斜眼盯着他)好，你會「漆叉卡叉」你看，我跟你來個(照着白胸口一拳，白啊地叫了一聲，仇虎慢悠悠地)吐——兔——圖——吐!(兇惡地)把斧頭拿給我!

白 (怯弱地)這……這不是我的。(却不自主把斧頭遞過去。)

仇 (搶過斧頭)拿過來!

白 (解釋地)我……我……(翻着白眼)我沒有說不給你。

仇 (一手拿着斧頭，指着腳鏟)看見了麼?

白 (伸首，大點頭)噫，看見。

仇 你知道這是什麼?

白（看了看，抹去脣上的鼻涕，搖著頭）不，不知道。

仇（指着鐵鏟）這是錫子——金錫子！

白（隨着唸）錫子——金錫子！

仇 對了！（指着脚）你跟我把這副金錫敲下來。（又把斧頭交還他。）敲下來，我就把牠賞給你戴！

白 給我戴這個？（搖頭）我不，我不要！

仇（又把斧頭搶到手，舉起來）你不要不要？

白（眨眨眼）我……我……我要……我要！

〔仇蹲在軌道上，白倚立土坡，仇正想坐下，伸出他的腿。〕

仇（猜疑地）等等！你要告訴旁人這副金錫子是我的，我就拿這斧頭劈死你。

白（不明白，但是——）噯，噯，好的，好的。（又收下他的斧頭。）

仇（坐在軌道上，雙手撐在背後的枕木上，支好半身的體重，伸開了腿，望着白。）

你敲吧！

白（向鐵鍊上重重打了一下，只一下，他停住了，想一想。）可……可是這斧頭也

……也不是你的。

仇（不耐煩）知道，知道！

白（有了理）那你不能拿這斧子劈死我。（跟着站起來。）

仇（跳起，搶過他的斧頭，輪起來。）媽，這傻王八蛋，你跟我弄不弄？

【野地裏羊羣又在哀哀地呼喚】

白（懼怯地）我……我沒有說不跟你弄。（又接過斧頭，仇虎坐下來，白傻子蹲在

旁邊，開始一下兩下向下敲。）

【野塘裏的青蛙清脆地叫了幾聲】

白（忽然很奇怪地看着仇虎）你怎麼知道我……我的外號。

仇 怎麼？

白 這兒的人要我幹活的時候，才叫我白傻子。做完了活，總叫我傻王八蛋。（很親切地又似乎漫得意地笑起來）唏唏唏！（在背上抓抓癢又敲下去）

仇（想不到，真認不出是他。）什麼，你——你叫白傻子。

白 嚶，（結結巴巴）他們都不愛理我，都叫我傻王八蛋，可有時也……也叫我狗……  
：狗蛋。你看，這兩個名字哪一個好？（得不着回答，一個人叨叨地）嚶，兩個都叫，倒……倒也不錯，可我想還是狗……狗蛋好，我媽活着就老叫我狗蛋，她說，你看這孩子長得狗……狗頭狗腦的，就叫他狗……狗蛋吧，長……長得大。你看我……我小名原來叫……叫……（很得意地拍了自己的屁股一下）叫狗蛋唏唏唏！

（笑起來，又抹一下子鼻涕。）

仇（一直看着他。）狗蛋，你叫狗蛋！

白 嚶，狗蛋，你……你沒猜着吧！（得意地又在背上抓抓。）

仇（忽然）你還認識我不認識我？

白（望了一會，搖頭）不，不認識。（放下斧頭）你……你認識我？

仇（等了一刻，冷冷地）不，不認識。（忽然急躁地）快，快點敲，少說廢話，使勁！

白 天快黑了！我看不大清你的錫子。

仇 媽的，這傻王八蛋。你把斧頭給我，你跟我滾。

白（站起）給你（高舉起斧頭）不成。這斧頭不是我的。這斧頭是焦……焦大媽的。

仇 你說什麼？（也站起）

白（張口結舌）焦……焦大媽！她說……送晚了點，都要宰……宰了我。（摸摸

自己的頸額，想起了焦大媽，有了胆子，指着仇虎的臉）你……你要是把她的斧頭搶……搶走，她也宰……宰了你！（索性嚇他一下，彷彿快刀從頭頸上斬過，他

用手在自己的頸上一摸）噓……噓……噓！就這樣，你怕不怕？

仇 哦，是那個瞎老婆子。



白 (更着重地)就……就是那個瞎老婆子，又狠又毒，厲害着呢！

仇 她還沒有死？

白 (奇怪)沒有，你見過她？

仇 (沉吟)見過。(忽然抓着白傻子的胳膊。)那焦老頭子呢？

白 (瞪瞪眼)焦老頭子？

仇 就是她丈夫，那叫閻王，閻王的。

白 (恍然)哦，你說閻王啊，焦閻王啊。(不在意地)閻王早進……進了棺材了。

仇 (驚愕得說不出話來)什——麼？(立起)

白 他死了，埋了，入了土了。

仇 (狠惡地)什麼？閻王進了棺材？

白 (不在心)前兩年死的。

仇 (陰鬱地)死了！閻王也有一天進了棺材了。

白 噫（不知從哪裏聽來的）光屁股來的光屁股走，早晚都得入土。

仇 （失望地）那麼，我是白來了，白來了。

白 （奇怪地）你……你找閻王幹……幹什麼？

仇 （忽然回轉頭，憤怒地）可他——他怎麼會死？他怎麼會沒有等我回來才死？他爲什麼不等我回來（頓足，鐵鍊相撞，瘋狂地亂響）不等我（咬緊牙）不等我！搶了我們的地！害了我們的家！燒了我們的房子，你誣告我們是土匪，你送了我進衙門，你叫人打瘸了我的腿。爲了我在獄裏整整熬了八年。你藏在這個地方，成年地想法害我們，等到我來了，你伸伸頸子死了，你會死了！

白 （莫明其妙，只好——）噫，死了！

仇 （舉着拳頭，壓下聲音）偷偷地你就死了。（激昂起來）可我怎麼能叫你死，叫你這麼自在地死了。我告訴你，閻王，我回來了，我又回來了，閻王殺了我們，你們就得償命；傷了我們，我們一定還手。挖了我的眼睛，我也挖你的。你打瘸了我的腿，害

苦了我們這一大堆人，你想，你在這兒挖個洞偷偷死了，哼，你想我們會讓你在棺材裏安得了身！哦，閻王，你想得太便宜了！

白（詫異）你一個唸叨些什麼，你還要斧子敲你這錫子不要？

仇（想起當前的境界）哦，哦，要……要……要！（暴烈地）你可敲啊！

白（連忙）噯，噯！（啐口吐沫，舉起斧子敲。）

仇 那麼，他的兒子呢？

白 誰？

仇 我說閻王的兒子，焦大星呢？

白（不大清楚）焦……焦大星？

仇 就是焦大。

白（恍然）他呀！他剛娶個新媳婦，在家裏抱孩子呢。

仇 又娶了個媳婦。

白（吡着白牙）新媳婦長得美着呢，叫……叫金子。

仇（驚愕）金子！金子！

白 噫，你……你認識焦大？

仇 噯（猶笑）老朋友了（回想）我們從小這麼大（用手比一下）就認識。

白 那我替你叫他來，（指遠遠那一所孤獨的房屋）他就住在那房子裏。（向那房

屋跑。）

仇（厲聲）回來！

白 幹——幹什麼？

仇（伸出手）把斧頭給我！

白 斧頭？

仇 我要自己敲開我這副金鐲子送給焦老婆子戴。

白（又倔強起來）可這斧頭是焦——焦——焦大媽的。

仇 (不等他說完，走上前去，搶斧頭) 給我。

白 (伸縮頭，向後退) 我！我不！(仇虎逼過去)

仇 (搶了斧頭，按下白的頭頸，似乎要斫下去) 你——你這傻王八蛋。

【軌道右外聽見一個女人說話，傍邊有個男人在旁邊勸慰着】

白 (掙得臉通紅) 有——有人！

仇 (放下手傾聽一刻，果然是) 狗蛋，便宜你！

白 (過了大赦) 我走了？

仇 (又一把握住他) 走，你跟着我來！

【仇拉着白走向野塘左而去，白狼狽地跟隨着，一會兒隱隱聽見斧頭敲鐵鍊的聲音】

【由軌道左面走上兩個人。女人氣沖沖的，一句話不肯說，眉頭藏着潑野，耳上的鍍金環子鏗鏘地亂顫。女人長得很妖冶，烏黑的頭髮，厚嘴唇，長長的眉毛，一對明亮亮的黑眼睛裏面蓄滿魅惑和強悍。臉生得豐滿，黑裏透出健康的緋紅，身材不十分高，却也娉娉婷婷，走起路來，顧盼自得，自來一種風流。她穿

着大紅的褲襖，頭上梳成肥圓圓的盤髻。腕上的鍍金鐲子驕傲地隨着她走路的顛搖擺動。她的聲音很低，甚至於有些啞，然而十分入耳，誘惑。

【男人（焦大星）約莫有三十歲上下，短打扮，滿臉鬚鬚，濃濃的黑眉，凹進去的眼，神情坦白，笑起來很直爽明朗。臉色黧黑，眉目間有些憂鬱，額上時爾顫跳着蛇似的青筋。左耳懸一隻銅環，是他父親——

閻王——在神前爲他求的。他的身體魁偉，亮晶的眼有的是宣洩不出的熱情。他畏懼他的母親，却十分愛戀自己的豔麗的妻，妻與母爲他尖銳的爭鬭使他由苦惱而趨於怯弱。他現在毫不吃力地背着一個大包袱，穩穩地邁着大步。他穿一件深灰的襖褂，懸着銀鍍鏈，戴一頂青氈帽，手裏握着一根小樹削成的木棍，隨着焦花氏走來。】

焦大星（那男人）金子！

焦花氏（不理，仍然向前走。）

星（焦大星簡稱）（拉着她）金子，你站着。

花（焦花氏簡稱）（甩開他）你幹什麼？

星（懇求地）你爲什麼不說話。

花（瞋目地）說話？我還配說話？

星（體貼地）金子，你又怎麼啦？誰得罪了你？

花（立在軌道上）得罪了我？誰敢得罪了我！焦大的老婆，有誰敢得罪？

星（放下包袱）好，你先別這麼說話，咱們倆說明白，我再走。

花（斜眼望着他）走？你還用着走？我看你還是好好地回家找你媽去吧？

星（明白了一半）媽？又對你怎麼啦？

花 媽對我不怎麼（奚落地）喲，焦大多孝順哪！你看，出了門那個捨不得媽丟不下

媽的樣子，告訴媽，吃這個，穿那個，說完了說，囑咐，又囑咐，就像你一出門虎來了，要把她叨了去一樣。哼，你爲什麼不倒活幾年長小了，長成（兩手一比）這麼點，到你

媽懷裏吃嗑兒去呢！

星（不好意思，反而解釋地）媽——媽是個瞎子啊！

花（頭一歪，狠狠地。）我知道她是個瞎子（又嚙笑地）喇，焦大真是個孝子，媽媽長，媽媽短，跟媽帶這個，跟媽帶那個；我跟你到縣裏請一個孝子牌坊，好不好？（故意嘆口氣）唉爲什麼我進門不就添個孩子呢？

星（吃一驚）你說什麼？進門添孩子？

花（瞟他一眼）你別吓一跳，我不是說旁的。我說進門就跟你添一個大小子，生個小焦大，好叫他像你這着地也孝順孝順我。哼，我要有兒子，我就要生你這樣的，（故意看看焦大）是不錯！

星（想罵她，但又沒有話。）金子，你說話總是不小心，就這句話叫媽聽見了又是麻煩。

花（強悍地）哼，你怕麻煩！我不怕！說話不小心，這還是好的，有一天，我還要給她啾啾。

星（關心地）你——你說你做什麼？



花（任性潑野）我做什麼？我是狐狸精！她說我早晚就要養漢偷人，你看，我就做給她瞧瞧。哼，狐狸精？

星（不高興）怎麼，你偷人難道也是做給我瞧瞧。

花 你要是這麼待我，我就偷——

星（立起，一把抓着花氏的手腕，狠狠地）你偷誰？你要偷誰？

花（忽然笑迷迷地）別着急，我偷你（指着她丈夫的胸）我偷你，我的小白臉，好不好？

星（忍不住笑）金子，唉，一個媽，一個你，跟你們倆我真是沒有法子。

花（翻了臉）又是媽，又是你媽。你怎麼張嘴閉嘴總離不開你媽，你媽是你的影子，怎麼你到那兒，你媽也到那兒呢？

星（坐在包袱上，嘆一口長氣）怪，爲什麼女人跟女人總玩不到一塊去呢？

【塘裏青蛙又叫了幾聲，來了一陣風，遠遠傳來野鳥的鳴聲。】

花（忽然拉起男人的手）我問你，大星，你痛我不痛我？

星（仰着頭）什麼？

花（坐在他身旁）你疼我不疼我？

星（羞澀地）我——我自然疼你。

花（貼近一些）那麼，我問你一句話，我說完了你就得告訴我。別含糊！

星 可是你問——問什麼話？

花 你先別管，你到底疼我不你說不說？

星（搖搖頭）好，好，我說。

花（指着男人的臉）一是二，二是二，我問出口，你就地就得說，別猶疑！

星（急於知道）好，你快說吧。

花 要是我掉在河裏——

星 噯。

花 你媽也掉在河裏——

星 (漸明白) 哦。

花 你在河邊上，你先救哪一個？

星 (窘迫) 我——我先救哪一個？

花 (眼直盯着他) 噯，你先救哪一個，是你媽，還是我？

星 我……我——(抬頭望望她)。

花 (迫待着) 噯快說，是你媽還是我？

星 (急了) 可——可哪會有這樣的事？

花 我知道是沒有。(固執地) 可要是有的呢，要是有的，你怎麼辦？

星 (苦笑) 這——這不會的。

花 你，你別含糊，我問你要真有這樣的事呢？

星 要真有這樣的事，(望望女人) 那——那——

花 那你怎麼樣？

星 (直快地) 那我兩個都救(笑着)我(手勢)我左手拉着媽，我右手拉着你。

花 不成。我說只能救一個。那你救誰(魅惑地)是我，還是你媽？

星 (惹他) 那我……那我……

花 (激怒地) 你當然是救你媽，不救我。

星 (老實地) 不是不救你，不過媽是個——

花 (想不到) 瞎子對不對？

星 (乞憐地望着她) 嚥。瞎了眼自然得先救。

花 (撅起嘴) 對了，好極了，你去吧(怨而恨地)你眼看着我，我要淹死，你都不救我，你

都不救我好！好！

星 (解釋) 可你並沒有掉在河裏——

花 (索性斬起委曲) 好，你要我死(氣憤地)你跟你媽一樣，都盼我立刻死了，好稱

心，你好娶第三個老婆。你情願淹死我，不救我。

星（分辯地）可我並沒有說不救你。

花（緊問他）那麼，你先救誰？

星（問題又來了）我——我先——我先

花（逼迫）你再說晚了，我們倆就完了。

星（冒出嘴）我——我救你。

花（改正他）你先救我。

星（機械地）我先救你！

花（眼裏閃出勝利的光）你先救我（追着，改了口）救我一個？

星（糊塗地）嗯。

花（更說得清楚些）你「只」救我一個——

星（順嘴說）嗯。

花 你「只」救我一個，不救她。

星 可是金子，那——那——

花 (逼得緊) 你說了，你只救我一個，你不救她。

星 (氣憤地立起) 你爲什麼要淹死我媽呢？

花 誰淹死她？你媽不是好好在家裏？

星 (忍不下) 那你爲什麼老逼我說這些不好聽的話呢？

花 (反抗地) 噯，我聽着痛快，我聽着痛快！你說，你說給我聽。

星 可是說什麼？

花 你說「淹死她！」

星 (故意避開) 誰呀？

花 你說「淹死我媽！」

星 (驚駭地望着她) 什麼，淹死——？

花 (期待得緊) 你說呀, 你說了, 我才疼你, 愛你。(誘惑地) 你說了, 你要幹什麼, 我就幹什麼。你看, 我先給你一個。(貼着星的臉, 熱熱地親了一下) 香不香?

星 (呆望着她) 你——嚶!

花 你說不說來!(拉着星) 你坐下!(把他推在大包袱上) 你說呀! 你說淹死她! 淹死我媽!

星 (傻氣地) 我說, 我不說!

花 (沒想到) 什麼!(想翻臉, 然而——笑下來, 柔順地) 好好, 不說就不說吧!(忽然孩子似的語調) 大星, 你疼我不疼我?(隨着坐在大星的膝上, 緊緊抱着他的頸頸, 臉貼臉, 偎過來, 擦過去) 大星, 你疼我不疼我? 你愛我不愛?

星 (想躲開她, 但爲她緊緊抱住) 你別——你別這樣, 有——有人看見。(四面望)  
花 我不怕。我跟我老頭子要怎麼着就怎麼着。誰敢攔我? 大星, 我俊不俊? 我美不美?  
星 (不覺注視她) 俊!——美!

花（蛇似的手撫摸他的臉，心和頭髮）你走了，你想我不想我？你要我不要我？

星（不自主地緊緊握着她的手）要！

花（更魅惑地）你捨得我不捨得我？

星（男人舐舐自己的嘴唇，低啞地）我——不——捨——得。（男人忽然翻過身，

將花氏抱住，要把她——，喘着）我——

花（倏地用力推開他，笑着豎起了眉眼，慢慢地）你不捨得，你爲什麼不說？

星（昏眩）說——說什麼？

花（洩恨地）你說淹死她，淹死我媽。

【一陣野風，吹得電線桿嗚嗚地響。】

花 你說了我就讓你。

星（喘着）好，就——就淹死她，（幾乎是抽咽）就淹死我——

【由軌道後面左方走上一位嶙峋的老女人，約莫有六十歲的樣子。頭髮大半斑白，額角上有一塊



紫袍，一副非常峻削嚴厲的輪廓。扶着一隻粗重的拐棍，張大眼睛，裏面空空不是眸子，眼前似乎罩上一層白紗，直瞪瞪地望着前面，使人猜不透那一對失了牌子的眼裏藏匿着什麼神祕。她有着失了瞳仁的人的猜疑，性情急躁；敏銳的耳朵四方八面地諦聽着。她的聲音尖銳而肯定。她還穿着丈夫的孝，灰布褂，外面罩上一件黑坎肩，灰布褲，從頭到尾非常整潔。

她走到軌道上，一句話不說，用杖重重在鉄軌上搗。

焦氏（後簡稱焦）（冷峻地）哼！

花（嚇了一跳）媽！（不自主地推開大星，立起。）

星（方才的情緒立刻消失。顫顫地）哦，媽！

焦（陰沉地）哼，狐狸精！我就知道你們在這兒！你們在說什麼？

花（惶惑地）沒……沒說什麼，媽。

焦 大星，你說！

星（低得聽不見）是……是沒說什麼？

焦（回頭，牙縫裏噴出來的話）活妖精，你丈夫叫你在家裏還迷不夠，還要你跑到外面來迷。大星在哪兒？你爲什麼不做聲？

星（惶恐地）媽，在這兒。

焦（用杖指着他）死人還不滾，還不滾到站上幹事去，（狠惡地）你難道還想死在那騷娘兒們的手裏！死人你是一輩子沒見過女人是什麼樣是怎麼！你爲什麼不叫你媳婦把你當元宵吞到肚裏呢？我活這麼大年紀，我就沒見過你這樣的男人，你還配那死了的爸爸養活的？

星（懼怯地）媽，那麼（看看花氏）我走了。（花氏口裏嘟囔着）

焦 滾滾快滾！別叫我生氣！——（忽然）金子，你嘴裏唸的什麼咒。

花（遮掩）我沒什麼！那是風吹電線，您別這麼疑東疑西的。

焦 哼，（用手杖指着她，幾乎戳着她的眼）你別看我瞎不見，我沒有眼比有眼的還

尖。大星——

星 媽，在這兒。我就走。（背起大包袱。）

花 大星，你去吧！

焦 （回頭）你別管！又要你拿話來迷他。（對自己的兒子。）記着在外頭少交朋友多吃飯，有了錢吃上喝上別心痛。聽着！錢賺多了千萬不要賒，寄給你媽，媽跟你存着，將來留着你那個死了母親的兒子用。再告訴你，別聽女人的話，女人真想跟你過的，用不着你拿錢買，不想跟你過，你就是爲她死了，也買不了她的心。聽明白了麼？

星 聽明白了。

焦 去去。（忽然由手裏扔出一袋錢，落在星的腳下。）這是我的錢，你拿去用吧。

星 媽，我還有。

焦 拾起來拿走，不要跟我裝模裝樣。我知道你手上那一點錢早就跟金子買手鐲，打了環子了。（對着花）你個活妖精。

星 好，媽，我走了。您好好地保重身體，多穿衣服，門口就是火車，總少到鐵道上來。

焦 (急躁地) 知道，知道，不要廢話，快走。

花 哼，媽不希罕你說這一套，還不快走。

焦 誰說的？誰說不希罕？兒子是我的，不是你的。他說得好，我愛聽，要在我面前挑撥是非！大星，滾滾滾！別在我耳朵前面煩的慌。快走！

星 嗯！走了！(低聲) 金子，我走了。

【大星向右走了四五步】

焦 (忽然) 回來！

星 幹什麼？

焦 (厲聲) 你回來！(星快快地又走回來) 剛才我給你的錢呢。

星 (拿出來) 在這兒。

焦 (伸手) 給我，叫我再數一下。(星又把錢袋交給她，她很敏捷地摸着裏面的錢)

數口裏唸叨着。

花（狠狠地看她一眼）媽，您放心！大星不會給我的。

焦（數好，把錢交給大星）拿去，快滾！（忽然回過頭向金子，低聲，狠狠地）哼，迷死男人的狐狸精。

〔大星一步一步地走向右去。〕

焦 你看什麼？

花 誰看啦？

焦 天黑了沒有？

花 快黑了。

焦 白傻子！（喊叫）白傻子！白傻子！白傻子！（無人應聲）

花 您幹什麼？

焦（自語）怪，天黑了，他該還給我們斧子了，哼，這王八蛋又不知在哪兒死去了！

——走，回家去，走！

花（失神地）「噫，回家。（手伸過去）讓我扶您。

焦（用開她的手）去！我不要你扶，假慫慫！

【焦氏向左面軌道走，花氏不動，立在後面。遠遠由右面又聽見白傻子「漆叉卡叉，漆叉卡叉」起來，似乎很高興地。】

焦 金子！你還不走，你在幹什麼？

花（看見遠遠白傻子的怪樣，不由笑出）媽，您聽，火車頭來了。

焦（怪癖地）你不走，你想等火車頭壓死你。

花 不，我說是白傻子！

焦 白傻子？

花 噫。

【火車「吐兔圖吐」地由右面軌道上跑進來，白傻子一雙手疾迅地旋轉，口裏嗚嗚地吹着汽笛。】

焦（聽見是他，嚴厲地。）狗蛋！

白（瞥見焦大媽，斜着眼，火車由慢而漸漸停止。）吐兔圖吐，吐——兔——圖——

吐，吐——兔——圖——吐。

焦 狗蛋，你滾到哪兒去了？

白（望望焦，又望望花氏。）我——我沒有滾到哪兒去。

焦 斧子呢？

白（想起來，昏惑地。）斧子？

花 你想什麼？問你斧子在哪兒呢？

焦（厲聲）斧子呢？

白（懼怕地）斧子叫——叫人家搶——搶去了。

焦 什麼？

白 一個癩——癩子搶——搶去了。

焦 (低聲)你過來。

白 (莫明其妙地走過去)幹——幹什麼?

焦 你在哪兒?

白 (笑嘻嘻地)這兒!

焦 (照着那聲音的來路一下打在傻子的臉上)這個傻王八蛋,帶我去找那個癩

子去!

白 (摸着自己的臉,沒想到)你打——打了我!

焦 噫,我打了你! (傻子哇地哭起來)你不去?

白 我——我去!

焦 走! (把拐杖舉起一端,交給傻子,他拿起,於是在前,瞎婆子在後走向右面去。)

【一陣野風,颳得電線又嗚嗚的,巨樹矗立在原野,葉子嘩嘩地響,青蛙又在塘邊咕噪起來。

【魚花氏倚着巨樹,凝望天際,這時天邊的红雲逐漸幻成烏雲,四週景色黯黯,漸暗下去,大地更黑。



了。她走到軌道上，蹲坐着，拿起一塊石頭輕輕敲着鐵軌。

〔由左面基道背後，蹣手蹣腳爬出來仇虎，他手裏拿着那副敲斷的鐵錄，緩緩走到焦花氏的身後。〕

花 (察覺身旁有人，忽然站起) 誰？

仇 我！

花 (嚇住) 你是誰？

仇 (搓弄鐵錄，陰沉地) 我——(慢慢地) 你不認識我？

花 (驚愕) 不，我不認識。

仇 (低啞地) 金子，你連我都忘了？

花 (迫近，注視他，倒吸一口氣) 啊！

仇 (悻悻地) 金子，我可沒忘了你。

花 什麼，你——你是仇虎。

仇 噯，(恫嚇地) 仇虎回來了。

花 (四面望望)你回來幹什麼?

仇 (誘惑地)我回來看你。

花 你看我(不安地笑一下)你看我幹什麼——我早嫁人了。

仇 (低沉地)我知道,你嫁給焦大,我的好朋友。

花 嚶。(忽然)你(半晌)從哪兒來?

仇 (指着天際)遠,遠,老遠的地方。

花 你坐火車來的?

仇 嚶。(蒼涼地)「吐兔圖吐。」一會兒就到。

花 你怎麼出來的!這兒又沒有個站。

仇 我從火車窗戶跳出來,(指鐵簾)帶着這個(銀鎗一聲,把鐵簾扔出,落在野塘

水邊上)。

花 (有些懼怕)怎麼,你——你吃了官司了。

仇 噯！你看！（退一步）我這副神，好不好？

花 （才注意到）你——你癩了。

仇 噯，癩了。（忽然）你心疼不心疼？

花 心疼怎麼樣，不心疼怎麼樣？

仇 （猶笑）心疼你帶我回家，不心疼我搶你走。

花 （忽然來了勇氣，潑野地）醜八怪，回去撒泡尿自己照照，小心叫火車壓死。

仇 你叫我什麼？

花 醜八怪，又癩又駝的短命鬼。

仇 （甜言蜜語，却說得誠懇）可金子你不知道我想你，這些年我沒有死，我就爲了你。

花 （不在意，笑嘻嘻）那你爲什麼不早回來？

仇 現在回來也不晚呀。（迫近想拉她的手）

花 (甩開) 滾滾滾! 你少跟我說好聽的, 醜八怪。我不愛聽。

仇 (狡黠地) 我知道你不愛聽, 你人規矩, 可你管不着我愛說真心話。

花 (瞟他一眼) 你說你的, 誰管你呢?

仇 (低沉地) 金子, 這次回來, 我要帶你走。

花 (睨視, 又住腰) 你帶我到哪兒?

仇 遠遠, 老遠的地方。

花 老遠的地方?

仇 嚶, 坐火車還得七天七夜。那邊金子鋪的地, 房子都會飛, 張口就有人往嘴裏送

飯, 睜眼坐着路會往後飛, 那地方天天過年, 吃好的, 穿好的, 喝好的。

花 (眼裏閃着妬羨) 你不用說, 你不用說, 我知道, 我早知道, 可是, 虎子, 就憑你——

仇 (捺住她) 你別往下講, 我知道。你先看看這是什麼! (由懷裏掏出一個金光燦

爛的戒子, 上面鑲着寶石, 舉得高高的。) 這是什麼?

花 什麼（大驚異）金子！

仇 對了，這是真金子，你看，我口袋還有。

花 （翻翻眼）你有，是你的。我不希罕這個。

仇 （故意地）我知道你不希罕這個，你是個規矩人，好，去吧！（一下扔在塘裏）

花 （惋惜）你——你丟了牠幹什麼？

仇 你既然不希罕這個，我還要牠有什麼用。

花 （笑起來）醜八怪！你真——

仇 （忙接）我真想你，金子，我心裏就有你這麼一個人！你還要不要，我懷裏還有的  
是。

花 （驕傲地）我不要。

仇 你不要，我就都扔了牠。

花 （忙阻止他）虎子，你別！

仇 那麼，你心疼我不心疼我？

花 怎麼？

仇 心疼就帶我回家。

花 不呢？

仇 我就跳這坑裏淹死！

花 你——你去吧！

仇 (故意相反解釋) 好，我就去！(跑到花氏後面，要往下跳。)

花 (一把拉住仇) 你要做什麼？

仇 (回頭) 你不是要我往下跳？

花 誰說的？

仇 哦，你不——那麼，什麼時候？

花 (翻了臉，斂住笑容) 幹什麼？

仇 (沒想到) 幹什麼!

花 噫?

仇 到——到你家去, 我好跟你——

花 (又翻了臉) 你說怎麼?

仇 (看出不是顏色) 我說好跟你講講, 我來的那個好, 好地方啊!

花 (忽然忍不住, 笑起來) 哦, 就這樣啊! 好, 那麼, 就今天晚上。

仇 今天晚上?

花 噫, 今天晚上。

仇 (大笑) 我知道, 金子, 你一小就是個規矩人。

花 (忽然聽見右面有拐杖探路的聲音, 回過頭看, 驚慌地) 我媽來了! 醜八怪, 快

點跟我走。

仇 不, 讓我先看看她, 現在成了什麼樣。

花不(一把拉住仇虎)你跟我走。

【仇虎慌慌張張地隨着花氏下。

天大黑了，由右面走進焦氏，一手拿着斧子，一手是拐杖，後面跟隨白傻子。】

焦 金子金子！

白 (有了理，興高采烈地)我就知道那斧子不會拿走，用完了，一定把斧子放在那兒。你看，可不是！

焦 狗蛋，你少廢話！(嚴厲地)金子，你記着，大星頭一天不在家，今天晚上，門戶要特別小心。今天就進了賊，掉了東西，(酷毒地)我就拿針戳爛你的眼，叫你跟我一樣地瞎，聽見了沒有？

白 唏唏唏！

焦 狗蛋，你笑什麼？

白 你……你家新媳婦早……早走了。



焦（立在鐵軌後巨樹前，森森然）啊！早走了！

〔忽然遠處一列火車駛來，輪聲軋軋，響着汽笛。機車前的探路燈，像個怪物的眼，光芒萬丈，由右面射入，漸行漸近。〕

白（跑在道旁，跳躍歡呼）火車！火車！火車來了！

〔機聲更響，機車的探路燈由右面漸射滿焦氏的側面。〕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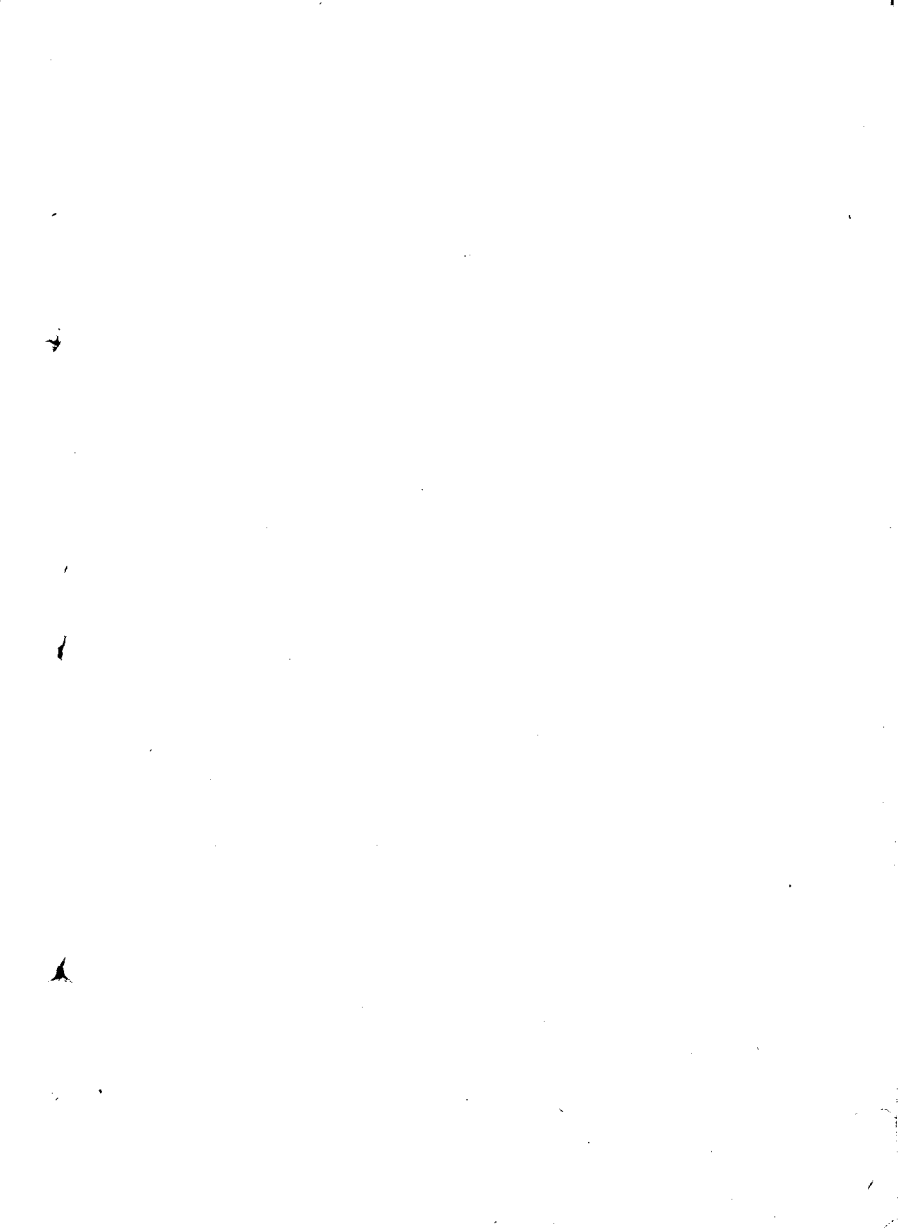
焦（立在巨樹下面像一個死屍，喃喃地）哼！死不了的狐狸精，叫火車壓死她！

〔原野裏一列急行火車如飛地奔馳，好大的野風，探路燈正照着巨樹下的焦氏，看見她的白髮和衣襟在疾風裏亂抖。〕

（幕急落）



第一卷



序幕後十天的傍晚，在焦大星的家裏。

天色不早了，地上拖着陽光慘黃的影子。窗帘拉起來，望出去，展開一片莽莽蒼蒼的草原，有密雲低低壓着天邊，黑森森的。屋內不見人，暮風吹着遠處的電線桿，激出連續的淒厲的嗚嗚聲音。外面有成羣的烏鴉在天空盤旋，……盤旋，……不斷地呼嘯，……風聲略息，甚至於聽得見烏的翅翼在空氣裏急促地振激。漸漸風息了，一線陽光也隱匿下去，外面升起秋天的霧，草原上灰沉沉的。厚霧裏不知隱藏着些什麼，闐寂無聲。偶爾有一二隻烏鴉在天空飛鳴，濃霧沒了昏黑的原野。

是一間正房，兩廂都有一扇門，正中的門通着外面，開門看見近的是籬牆，遠的是草原，低雲，和鐵道附近的黑煙。中門兩傍各立一窗，窗向外開，都支起來，低低地可以望見遠處的天色，和巨樹，正中右窗上懸一幀巨圖，油漬的焦闔王半身像，穿着連長的武裝，濃眉，凶惡的眼，鷹鉤鼻，整齊的鬚鬚，彷彿和善地微

笑着，而滿臉殺氣。旁邊掛着一把錢損的軍刀。左門旁立一張黑香案，上面供着猙獰可怖，三首六臂金眼的菩薩，跌坐在紅色的綢帘裏。旁邊立一焦氏祖先牌位。桌前有木魚，有烏黑的香爐，蠟台和紅拜墊，有一座巨大的銅磬，下面墊起褪色的紅棉托，焦氏跪拜時，敲下去，發出陰沉沉的空洞的聲音，彷彿就是從那菩薩的口裏響了出來的。現在香爐裏燃着半股將燼的香火，熊熊然，黑臉的菩薩照得油亮油亮的。燭台的蠟早滅了，剩下一段殘骸，只有那像前的神燈放出微弱的火焰。左牆巍巍然豎立一隻暗紅的舊式立櫃，櫃頂幾乎觸到天花板，上下共兩層，每層鑲着巨大的圓銅片，上面有老舊的黃鎖。門上貼着殘破的鐘馗捉妖圖，右窗前有一架紡線機，左面是搖籃，裏面的孩子已經睡着了。暗黑的牆上掛着些零星物事。在後立一張方桌，圍着幾張椅子和長凳。

閉幕時，遠處有急促的車笛聲，彷彿有一列車隱隱駛過，風在吹，烏鴉在天空成羣地呼喚，屋裏沒有一個人。

漸漸由右屋傳出一個男人粗啞的聲音，低低唱着：「正月裏探妹正月正，我與那小妹妹去逛花燈。花燈是假的啲，妹子，我試試你的心哪，咳哈呀呼嘿！」中間夾着粗野低沉的笑聲。

裏面男人的聲音（沉鬱地）金子金子你過來！

裏面女人的聲音（低低地）我不我不呢！

裏面男人的聲音（粗啞地）金子！你坐這兒！（彷彿一把拉住她。）

裏面女人的聲音（掙開）你放開我！你放下手，有人來！（忽然掙脫了）有人來！

〔花氏由右屋走出來，前額的黑髮一縷一縷地垂着，蓋住半邊臉，眉眼裏更魅惑。她穿一件紅綢襖，黑緞褲，髮髻扎着紅絲線，腕上的金色手鐲鏗鏘地擺動着。〕

花氏（回過頭笑）討厭！醜八怪！（整理自己的衣服前額的黑髮理上去又垂下來。）

出來！（順便用牆上的鏡子照一下，怪動人的！臉上浮滿了笑容，她走向左面支起的窗前，屏住氣息，望望裏面的男人又唱起小調。她伶俐地走到右門口，低聲地。）  
別唱啦！外面沒有人，還不滾出來！

〔由右面走出仇虎。仇虎改了打扮，黑緞袍，血紅的裏子，腰扎藍絲帶，敞開領，扣子只繫了幾個，一手

提著舊的絨帽，一手拈着一朵紅花，一跛一跛地走進來。

花 走吧，天快黑了。

仇 (抬頭望望遠處的密雲) 天黑得真早啊！

花 立了秋快一個月了，快滾滾到你那拜把子兄弟找窩去吧，省得冬天來了凍死你這強盜。

仇 找窩？這兒就是我的窩。(盯住花氏) 你在哪兒，哪兒就是我的窩。

花 (低聲地) 我要走了呢？

仇 (扔下帽子) 跟着你走。

花 (狠狠地) 死了呢？

仇 (抓着花氏的手) 陪着你死！

花 (故意呼痛) 啲！(預備甩開手)

仇 你怎麼啦！



花 (意在言外)你抓得我好緊哪!

仇 (手沒有放鬆)你痛麼?

花 (閃出魅惑,低聲)痛!

仇 (微笑)痛——?你看,我更——(用力握住她的手)

花 (痛得真大叫起來)你幹什麼,死鬼!

仇 (從牙縫裏迸出)叫你痛,叫你一輩子也忘不了我!(更重了些)

花 (痛得眼淚幾乎流出)死鬼,你放開手。

仇 (反而更緊了些,咬着牙,一字一字地)我就這麼抓緊了你,你一輩子也跑不了。

你魂在哪兒,我也跟你哪兒。

花 (臉都發了青)你放開我,我要死了。醜八怪。

〔仇虎臉上冒着汗珠,苦痛地望着花氏臉上的筋肉痙攣地抽動,他慢慢地放開手。〕

花 (眼神冒着火,人一絲也不動)死鬼,你……

仇（慢轉過身，正臉凝望着花氏，苦痛地）你現在疼我不疼我？

花（咬住嘴唇，點點頭。）慳疼（惡狠狠地望着他，慢而低地）我——就——這——

麼——（忽然向——仇虎的臉上——）疼你（重重打下去）滾出去！

〔半晌〕

仇（一轉不動，眼盯住她，漸低下頭。走到方桌傍坐下，沉思地。）哼，娘兒們的心變

——變得真快！

花（立在那裏，揉撫自己的手，一聲不響。）

仇（站起來，眼也不眨。）金子？

花（望望地，不同頭。）幹什麼？

仇（舉起手上的花，斜眼望着她。）這是你要的那朵花，十五里地替你找來的。（遞

給她。）

花（看了仇一眼，又回過頭，不睬他。）

仇 拾去！把花扔在花氏面前，我走了。（走向中門）

花 （忽然）回來，把花替我檢起來。

仇 沒有工夫，你自己檢。

花 （命令地）你替我檢！

仇 不願意。

花 （笑迷迷地）虎子，你真不檢？

仇 嚥，不檢，你還吃了我？

花 （走到仇的面前，瞟着他）誰敢吃你！我問你，你要不要我？

仇 我！（望花氏，不得已搖了搖頭）我要不起你。

花 （沒想到）什麼？

仇 （索性逼逼她）我不要你！

花 （驀然變了臉）什麼？你不要我？你不要我？可你爲什麼不要我？你這醜八怪，活妖

精，一條腿，羅鍋腰，大頭鬼，短命的猴崽子，罵不死的強盜。野地裏找不出第二個「尸××」鳥，●外國雞……（拳頭雨似地打在仇虎鐵似的胸膛上。）

仇（用手支開她，然而依然亂鼓一般地捶下來。）金子，金子，你放下手！不要喊，你聽，外邊有人！

花 我不管！我不怕！（迅疾地，頭髮幾乎散下來。）你這醜八怪，活妖精，你不要我，你敢由你說不要我！你不要我，你爲什麼不要我，我打你！我打你！我跟你鬧！我不管！有人，我也不怕！

「外面有人不清楚地喊：『大星媳婦！大星媳婦！』」

仇（摔開她，跑到窗前眺望。）你看，有人，有人在籬笆門那兒叫！  
花（突停）誰？（躡足，迅疾地沿着牆走到窗前。）這會兒會是誰？

●尸××鳥，北平土話，醜人的意思。

仇 別嚷，你聽！

「有一個彷彿喝醉了的人，用他的破鑼鑿子含糊地唱着：『送情郎送手在大門外，問一聲我的郎，你多咱回來？回來不回給奴家一個信，免的是叫奴家掛在心懷！』」

「唱到最末一句，戛然停止，那人敲着鑼管門，喊：『大星媳婦，大星媳婦！開門哪。』」

仇 你聽，他在喊你！

花 （看不清楚，納悶。）誰呢？（外面的人又在喊，『大星的媳婦！開門！』）哦，是他這個老東西又喝多了。

仇 誰？

花 常五！

仇 （詫異）什麼，這個老傢伙還沒有死。

花 就是他（厭惡地）不知又來這兒探聽什麼來了。

仇 探聽？

花 這兩天他沒事就到這兒來，說不定我婆婆托他來偷偷看我一個人在家做什麼啦！

仇 好，金子，我進去，你先把他打發走。

花 (一把抓住他) 不要緊，你先別走！(晚視) 哼，就這麼走了？

仇 (猜出故意地) 幹什麼？

花 (指着地上的花) 你跟我把花檢起來！

仇 我，我不檢。

〔外面叫門叫得緊。〕

花 (不動聲色) 你聽！

外面的常五 (急躁地) 大星媳婦，大星媳婦，焦大媽，開門！開門！我就要進來了！

仇 (諦聽，晚望着金子) 他要進來！

花 (乖張地) 你不檢，開門就讓他進來抓你。

仇 (猛然) 你這娘兒們心好狠。

花 狠啣? 狠的還在後頭啦!

仇 (吃一驚) 『狠的在後頭!』好! 這句話倒像是學着我說的。(打量她一眼)

〔外面又在叫喊。〕

花 (叉住腰) 仇虎, 你檢不檢?

仇 你看(彎下腰)我這不是……(拾起那朵花遞給花氏)其實, 你叫我檢, 我就檢  
又算個什麼?

花 (一手搶過那朵花)我知道這不算什麼。可我就是這點脾氣, 我說哪兒, 就要做  
哪兒(招手)你過來!

仇 (走近)幹什麼?

花 跟我插上。(仇虎替她插好花, 她忽然抱住仇虎怪異地。)野鬼? 我的醜八怪, 這  
十天你可害苦了我, 害苦了我! 疼死了我的活冤家, 你這壞了心的種, (一面說

一面昏迷似地親着仇的頸頰，面頰。）到今天你說你怎麼能不要我，不要我，現在  
我才知道我是活着，你怎麼能不要我，我的活冤家，（長長地親着仇虎，含糊地。）

嗯——

外面的常五（長悠悠地）大星的媳婦，你在幹什麼啦？快開門嘍！

花（還抱着仇虎，閉着眼，慢慢推開他。驀地回頭向中門，放開嗓音，一句一句地，也  
長悠悠地。）別忙喚！常五伯，我在唸經呢，等等，我就唸完嘍。

外面的常五（嘆一口長氣）

仇（翻翻眼）唸經？你唸的是什麼經？

花（推他）你別管，你進去，我來對付。這兩天我婆婆常找他，瞎婆子不知存了什麼  
心，說不定從他嘴裏，探聽出什麼來，回頭你好好在門口聽，你看我怎麼套他說話，  
你聽着！（一面說，一面四處尋覓東西，找到繡成一半的孩子的鞋，摺好大半的錫  
箔簸籬，擺好了經卷，放正了椅子，都做好，一手數點東西，一面唸。）小黑子的鞋，



——錫箔，筐籬；——往神錢；——椅子擺正……（沒有弄錯，向仇虎。）怎麼樣？

仇（讚美地，舉起拇指。）第一我當了皇上，你就是軍師。  
花 好，我開門。你進屋子當皇上去。（一溜烟由中門跑出。）

〔半晌〕

仇（四週望望，滿腔積恨，凝視正中右窗上的焦閻王半身像。陰沉沉地牙縫裏擠出來。）哼，你看，你看我做什麼？仇虎夠交情，說回來，準回來，沒有忘記你待我一件的好處，十年哪！仇虎等得眼睛都哭出血來，就等的是今天！閻王，你睜大了眼睛再看我，（捶着自己的胸口）仇虎又回來了。（指像）你別斜着眼看我，我仇虎對得起你，老鬼，我一進你焦家的門，就叫你的兒媳婦在你這老臉上打了一把掌，哼，閻王，你還恬着脸，好意思對我笑？（狠毒地）你瞧着吧，這是頭一下！「狠的還在後頭呢。」老鬼，把眼睜得大大地看吧，仇虎不說二句瞎話，今天我就要報答你的恩典。——（忽然聽到外面有人說話，回頭望一下，又抬頭對着焦閻王惡笑。）現

在我先到你兒媳婦屋裏當皇上去。了。噯！

〔仇虎走進右屋。立時由中門現出花氏，後面隨着常五伯。常五年約有六十歲上下，一個矮胖子，從前<sup>有</sup>過好日子，現在雖不如往日了，卻也樂天知命，整日有說有笑，嘴裏安閒不住。好吹噓，記性又不好，時常自己都不知扯到那裏，心裏倒是爽快老實。喜歡喝兩盅酒，從前的放蕩行爲也並不隱瞞亂說出來，他是個過了時的鄉下公子哥，老子還是那付不在乎的調調兒。他的鬚髮，很別緻，頭已經露了頂，手裏提着一隻精細的鳥籠，天色晚，用綢罩蓋起來。他穿一件古銅色的破舊的緞袍，套上個肥<sup>大</sup>肩。與致高，性情也極隨和，他待着自己的鳥兒狗兒如同自己的子女一樣。〕

〔他喝了點晚酒，興高采烈，邁進中門。〕

花 常五伯您進來！（指着方桌旁椅子）請坐吧。

常 不，我說說話，就走。

花 那麼，您先放下您的鳥籠，歇歇。

常 （呵呵地）也好，先讓我的鳥坐一會，叫她歇歇腿，我倒不累。（鳥籠放在桌上。）

花 我跟您倒一杯茶。(倒茶)

常 不用了，不用了。(忽然想了一下)可也好就來杯白水吧，餵餵我的鳥，這鳥跟我一天，也該喝點水。(花氏把水遞給他。他接下添到鳥籠的水盂裏。一面說)你們的門真不好叫，其實一個籬門還用上什麼鎖，這都是你的婆婆，事兒多，沒事找事。我足足叫了好半天……大星媳婦，你在幹什麼？你剛才說你——(忽然一個噴嚏，幾乎把水弄洒，杯子放在桌上，自己笑嘻嘻地)呵，百歲呵(又一個噴嚏)呵，千歲(又一個)呵，萬歲你看，這三個噴嚏叫我在這兒當了皇上了。

花 (變了顏色，鎮靜一下，也笑嘻嘻地)您當皇上，我做您軍師。

常 (倚老賣老)好好，我封你爲御前軍師，管我的三宮六院。

花 常五伯，您凍着了，我跟您拿點燒酒，驅驅寒。

常 不用不着了，我剛喝了幾盅晚酒。秋天到了，早晚氣候涼。人老了，就有點擋不住。這點寒氣，不要緊，在屋裏呆一會就好。多喝了，我話多還不要緊，說不定就走不動，

回不了家。

花 那怕什麼？喝兩盅，有了錯，我叫狗蛋送您回家。

常 (望着花氏，想喝又有些猶疑，不好意思的樣子) 那麼，你叫我喝兩盅？

花 (引逗他) 家裏有的是好汾酒，辦喜事剩下來的。常五伯，我請您喝兩盅。

常 (很慷慨地) 好，那我就喝兩盅！

花 好，(預備酒杯，和酒) 您坐呀！

常 (坐在方桌旁) 大星媳婦，你剛才說你……你唸什麼？

花 哦，剛才我唸經呢。(放下杯子)

常 唸經？

花 唸(倒酒)。

常 (由腰包掏出一把花生) 巧啦，我剛買了一包大花生。(啜一口酒，剝花生)

花 (低首斂眉) 常五伯，對不起您！(走到香案前，叩了一個頭，跪在紅墊上，喃喃禱)

告敲一下磬，低低敲着木魚，虔心唱誦。『南無阿彌多婆夜，哆他伽多夜，哆地夜，他，阿彌利都娑毗。阿彌利多，悉耽婆毗，阿爾唎哆，毗迦蘭帝，阿彌唎哆，毗迦蘭多，……』

常（詫異地應了起來，走近花氏）你在唸些什麼？

花（搖搖手，更虔誠地）『……伽彌膩，伽伽那，枳多伽利娑婆訶。』（又敲兩下磬，

深深拜三拜，肅穆地立起來。）常五伯？

常（蕭然起敬）我沒有來，你一個人，就唸這個？

花 嗯。

常 這叫什麼？

花 我唸的是往生咒，替我們公公超度呢！

常（啞啞嘴，搖頭，讚嘆地）好孝順的媳婦，你想替閻王超度？

花（祥光滿面）公公在世的時候殺過人。

常（爽直地笑起來）多多唸吧，唉，我看不超度也罷，閻王倒也該進地獄下下油鍋。  
花 喲，菩薩！您這說的是什麼話，我們做兒女的怎麼聽得下去？

常 得罪得罪！大星媳婦，閻王跟我二十年老朋友，我這倒也說的是老實話。（剝開顆花生）你婆婆還沒有回來？

花 這兩天下半晌就出去，到了煞黑才回來。

常（有意義地）你知道她在幹些什麼？

花（馴順地）老人家的事情，我們做小輩的哪敢問。（探聽一下）不過我彷彿聽見她老人家時常找那廟裏的會看香的老姑子，就是那個能唸咒害死人的老神仙，

常（喝口酒）我也在那廟裏看見她，奇怪，一個瞎老婆子在那裏跟老姑子拜神唸咒，鬧些什麼。唉，你們焦家人都有點猜不透，外面看着挺好，裏面都不知玩的什麼把戲。我就不愛看這個——自然，金子，你除外。你是個正派人，不過你也得小心，年紀青青，長得又花兒似的，一個不留神，就會叫——哦，大星還沒有回家。

花（嚴嚴警備，盯着他。）大星剛出門不兩天，哪能就回來。

常（四週望望，低聲。）大星的媳婦，我問你，你婆婆待你怎麼樣？

花（翻翻眼，心裏打算。）您問，我婆婆待我呀？

常 噲？

花（忽然明快地）那自然不錯，待我好着呢？親生親養的媽待我也不過是這樣。

常（咳嗽一聲）可我……我總覺得你們婆媳倆有點不對付。

花 誰說的？（拿起小黑子的鞋，一針一針做起來。）過着好好的日子，這是誰說的？

常（又咳嗽一聲，搖搖頭。）怪怪，你們家裏的事沒法明白。你說你婆婆好，你婆婆這

兩天當着人也說你不錯，可背後，背後總——（忽然搖搖頭）我不說了，我還是不

說的好。

花（放下針線，笑着。）說呀，常五伯（眼偷偷地盯着）家務事說說講講有什麼怕的？

常（醉意漸濃）不，不，不好。說了我就是搬弄是非，長舌頭，我這個人頂不願意管人

家的家務事。

花 常五伯，（走到方桌傍）您不是外人，我年紀小，剛做兒媳婦，有什麼錯，您不來開

導開導，還有誰肯管哪來，（斟一杯酒）常五伯，你再喝一盅。

常 （笑迷迷地）好，好，我喝，我自己喝。（一口灌下。）

花 嗯，（期盼地）常五伯，您說我婆婆背後怎麼樣？

常 （望着她）你婆婆背後叫我——嗯，我看還是不說的好，說了你婆婆又埋怨人。

花 （停，悻悻地）好，不說就不說吧。（又走回去拿起針線。）

常 （搭訕着）你要我說？

花 （又笑迷迷地）隨便您，常五伯。

常 （忍不住）好，好，我說，我說（囉嗦地）這可是你叫我說的。

花 （挑她的花）常五伯，我可沒有叫您說。

常 好，好，好，好我自己願意說。我告訴你，我不是搬弄是非，你婆婆背後叫我沒事就



看（讀陰平）着你。

花（咳嗽一聲，慢慢地）哦，您看（尖酸地）她老人家多疼我！

常 不是看你，你聽錯了，是看（讀陰平）着你。她說現在你們家裏忽然有點——有點不大安靜。

花 哦！（領悟）不安靜？

常 嗯，不大安靜？她說她一個人，眼又瞎，看不見，很不放心。

花 家裏有什麼不安靜？

常 說的是呀，我看（四面望）怪好的，怪安靜的。難道有你這賢慧媳婦，現在家裏還會藏個野漢子。

花（翻翻眼）嗯，可那也難說。

常（吃了一驚）怎麼？

花（警嚇）您不是第一個就信她老人家的話，跑到我們家裏來搜查來了麼？

常（紅了臉）嘛，這是怎麼說的。誰說信她的話，（指點着）她的話我這耳朵進去，這耳朵就出來。嚇，這是怎麼說的！

花（慢慢地）您不信就好了。您是年高有德的人，您公公道道地說一句勝過我們小人說一萬句。

常（摸摸鬍子）你說的不錯，說的不錯。我向來好說公道話，像你這樣賢德媳婦，丈夫出了門，婆婆不在家，一個人，孤苦伶仃，在家裏唸經做活，真是千中不挑一，萬中不挑一。

花 您多誇獎了。常五伯，您再喝一盅吧。

常 好好，我自己來。

花（故意吃了一驚）喲，酒還是涼的，您看我，真是！我跟你熱熱去。

常（更愉快）不用，不用了。這樣好，這樣好。金子你，真是個好兒媳婦，又聰明又懂事，又孝順，哼，我的兒子要娶了這麼個兒媳婦，蓋上棺材蓋我都是樂呵呵的。（又半

盞酒)回頭,金子,大星一會兒回來,我一定得在他面前爲你說幾句公道話?

花 (吃一驚)什麼,您說什麼?

常 (瞪瞪眼)我要說幾句公道話呀?

花 (焦急地)您說大星一會兒就回家?

常 啊?你不知道?——(忽然想起)啊,(敲敲自己的腦袋)這你婆婆叫我不要告訴你的。可我又說出來了。不過這也不怪我,(自解)喝點酒,話就多,那有什麼法子?

花 (冷不防)誰叫他回來的?

常 (冒失)自然是我!不是你婆婆!是她托我去叫大星回家,趕快回家——

花 您就叫他去了?

常 (無可奈何的神氣)嗯,我有什麼法兒,誰叫我天生脾氣好,好說話。你叫我去,我也不是一樣地去,這……這也不能怪我。

花 (壓制笑)大星回家是個喜信,怎麼提得上怪呢?哦,(彷彿不在意)大星沒說準

什麼時候回來？

常 倒沒說準，說不定是今天晚上？說不定是明天早上，也說不定就是這一會。

花 哦！（沉思）討厭，這針真不好使哦，我婆婆托您的時候，沒求您帶個什麼話？

常 也……也沒說些什麼！她就說家裏亂哄哄的，彷彿半夜裏直進人。

花 （大驚失色）哦，進來人（一針戳了拇指呼痛）啲！（放下針線）

常 怎麼啦？

花 針扎了手，不要緊的哦，（沉靜地）那會是誰呢？

常 說的是呀！她可說要大星趕快回來，說家裏要有一雙眼睛，才看得明白。

花 （又拿起針線，笑笑）這不是一雙眼睛？

常 說的是呀！你看，（指她）這不是眼？（指自己）這不是眼？反正，她說的是亂七八糟，

胡說一大泡。你這個婆婆瞎了眼，疑心病就重，沒有法子。

花 您看，（抬頭）我婆婆是不是犯了點瘋病！

常 (很肯定地) 嗯，有有有點！

花 半……半夜裏家裏會進人，這不是瘋話！

常 嗯，瘋話！誰相信，可金子，你也得小心，年紀青青，長得挺俊，這裏又四面不靠人家，

—— (忽然，咳嗽一下，四外望望，又重重咳嗽一聲)

花 您幹什麼？

常 (秘密低語) 你——你們這屋子有人沒有？

花 (驚愕) 人？

常 怪，這屋子怪不對的。我問你，家裏藏着什麼人沒有？

花 (翻了臉) 藏誰？青天白日，我一個婦道會藏誰？

常 誰說你？大星媳婦，我說你一個人在屋裏不小心，說不定就有強盜偷進來。

花 強盜？哪個強盜敢偷焦閻王的家？

常 金子，你不知道這個強盜專找你們家裏來？

花 哦，那會是誰？

常 (指着花的活計) 誰？我問你，你手裏繡的是什麼？

花 小黑子的鞋。

常 不，我說你繡的花？

花 哦，這個——虎！

常 (低聲) 就是他——虎回來了！

花 誰呀？

常 你不明白，虎仇虎回來了！

花 (佯做不知) 仇虎？仇虎是幹什麼的？

常 (詫異) 你不知道？仇虎？你差一點都要嫁給他，你會不知道？

花 常五伯，您喝酒就喝酒，別胡說八道的。

常 真的！你爸爸十來年前就把你許給仇虎！

花  
哦。

常 後來，仇虎家倒了，吃了官司，他才改了主意，把你又許給閻王當兒媳婦，這麼要緊的事，你就會不知道。

花 我爹媽活着的時候就沒有提過。

常 我告訴你，仇虎這次回來是要跟你們焦家大小算賬的。你可少惹他，你公公害得人家不輕，閻王結下的仇可得由你們解了。

花 不是大星就要回來麼？

常 (提起鳥籠) 嗯，大星回來不也是白搭，窩囊廢，他哪對付得了仇虎？(忽然回

過頭) 你見過仇虎麼？

花 沒，沒有。您從前見過？

常 那還用說。我告訴你，要多醜就有多醜，羅鍋腰，竈王臉，粗大個，滿身黑毛。你見着他告訴我，送到偵緝隊就是大洋錢，你聽見了沒有？

花 知道，知道。您要走了！

常 (走到門口，又想起，低聲) 你知道仇虎回來的事是誰告訴我的？

花 誰？

常 你婆婆。

花 (懼駭) 什麼，她！她怎麼會知道？

常 她說鐵路上的人告訴她的。她說仇虎就躲在這一帶，偵緝隊正在搜着呢？

花 哦！(小孩啼哭) 常五伯，小黑子快醒了，我要看孩子，不送您老人家了。(走到搖

籃那裏輕輕推搖)

常 哦，小黑子！(也走到搖籃傍邊) 哼，這孩子真像他死了的媽，怪可憐相的。(打了

個呵欠) 我走了，啊！(走到門口) 哦，金子，乘你婆婆沒回來，把那酒瓶裏添足了涼

水，別說我在你這兒喝不化錢的酒來了。我在這兒什麼話也沒有說，聽見了沒有？

唏，唏，(打開門，外面籠滿秋霧) 呵，這是什麼天氣，好好地又下起霧來了。



【常五提着鳥籠，興高采烈地走出中門。出了門又聽見他唱起「送情郎送至大門外……」】

【孩子又不哭了，花氏忙走到窗前，向外望了望，立刻走到右門傍。】

花 仇虎！仇虎！

【仇虎由右門走出。】

仇 (憤恨地) 他走了！

花 走了。(望望仇虎的臉) 哦，你都聽見了。

仇 嗯，(陰沉地) 他們知道我回來更好，(望着閻王的相) 閻王你害了我一次，你還能害我兩次，來吧！仇虎等死呢！

花 等死？等死？(徘徊，低聲喃喃) 爲什麼等死？爲什麼要等死？(搖頭) 不！不！不！我們，我們要——(慢慢抬頭上望，忽然——) 仇虎，仇虎！你看，你看……

仇 什麼？

花 (跑到仇虎身傍) 你看！(恐怖地叫起來) 你看，往上看。

仇  
什麼？

〔外面天更暗了。〕

花 相片！相片！（失了顏色）他看着我，他看着我。

仇 誰？

花 （低頭，縮成一團。）閻王，閻王的眼動起來——他——他活了，活了！

仇 （抱着花氏，眼盯着昏暗裏的焦閻王的相片。）胡說！胡說！還不是張相片，你別瞎見鬼。

花 真的！真的！（漸漸恢復自己的意識。）虎子你沒看見真的，我方才真看見他對我笑，叫我：

仇 吓！（向上啐了一口。）閻王，你要真活了，你走下來，仇虎倒等着你呢。（推着花氏）你看，他還動不動？

花 （偷偷抬起頭望望。）他……他不動了。

仇 (警告) 金子，你以後別這樣胡喊。

花 我向來不的，不過，剛才我實在是看見——

仇 金子，不要再說了。

花 虎子，我……我有點怕。虎子，你到窗戶那裏看看去。

仇 有什麼？(走到窗前往望望)外面什麼也看不見，霧下大了。

花 下了霧？

仇 嚶，大霧。

花 (失神地)我怕的很！

仇 怕什麼？

花 (沉思地)我怕我婆婆叫大星回來！

仇 嚶？

花 (一直沉思地)我不知道她要跟大星說些什麼？

仇 哼，大星還有什麼說的，他從我手裏把你搶過來。

花 (低頭) 不是他，這怪他爸爸，他原來並不肯要我。

仇 哼！

花 虎子，你先走，你快走吧。省得他回來碰見你。

仇 好，我走。可是金子你沒有忘記你剛才對我說的話：

花 (抬頭) 什麼？

仇 你說你要離開這兒？

花 嗯，我要走。這兒到了秋天就下着大霧。只有我那瞎子婆婆跟我在一塊，她恨我，我恨她。大星是個窩囊廢，沒有一點本事。他是他媽的孝順兒子，不是我的爺兒們。

「霧裏遠遠有火車汽笛聲，急行火車由遠漸近。」

仇 金子，你要上哪兒？

花 遠，(長長地) 遠遠的——(托着腮) 就是你說那有黃金子鋪地的地方。

仇 (慘笑) 黃金哪裏有黃金鋪地的地方，我是騙你的。

花 (搖頭) 不，你不知道，有的。人家告訴過我說。有我夢見過。

仇 金子，大星回來——

〔霧裏的火車漸行漸遠，遠遠有一聲悠長的尖銳的車笛。〕

花 (假想) 你別說話，你聽，到那個地方，就坐這個。『吐兔圖吐，吐兔圖吐』坐着火車，一直開出去，開開到天邊外。哼，我死也不在這兒呆下去了。

仇 金子，你知道，大星回來——

花 (忽然) 你記得我們小的時候麼：有一天我梳着油亮亮兩個小辮，在我家裏小窗戶下面紡着線等你？

仇 (眼睛發着有光) 嗯，那時，我爸爸還活着，我天天跟着爸爸在田裏看地放牛。

花 我還記得那時我紡線時唱的歌呢：『大麥綠油油，紅高粱漫過山頭了，我從窗  
口還望不見你，我的心更愁了，更——』

仇 (忽然硬起來) 別說了, 你忘了大星要回來啦麼?

花 (從回憶中喚醒) 哦, 是, 是。虎子, 你快走吧!

仇 金子, 你是真想走麼?

花 (又恢復她平時硬朗朗的態度) 誰騙你?

仇 那我回頭還要來。

花 回頭不, 那你千萬別! 大星就許回了家?

仇 哦?

花 瞎子一定在屋裏。

仇 她敢怎麼樣?

花 敢怎麼樣? 送你到偵緝隊, 怎麼跑出來的再怎麼送回去。

仇 哼, (沉思地) 瞎婆子! 瞎婆子! (索性坐下) 那我不走了! 看她怎麼樣?

花 (抓着仇的臂膊) 你幹什麼?

仇（忽然立起）好，我們索性回屋裏坐一會，我們倆再鼓鼓。（拉着花氏的手）

花 不，你走，你別做死！

仇（回頭向中門）哼，我跟瞎婆子是一尺的蝎子碰上十寸的蜈蚣，今天我們誰也不含糊誰，我得先告訴她，我仇虎就在這兒。哼，明地來了不黑地裏走。跟她先說個明白，叫她吃一付開竅順氣丸，先有個底。

花 不，不，虎子，你得聽我的話，聽我的話，聽——聽——聽我的——

【中門慢慢開了，花氏懼怕地回過頭去。焦母扶着拐杖走進來，臉上罩上一層嚴霜，一聲不響地立在門口。她手裏抱着一個小紅包袱，耳朵彷彿代替了眼闔四下搜索。】

花（嘆一口長氣）哦，媽媽。

【仇虎呆在那裏。】

焦（冷酷地）哼，你在唸叨些什麼？

【半晌。仇虎正想大模大樣地走近焦氏，焦花氏忙以手示意，求他快進石門。】

【仇虎望望焦氏，望望金子，蹣足向右門走去。】

焦（忽然）站着！仇虎又楞在那裏？誰？

花 誰？（不安地笑着）還不是我！（忽然做出抱着孩子的樣子，一面走，一面唱着催眠歌。）  
嗶~~~~~ 嗶~~~~~ 嗶~~~~~ 聽話呀，  
嗶~~~~~ 嗶~~~~~ 嗶~~~~~ 懇求地望着仇虎，仇

虎又想走近焦氏。小寶貝要聽話呀，（一面又望焦氏）聽話睡覺啊，  
嗶~~~~~ 嗶~~~~~ 嗶~~~~~

嗶~~~~~ 嗶~~~~~ 嗶~~~~~ 聽話的寶貝有人疼啊，  
嗶~~~~~ 嗶~~~~~ 嗶~~~~~ 望焦氏！小寶貝睡覺  
啊，  
嗶~~~~~ 嗶~~~~~ 嗶~~~~~ 回頭看仇虎慢慢邁入右門，緊張的臉顯出一轉微笑，對着

仇虎的背影。好孩子真聽話呀，  
嗶~~~~~ 嗶~~~~~ 嗶~~~~~ 望焦氏！好寶貝睡着了啊，  
嗶~~~~~ 嗶~~~~~ 嗶~~~~~

焦（諦聽一刻，忽然）金子，你在幹什麼？

花 我在哄孩子呢！（低聲，孩子漸漸睡熟了）  
嗶~~~~~ 嗶~~~~~ 嗶~~~~~

焦 哄孩子？



花 媽，聲音小點。孩子剛睡着（更低柔）。噯~~~~噯~~~~噯。

焦 （明白她的謊，指窗前的搖籃）哼，孩子在這邊，我知道，我的祖奶奶！（正要向搖

籃走去。）

花 （掩飾）我剛把孩子抱過來的，您沒看見。

焦 （沒有辦法，嚴厲地）扯你娘的臊，你靠在桌子旁邊幹什麼？

花 （硬朗朗地）我渴，我先喝口水。

焦 你渴什麼，桌上沒有水！

花 （沒想到她知道這樣清楚）哦，沒——沒有——可是——

焦 （頭歪過去）滿嘴瞎話的狐狸精！（冷酷地）你過來。

花 （慢吞吞地）噯！（偏慢條斯理地把頭上的花插正了。）

焦 （走到香案前，把紅包袱放在上面）過來！

花 （惡狠狠地望着焦母，低柔地）就來？

焦 快過來，(拐杖在地上搗得山響)過來！(坐在香案傍的椅子上)

花 (冷冷地)您還吓着孩子！(走過去)

焦 假慈悲。(背搖籃)他不是你的兒子。

花 嚶媽。(拖到焦母身傍)媽，我過來了。

焦 (一把拉住她的手)我摸摸你。

花 (吃了一驚，但是——)您摸吧！

焦 你穿的什麼？

花 (眼望前面)大紅襖，黑緞褲，(故意說出)過節大星做的。

焦 (恨惡地)哦，手上是什麼？

花 (斜眼)包金鐲子！白銀戒子，過節大星買的。

焦 (厭惡地)哼！(探到頭上，摸着仇虎的花，忽然)哦，這是什麼？

花 (不由得驚一下)哦，這個——花媽。

焦 (逼得緊) 花誰給你的? 誰給你的?

花 (眼神一轉) 誰給的? (故意反問) 哼, 天上掉下來的? 地裏頭鑽出來的? (斜視) 我自個兒在門口買的。

焦 (被她衝撞回去, 却莫明其妙來了一股火) 買? 買這個做什麼?

花 (望着她) 昨兒格, 我夢着大星回了家——

焦 誰告訴你大星要回家?

花 誰也沒告訴我, 我不是說做夢做夢麼?

焦 做夢, 做什麼夢?

花 大星到家門口, 就跌一大跤, 我才想戴個紅花破破, 取個吉利。

焦 哼, 做個夢, 也要戴個花! 丟了牠, 等我死了你再戴, 大星娶了你這個狐狸精, 魂都沒有還, 要你戴上花兒葉兒地來迷他。丟了牠!

花 (緩緩地) 嗯! (望着焦母森然的面孔, 不覺取下花來。)

焦 (巖峻地) 扔在哪兒?

花 (沒有辦法, 把花扔在脚下, 狠毒地看了焦母一眼。) 在您腳底下。(用腳點了點) 這兒!

焦 (倏地立起, 朝着那紅花狠狠地踹了又踹。) 你戴! 你戴! (彎下腰拾起花。) 拿去戴去! (踢成紛亂了的花向花氏擲去, 不想正打在花氏的臉上。) 死不要臉的賤貨, 叫你戴! 叫你戴! 戴到陰曹地府嫁閻王去。

花 (氣得臉發了青, 鞭在一傍, 咬着牙。喃喃地) 我當了閻王奶奶, 第一個就叫大頭鬼來拘你個老不死的。

焦 (聽不清楚。) 你又叨叨些什麼?

花 我唸叨着婆婆好, 閻王爺一輩子也不請您吃上席去。

焦 (猜得明白) 嗯, 我死不了, 妖精, 你等着, 天有多長的命, 我就有多長的命。你咒不死我, 我送你們進棺材。

「遠遠又有火車在原野裏的鐵道上轟轟地馳過，不斷地響着嗚嗚的汽笛。」

花 媽，您聽！您聽！（盯住焦氏）

【遠遠火車汽笛聲】

焦 聽什麼？金子，你的心又飛了，想坐火車飛到天邊死去。

花 誰說啦？（急於想支使她出去）您不想出去坐坐，看看火車，火車在霧裏飛，好看得着呢？

焦 （用杖搗着地）我怎麼看？我問你，我怎麼看？

花 （想起，支吾着）您——您不是說您沒有眼比有眼還看得準。

焦 （暗示地）嗯，我看得準，我看準了你是我們焦家的禍害。你的心一天變上十八個樣，我告訴你，火車是一條龍，冒着毒火，早晚有一天他會吃了你，帶你上西天朝佛爺去。

花 嗯，（慚惡地）您不喝口水，我跟你倒碗茶？

焦 不用，我自己來。你少跟我裝模裝樣，我不用你這麼對我假門假事的。  
花 那麼，我回到我屋裏去了。

焦 滾吧。（花氏忙忙走了一半。）你站着，金子，我問你一句話，  
花 嗯，媽。

焦 （慢慢地）你這兩天晚上打的什麼嚙？

花 誰，誰打嚙？

焦 半夜裏，你一個人在房裏嚙哩瓜啦地幹什麼？

花 我，我沒有。

焦 （疑惑地）沒有？屋裏面亂哄哄的，我走到門口又沒有了，那是幹什麼？

花 哦，（似乎恍然）您說那個呀！（笑）那是耗子，半夜我起來捉耗子呢。

焦 （低沉地）再以後要有耗子，你告訴我，你看見這個麼？（指香案前的鐵拐杖）我就用這條鐵拐杖打死他。

花 嗯，媽。（要向右屋走。）

焦 別走。你坐下。

花 嗯，（立在那裏。）

焦 （冷酷地）坐下。

花 我坐下了。（還立在那裏。）

焦 （嚴峻地）你沒有，我知道。（用拐杖搗着地厲聲）坐下。

花 （惡惡生生地望着焦氏，不得已地坐下去。）嗯，媽媽。

焦 （露出一絲獠笑，暗示地）我告訴你一件事。

花 嗯，媽。

焦 昨天晚上我夢見一個惡夢——

花 哦，您也夢了個惡夢？

焦 （摸起錫箔，慢慢疊成元寶，一句一句地）我夢見你公公又活了，——

花 公公——活了？

焦 (不慌不忙地) 嚶，彷彿是他從遠道回來，可是穿一件白孝衣，從上到下，滿身都

是血，——

花 (不安地) 血？

焦 嚶，血！他看見小黑子，一句話也不說，抱起來就不放手，眼淚不住地往下流。

花 哦。

焦 我向前去勸，剛一叫他，忽然他變了個老虎，野老虎——

花 (吃了一驚) 老虎？

焦 嚶，野老虎，那彷彿見了仇人似地就把小黑子刁走了。

花 哦，這夢凶——凶的很。

焦 誰說不是，『猛虎臨門，家有凶神。』我看這兩天家裏要出事，金子，你說？

花 坐家裏好好的，哪會出什麼事？



焦 (立起來，在香案上拿起一炷高香，對金子，彷彿不在意地) 金子，你知道仇虎在  
哪兒？

花 仇虎？

焦 你別裝不知道，我的乾兒虎子回來了，你會不知道過來，金子，(舉起香) 點上。

花 (不安地，就桌上的長命燈顫巍巍點起香，婆媳二人對着面) 我倒是聽說虎子  
回來了，可是誰曉得他躲在哪個窩裏死去了！(香火熊熊然照在焦氏死屍一樣  
的臉上)

焦 金子！一把抓住金子的腕。

花 (嚇住) 媽，幹什麼？

焦 (凶神一般) 你的手發抖。

花 (聲音有些顫) 香火燙的，媽。

焦 他沒有到我們家裏來？

花 誰？

焦 仇虎！

花 他怎敢來？（轉動香火，火焰更旺。）

焦 沒有來望望你。說近些，差一點你們也是一對好夫妻。（指香爐）把香插上。

花 （一面插香，一面說）媽，您別冤枉人！醜八怪，誰要他？他來了，我就報偵緝隊把他

抓去。

焦 你說了。

花 嗯。

焦 你公公（指右窗前的相）在上面可聽見了的。

花 嗯。

焦 去吧。（花氏走到右門口，焦氏彷彿忽然想起一件事。）金子，你的生日是五月

初九，是不

花 是。(不覺疑惑起來)幹什麼?

焦 (溫和地)你生下的時辰可是半夜子時?

花 嗯,您問這個幹什麼?

焦 (不理他)我問你是不是?

花 是,媽。

焦 (惡狠地)我問問,算算你命裏還有兒子不?

花 (利嘴)沒有,不用算。

焦 (忽然柔和地)好,到屋裏去吧,你去吧。

花 嗯。(怪異地盯焦氏一眼,轉身入右門。)

焦 (聽着花氏走出門,狠狠嘆一口氣)哼,死不了的敗家精。

【外面霧裏的烏鴉在天空盤旋,盤旋,悽慘地呼噪。遠遠電線桿鳴鳴地響着。】

【焦氏輕輕走到右門口,聆聽一刻,聽不見什麼,廢然地走到香桌前。她忽然回頭,朝右門楞一楞,沒

有人進來，她解開香案上的紅包袱，裏面裹着一個木刻的女人形大眼睛，梳着盤髻，臉上塗着紅胭脂，刻工粗拙，但還看得出來是金子的模樣。木人肚上貼着素苦紙的咒文，寫有金子的生辰八字，心口有硃紅的鬼符，上面已扎進七口鋼針。她用手摸摸木人的面龐，嘴裏很神祕地不知數落些什麼。」

焦（摸着木人的輪廓，喃喃地）也許刻得不像她，（慢慢地）哼，反正上面的生辰八字是對的。（用手掐算）五——月——初九（點點頭）半夜裏——子時生的。嗯，對的，上面沒有寫錯。（她把木人高高托在手裏，舉了三舉，頭點三下，供在香案上。磬重重響了三下，她跪在案前，叩了三下，神色森厲，依然跪着，嘴裏唸唸有詞，又叩了一個頭，朝着木像，低聲。）金子，香是你自己點的。生辰八字是你自己說的。你金子要是一旦心痛歸天，可不能怪我老婆子焦氏。（又深深一拜，立起，又敲了一聲磬，走到香案前，舉起木人，從頭上拔下一根鋼針，對着心口，低聲狠惡地呼喚。）金子金子（第三聲「哼」）地一聲將針扎進）哼，金子！（嘆一口氣，她彷彿非常疲乏，慢慢數着針頭，揚起頭。）已經八針，（勝利地）就剩一針了，金子。（把木人又端

端正正放在香案前面，用紅包袱蓋上。

【外面電線桿嗚嗚地響，隱約有人趕着羊羣走近的聲音，她不言不語走進左門。】

【立刻花氏由右門蹣跚走進來。】

花（低聲對右門內）你先別來，聽我咳嗽。

【花氏走到中門，開門一望，外面一片大霧，看不見人。她回轉身，望見桌前的紅包袱，急忙跑近掀開視，舉起木人細看，立刻明白，厭惡地又放在案上。】

花（向着左門，毒惡地）哼。（把木人蓋上，忽然想起右門的仇虎，輕輕咳嗽一聲。仇虎隨着現在右門口，正要舉足向中門走——）

【焦氏森嚴地由左門急出。】

焦（怕花氏走進來）站住！

花（又輕咳一聲，仇虎愕然，立在右門前，以手示意，叫他再進去。）

焦（慢慢走至中門）誰是誰？

花 是我媽

焦 (厲聲) 還有誰?

花 還有(以目示仇虎,令其毋做聲)還有——(對仇虎嘖嘖一笑)有鬼!  
焦 哦!

〔花令仇虎進門,他眈眈地望着焦氏,恨恨走出。〕

焦 (沒有辦法,半晌)我當是老虎真來了呢。

花 媽,您不進屋去歇歇麼!

焦 不,你不用管,我要在堂屋裏坐坐。

花 好,您坐吧,(不甘心地走入右門)

〔焦氏候她出去,走到香案前,摸摸紅包袱下面的木像,放了心,口裏又不知數落些什麼。〕

〔這時搖籃裏忽而恐怖地哭起來了,她走到搖籃傍邊,把孩子抱起來,悲哀地撫摩着孩子的頭。〕

焦 (又輕輕拍着孩子的背)小寶貝做了夢了! 嗯…… 嗯! 夢見了老虎來咬你呀, 嗯



白 (大吃一驚，鼓號俱停。看見焦氏伸伸舌頭，立刻轉身就跑。)——

焦 (立起) 站住誰!

白 (只好楞在那裏) 是，是——(嚥下吐沫) 是我!

焦 我? (猜出是多半他) 「我」是誰?

白 (結結巴巴，急得直眨眼) 狗——狗蛋! 焦大媽，(說完了又要跑。)

焦 別跑! 你不放你的羊，你來這兒幹什麼!

白 不，不幹什麼。我(瞪着大眼) 我看你家新媳婦來了。

焦 新媳婦有你的什麼?

白 (笑嘻嘻地，順口一數落。) 『新媳婦好看，傻——傻子看了直打轉; 新媳婦醜，傻

——傻子抹頭往外走。』

焦 你也愛看好看的媳婦?

白 (翻翻眼，看着焦大媽) 嗯! (鼻孔頓時一吸，兩條青龍呼地又縮進去。)



焦 狗蛋，你別看她，我家媳婦是個婊子，她是老虎，會吃人的。

白 老虎？（不信地）嚶！我看過她！

焦 你看過老虎，你還來幹什麼？

白 （鼻涕又流下來，舌尖不覺翻上去舐。）那——那我看，她會吃我不？（又抹

一下鼻涕。）

焦 （可憐他）唉，狗蛋，你日後也要個老虎來吃你麼？

白 （老實地）老……虎要都是這樣，我看還……還是老虎好。

焦 （酸辛地）傻子，別娶好看的媳婦。『好看的媳婦敗了家，娶了個美人丟了媽。』

白 不……不要緊，我媽早死了。

焦 （看看白，嘆一口長氣）嚶，孩子們長大了，都這樣，心就變了。

白 嚶？

焦 （低聲喃喃，辛痛地）忘記媽，什麼辛苦都不記得了。（低頭。）

白 (莫明其妙) 你……你說什麼？

焦 (低頭，以杖叩地，忽然) 沒說什麼。嗯，傻子！你聽屋裏有人說話沒有？

白 (伸長頸子，聽了一刻，糊里糊塗地搖搖頭) 沒……沒有。

焦 (指右屋) 不！我說西屋裏。

白 (肯定地) 嗯，我知道啊！(還是搖頭) 沒……沒有。

焦 (不信地) 你到那屋裏去瞧瞧。

白 (點點頭) 嗯，我知道。(走了一步)。

焦 (一把抓住他，低聲) 輕輕地走，懂不懂？

白 (嫌她囉嗦，不耐煩的神氣) 我知道啊！

焦 (不放心) 狗蛋，你去看什麼？

白 嗯——(才想起來) 誰誰知道你要我看什麼？

焦 (低聲) 哼，你去看看屋裏有什麼旁的人沒有？

白 嗯，嗯，（彷彿非常明白，點頭。）我知道。（走到右門前，由上看到下，回轉身，走兩步，搖着腦袋。）門……門關上了。推……推不動。

焦 （立起，驚愕，促急地）什麼？門關上了？推不動？推開門，打進去！

白 （逡巡）我怕——我——

焦 怕什麼！出了事，有我。

白 我怕老虎吃——吃了我。

〔焦立刻抽出香案旁邊通條似的鐵拐杖。〕

焦 （對白傻子）你跟我來。除了金子，有旁人，你跟我抓着他。

〔白點頭，小心翼翼地隨着焦氏，走到右門前，焦舉起拐杖，正要向門上搗去。〕

〔花氏由右門跑出。〕

花 （叫喊）媽，您在幹什麼？（以手抵住焦氏的手）媽，您放下！您要打誰？（咳嗽）

焦 （查覺她有點蹊蹺）賤婊子，（用力推開花氏）你放開手！（花氏摔倒牆根。）

花 (喊)媽!

焦 傻子，你跟我來！(走進右門。)

花 (咳嗽，大叫)媽媽!

〔右屋裏有焦氏鐵棍落地，一個人在閃避的聲音。〕

焦氏的聲音 (咻咻然咬牙，舉起鐵杖向下擊)媽的媽的媽的!

〔右屋裏有人似乎狠狠推了焦氏，焦氏大叫一聲，跌倒。跟着那人打破窗戶，由窗戶口跳出去。〕

〔傻子嚇得只看花氏發楞，似平在地上生了根。〕

白氏的聲音 (叫喊)我摔着了!傻子，有人打破了窗戶跑了，快追呀，傻子抓着他，傻

子! 傻子……

焦 (不知怎麼好，顫抖)嗯，我知道，我知道，(然而依然沒有動。)

〔花氏聽見裏面的人跑了，立刻跑近中門，仇虎已由外面跑進來。〕

花 (抓着仇的手，低聲)怎麼樣?你摔着了沒有?

仇 媽的，窗戶太小，打破了窗戶，腿還擠破了一塊。  
花 她呢？

仇 我推了她一把。她摔在地下。

裏面焦氏的聲音 金子！金子！

花 (答應了一聲，立刻要到右屋去) 喉——媽！

仇 (抓着她) 別去！(指着白) 你看他！

白 (摸着頭頂，望仇虎，很低的聲音，不覺喃喃地) 『漆——叉——卡——叉，(更

低微) 吐——兔——圖——吐。』

花 (與白同時說) 這是狗——狗蛋！

仇 他認識我，你小心他。

花 我明白。

〔焦氏由右門走出，臉上流着血。〕

花  
媽！

焦 (不理她) 傻子！傻子！傻子！

〔白不敢答應。仇立刻由中門輕輕跑出。〕

花  
媽！

焦 (切齒地) 賤婊子！

花 (不安地) 媽，您摔破哪兒沒有？

焦 (急燥地) 傻子！傻子！在這兒沒有？

白 (正看着花氏，不得已地) 在——在這兒。幹什麼？(又望着花氏。)

焦 (恨極了，切齒) 狗蛋！你瞧見什麼沒有？

白 我瞧見，瞧見(食指放在嘴裏)老虎在這兒。

花 (大驚) 誰說的？

焦 (明白白的話) 死婊子，你別插嘴。還有誰？傻子，你說！

白（懼怯地看着花氏）還有——還有——還有一個——（花氏忽然跑到傻子面前，神情異外誘惑，在他的面頰上非常溫柔地親了一下，傻子彷彿失神落魄，立在那裏。）

焦（厲聲）還有一個什麼？

白（從來沒有被人這樣痛愛過，撫摸吻着的面頰）還有——老虎——老虎！

焦 狐狸精，你在幹什麼？

花 我沒有幹什麼？

〔左屋孩子很低微的哭啼起來。〕

焦 告訴我，狗蛋（杖搗地）你們在幹些什麼？

〔花又親熱地吻他一下。〕

焦 狗蛋，你死了？

白（不知所云）沒——沒有老虎要吃——吃我。

「左門孩子大哭起來。」

花 媽，您聽，孩子醒了。

焦 你別管，狗蛋，你說，還有誰？

「門裏孩子更恐怖地哭。咳，半晌，三人靜聽。」

花 (驚愕地) 媽，孩子別有了病，(故意地) 媽，您問他吧，我去瞅瞅。(就要走)

焦 (厲聲) 不要你去毒手！你別害死了我的小黑子。(向左屋走了兩步) 我就來，狗

蛋！別走，回頭我還問你。

「焦母由左屋下，聽見她哄孩子的聲音。」

花 (看見焦母進了門，走到方桌的長凳旁坐下，向白招手，魅惑地) 狗蛋！你過來！

白 (莫明其妙) 幹——幹什麼？

花 你過來，(低聲) 我跟你說一句話。

白 (食指放在口裏，本能地害羞起來) 幹——幹什麼呀？(不大好意思地走過去)



花（騰出身旁一塊地方，拉着他的手）你坐在我旁邊。你先把手指頭放下。

白（手放下來，羞赧地瞟她一眼。呵呵地傻笑）幹——幹什麼？（不覺手又放到了嘴裏。）

花（瞪了他一眼）把手指頭放下！好好地聽着！我跟你說一句正經話。

白（又將食指放下）噯，好，你說吧！（舌尖又不覺伸到鼻子下面捲舐。）

花（低柔地）狗蛋，你聽着，回頭大媽再問你的時候，問你看見什麼人沒有了，你呀，你就說——

白（眨眨眼，彷彿在研究什麼，舌端在鼻下舐過來，捲過去，忽然，一個大發現，跳起來。）新——新媳婦！（非常愉快地）你猜，你猜，鼻涕是什麼味兒？

花（沒想到）什麼鼻涕？

白（緊張地）噯，你說是甜的，還是鹹的？

花（氣了）不知道。

白（快樂得直打屁股）是鹹的！鹹的！你沒有猜着吧，（又用舌頭舐一下）鹹的。

花（站起來）媽的，這傻王八蛋。

白（笑唏唏地）唏，唏，你——你你叫我幹什麼？

【焦大星背着包袱，提着點心，手裏支着一根木棍，滿臉風塵，很疲倦地邁過中門的門坎。

星（臉上露出微笑）金子（放下包袱）

花（平淡地）哦，是你。

星（放下點心）媽呢，（揮揮身上的土）

花（望着他）不知道。（白躲在一傍，希奇地望着）

星（擱下木棍，用手絹把臉擦一擦）又到了家了！（抬頭看花氏）家裏怎

心地）還好麼？

花（冷峻地）大星，誰叫你回來的？

星（不自然地笑笑）沒——沒有誰。我自己想回來懨懨。

花（忽然）說什麼？家裏難道還會有人跑了？

星（猜出婆媳二人又在鬭氣，歉然地）我不懂，金子，你又怎麼？

花 不怎麼，我在家裏偷人養漢，美得難受。

星（避開）誰說這個啦！你說話別這樣！這是咱們家，要叫媽聽見——

花 叫媽聽見，算什麼！我都做給媽瞧啦。

星（軟弱地）金子，你進了我家的門，自然不像從前當閨女那樣地舒服。可我從來

也沒埋怨過你，我事事替你想，買東買西，你爲什麼一見我，儘說這些難聽的話呢？

花 哼，話難聽？事才難聽呢！我偷人養漢又不是一天的事，你不是不明白。我嫁你那

天晚上就偷人，你出了門，我就天天找漢子，軋妍頭，打野食，靠男人，我——

星（痛苦地）金子，你這說的是什麼？

花 我這說的是「一本正經」，我這個人你又不是不知道的。在娘家就關不住，名

聲就壞，可我没有要到你家裏來，是你那閻王爸爸要的。我過了你家的門，我一個不夠，兩個；兩個不夠，三個；三個不夠——

星（苦惱地）金子，唉，你這犯的是什麼病（頹然坐下）。

花 我沒有犯病，是那個一出門就想回來的人犯了病了；是那個回家就瞎疑心的  
人犯了病了；是那耳朵根子軟，聽什麼話就相信的人犯了病了；是那個「瞎眉糊  
眼」，瞧見了什麼就瞎猜的人犯了病了。我告訴你，我沒有犯病，我沒有犯病！

星 真奇怪！我疑心了什麼？我瞧見了什麼？我一進門，你就這樣瘋癲癲地亂說一  
大「泡」。你說，是我瞎疑心，還是你瞎疑心。

花 是我疑心，是我犯疑心病；我疑心我媳婦在家裏偷人養漢，整天背着自己的男  
人不老實。

星 可是誰提這個啦？是我聽是什麼啦？還是剛才瞧見什麼啦！  
花 你瞧不見，你還聽不見。

星（想不出辦法）那麼，白傻子，你聽見什麼，你剛才瞧見了什麼啦？

白（指自己）我——我——

星（敷衍着花氏）好，我剛才不在家。你說，你瞧見了什麼？

白（結結巴巴）我——我剛才——瞧——瞧見——瞧見一個——

花（忙追到白的身傍）去！去！去！活人的話都鬧不清，還聽死人的話？

白（賣功）可我剛才——是——是瞧見一個——

星（不信地）你說吧，什麼呀？

白我……我瞧見一個——

花（暮地在白臉上摑了一掌）去！去！你這傻王八蛋。

白（莫明其妙）你打我（撫摸自己的面頰）

花 噯，打了你，你怎麼樣？

白（咧開大嘴，哇一聲）哦，媽呀！（哭啼啼地）你——你倒底是個老虎。（抽咽，向中

門走。

星（看着花氏，只好哄着白傻子同情地）去吧，狗蛋，快走吧，趕明兒別到這兒來了。

〔狗蛋手背抹着眼淚，由中門走下，一時又聽見羊羣咩咩奔踏過去的聲音。〕

花

（發野地）好，大星，你好！你好！你好！你不疑心！你不疑心！你回家以後，你東也問，西

也問，你想從狗蛋這傻子的身上都察出來我的短。好，你們一家人都來疑心我吧，你們母子二人都來逼我，逼死我吧。（大星幾次想插進嘴去，但是她不由分辯地一句一句數落。）我跟你講，姓焦的，我嫁給你，我沒有享過你一天福，你媽整天折磨我，不給我好氣受。現在你也來，你也信你媽的話，也來逼我。（眼淚流下，抽咽）我們今天也算算賬，我前輩子欠了你家的什麼？我沒有還清，今生要我賣了命來還。（抹着鼻涕）哼，我又儉人，又養漢，我整天地打野食，姘人，我沒有臉。我是婊子，我這還有什麼活頭，哦，我的天哪！（撲在桌上，捶胸頓足，慟哭起來）

星（不知怎麼安慰好）可是，金子，誰說啦？誰這麼說啦？不是你要問去？不是你自己

要這麼講，喂，你看，我跟你帶來多少好東西，別哭了，好吧？

花（還是抽咽）我不希罕，我不看。

星 可你要這麼說，你要在自己身上洒血，你自己要說你偷人，養漢的——

花（還是抽咽）我沒有說，我沒有說。是你媽說，你媽說的。

星（不信地）媽媽哪對你說這麼難聽的話？

花 你媽看我是「眼中釘」，你媽恨不得我就死，你媽硬說我半……半夜裏留漢

子，你媽把什麼不要臉的話都罵到我頭上。「婊子賤貨敗家精！偷漢婆！」這都是

你媽說的，你媽說的。

星（解釋）我不信，我不信我媽她會——

〔焦母由左門走出。〕

焦（拐杖重重搗在地上，森嚴地）哦！（他們二人回過頭）噫！是我說的金子，你跟你

丈夫講吧，我就是這麼說的。

〔牛响。〕

星 (惶恐地) 媽! (走過去扶她。)

花 (突然感到孤獨, 不覺立起) 大星!

焦 (嚴酷地) 你說吧! 你痛痛快快地說吧。你在你丈夫面前狠狠地告我一狀吧! 金子, 你說呀! 你說呀! 你長得好看, 你又能說會道的。你丈夫今兒跟你買花, 明兒爲你買粉; 你是你丈夫的命根子, 你說呀, 你告我吧。我老了, 沒家沒業的; 兒子是我的家私, 現在都歸了你了。

星 (哀訴地) 媽。

焦 (辛酸地) 我就有這麼一個兒子, 他就是我的家當, 現在都叫你霸佔了。我現在是個老婆子, 瞎了眼, 看不見, 又好嘮叨, 我是你們的累贅。我知道我該死, 我早就該叫你們活埋了。金子, 你說吧, 你告我吧, 我等你開刀呢!

花 (怯懼地) 媽, 可我並沒有說您什麼? 大星, 你聽見了, 我剛才說什麼, 大星, 你——



焦 (爆發厲聲) 婊子賤貨狐狸精！你迷人迷不夠，你還當着我面迷他麼？不要臉，臉蛋子是屁股，滿嘴瞎話的敗家精。當着我，媽長媽短，你灌你丈夫迷魂湯；背着我，恨不得叫大星把我害死，你當我不知道，活妖精！你別欺負你丈夫老實，你放正良心說，你昨兒夜裏幹什麼？你剛才幹什麼？你說，你爲什麼白天關着房門，關了門噉噉噉地是誰跟你說話？我打進房去，是哪個野王八蛋跳了窗戶跑了？你說，當着你的丈夫，你跟我們也講明白，我是怎麼逼了你，欺負你？

花 誰聽見我屋裏有人說話？誰說我把門關上了？誰又從窗戶跑了？媽，您別血口噴人，您可——

焦 (氣得混身發抖) 這個死娘兒們，該雷劈的！(回頭) 狗蛋，狗蛋，你看見了，你說！  
星 媽，他剛走。

焦 他走了？(忽然) 狗蛋，狗蛋！(急速地走出中門。)

【外面聽見焦氏連喊「傻子」】

星 |金子！

花 你去信你媽的話吧？

星 (低沉) 你先到西屋去。

花 幹什麼？我不去！

星 |金子，你先別惹她。聽我說，你先走。

花 (瞪大星一眼) 好，你們說。你們母子兩個商量吧。叫你們算計我吧！好，我走！我就走！(由右門下)。

星 喂，金子——

〔焦母由中門上。〕

焦 (顫巍巍地) 這個傻王八蛋，又不見了，跑了。(復歸正題，嚴峻地) 好，你們夫妻倆商量好了，你們有良心就來算計我吧。(猜到方才在她背後金子會囁咕些什麼，尖酸地) 噯，金子，你是個正派人，剛才都是我瞎說，看你是眼中釘，故意造你的謠

言。現在你丈夫來了，你可以逞逞你的威風啦！（爆發，狠惡地）金子，你個下流種！我早就跟大星說過，要小心點，別聽你爸爸的話娶金子回家來，「好看的媳婦敗了家，娶了個美人就丟了媽。」——

星 媽，金子不在這兒。

焦 走了，她到哪兒去了？

星 她回自己的屋子去了。

焦 哦，你怕她受我的氣，你叫她走了。

星 不是的，媽，我伯您看着她不舒服，氣大，省得她在您眼前厭氣。

焦 我問你，我怎麼看？我怎麼看？大星！現在你們倆個都會故意氣我，沒有眼！我聽了，好難過。——

星（忍不住）我沒有這麼想，您別瞎疑心。

焦（勃然）我沒有瞎疑心，我沒有瞎疑心。哼，耳朵根子軟，你媳婦的毒都傳給你了。

星 媽，您歇歇，別生氣！她不好，她儘叫您生氣。回頭我就打她。

焦 我不生氣，我替那怕老婆的男人生氣呢。

星（沒有辦法）好媽，我給您帶來幾樣點心，都是您愛吃的！

焦（冷笑）不用，拿去孝敬屋裏那個人吧。我不希罕。

星（嘆一口氣）媽，您要是處處都光存這個心，我怎麼還說得了話？您想，我們家裏也不算容易，老有老，小有小，丈夫成天地不在家，四外也沒有什麼隣舍親戚。家裏攏總不到三個半人，大家再還免不了小心眼，那——

焦 大星，你跟誰說話？你對誰？

星 媽（陪笑）我不敢勸您。

焦 哼，我小心眼我看你也太大氣了吧？

星 好好，媽，她究竟是怎麼會事？您說明明白呀！

焦 問你呀。

星 (懼怕地) 媽，她真……真會有什麼……我不在家。

焦 這兩天晚上，半夜，我聽見門外大樹底下有人說話。

星 有金子？

焦 嗯，半夜，金子跟一個人。

星 她怎麼啦？

焦 她怎麼說着：她把那個人就拉進來了。

星 拉進來？

焦 拉到屋裏去，兩個人噉噉察察了半夜。

星 一直到半夜？

焦 半夜？一直到天亮？

星 (疑信參半) 那您爲什麼不抓着她們。

焦 我？(故意歪曲地講) 你把我真當作瞎子，我不知道你們這一對東西那半夜的

人不是你這個不值錢的丈夫，還是誰？

星 是我？

焦（反而問起他，威嚇地）你爲什麼又瞞着我回了家。我是怎麼虐待你們，要你們這樣偷偷摸摸的。

星（恐怖地）那個人不是我。

焦 什麼，（覺出他漸漸相信了，露出一絲微笑）不是你。

星 嗯，不是。

焦 那麼方才那個人。

星 怎麼方才還有一個人？

焦 方才那個人也不是你？

星（苦痛地）不！

焦 哦？

星（忽然）媽，您說的話是真的？

焦（冷靜地）真的，你當真受你的媳婦的毒了麼？

星（內心如焚）她怎麼會？金子怎麼能這樣？我爲她費了多少心，生了多大氣。她跟我起過誓，她以後要好好地過日子……她……她……

焦（殘酷地）她起誓不是放屁！剛才我就知道那個人，我在裏面，我打進了門，他正從窗戶逃走，我一手抓着他的大襟，叫那個狗娘養的一下子把我推在地下，跳出去走了。白傻子看見他，金子還跟他在門口說話，滿不在意。你看，這是我臉上摔的傷，你進屋去看，窗戶都破了。你看，你不在家，家裏成了野漢子窩。大星，你說我怎麼能不叫你回來。我告訴你，你這個少傻子，（狠狠地）你的媳婦偷了人了，你的媳婦跟人家睡了，現在沒有一個不罵你，不笑話你，不說你是個——

星（瘋狂一般捶擊桌子）媽！媽！您別說了，別說了我夠了，我聽夠了。

焦（也翻了臉，拐杖重重在地上擡，粗野地）那你還不把她叫出來問，逼她來問，打

她來問，要她親口招出來，招出來！（星撲在桌上，全身顫抖。）

【花氏由右門出】

花（厲色）你們不用叫！（立刻冷冷地）用不着你們母子喊，我自己出來了。

焦 好！你來得好！你來得好！大星，門後有你爸爸打人的皮鞭子。大星！你要是再心發  
軟，我不認你是我的兒子。（走到後門，摸出皮鞭。）

花（橫了心）哼！

焦 好，你哼哼！大星，這是鞭子。我跟你鎖上門。你問她問她問她！（把中門鎖好。）

星（接下皮鞭，手發抖）金子——

焦 你快問她快問！

星 媽，我問我問！

焦 叫她跪下！對着祖宗牌位！

花 怎麼？



焦  
(雷霆)跪下!

【花氏跪下。】

星 (拿着皮鞭，臉上冒汗)我不在家，你是做……做了那……那樣的事情麼？

焦 你說，叫你說，敗家精。

星 (用鞭指着地，狠了心)你——你說。

焦 (厲聲)說呀!

花 (兩面望望，恨惡地)哼，(笑)你們逼我吧，逼我吧!(忽然高聲)我做了!我做了!我偷了人養了漢!我不願在你們焦家吃這碗厭氣飯，我要找死，你們把我怎麼樣吧?

星 (失色)怎麼，你——你承認你——

花 嗯!我認了。你媽說的，句句對，沒冤枉我，我是偷了人，我進了你們家的門，我就沒想好好過。你爸爸把我押來做兒媳婦，你媽從我一進門就恨上我，罵我，羞我，糟塌我，沒有把我當做人看。我告訴你，大星，你是個沒有用的好人，可是，爲着你這個媽，

我死也不跟這樣的好人過，我是偷了人，你待我再好，早晚我也要跟你散。我跟你講吧，我不喜歡你，你是個「窩囊廢」，「受氣包」，你是叫你媽媽哄，你還不配要金子這樣的媳婦。你們打我吧，你們打死我吧！我認了。可是要說到你媽呀，天底下沒有比你媽再毒的婦人，再不是人的婆婆，你看她——

星

金子，別說了！

焦

（同時）

（氣急敗壞地）敗家精，你還說！

花（跑到香案前，掀開紅包袱，拿起扎穿鋼針的木人）大星，你看！這是她做的事。你看，她要害死我！想出這麼個絕子絕孫的法子來害我。你看，你們看吧！（把木人扔在地上）

焦 你……你……你！大星，你還不跟我打死這個淫婦，死婊子養的！打——打——打！

星（迷亂地）媽！

焦 (暴雷一般) 打死她! 打死她!

星 嗯(麻痺) 嗯, 打打! (舉起皮鞭, 想用力向金子身上——但是人彷彿凝成了冰, 手舉在空中, 淚水盈眶, 呆望着花氏冷酷無情的眼。靜默。忽然扔下鞭子, 撲在母親足下慟哭起來。) 哦, 媽呀!

焦 (推開她的兒子, 罵) 你還是人死種! (輪起拐杖向花氏所在方向打去, 花氏一

手截住。)

花 (拚命) 你……你敢——

焦 (不顧死活) 我先打死你——

「外面有人扣門甚急, 大叫『開門! 開門!』」

星 (在兩個女人當中) 誰誰?

外面的聲音 是我, 我呀!

焦 (放下拐棍, 聽出聲音蹊蹺, 停住) 你? 你是誰?

外面的聲音 (獐笑) 仇——虎! 我是仇——虎。

焦 什麼? 虎子?

外面的聲音 是我, 乾媽。

星 (驚愕) 怪, 虎子來了? (打開中門)

「仇虎走進, 大家恐懼地互視, 半晌。」

焦 (陰沉地) 虎子, 你來幹什麼?

仇 (狠毒地) 跟乾媽請安來了。

焦 (低幽地) 請安——

仇 (點點) 嗯。

星 (走到虎面前, 喜悅地) 虎子, 你怎麼出來的?

焦 (陰鬱地) 大星, 來跟我到這屋裏來。

星 (不大明白) 媽?

焦（厲聲）來。

【焦氏拄起拐杖向左屋走，後隨大星，母子進了左屋。】

【半晌，花氏恐怖地呆望着仇虎。】

花（低聲）誰叫你回來的。

仇（望外，陰沉地）外面有人跟着我。

花 誰？

仇 霧太大，看不出來。（忽然）你把蠟吹了。

花（驚）怎麼？（把香桌前的燭火吹滅。）

【屋內黑下來，從兩面窗望出，外面一片灰沉沉的霧。遠遠聽見火車馳過，一聲孤寂的汽笛。仇虎蹣跚

足走到窗前探望。】

花（低聲）怎麼？你——

仇 別說話，門外彷彿就有人走。你聽！

花 (諦聽)不，這是風。

仇 哦。

花 風吹着野草。

仇 (回頭，望着左屋)奇怪，這半天他們在屋裏做什麼。

花 誰知道？

仇 嚶，(陰沉的暗示)我想今天晚上要出事。

花 (點頭)我覺得。

仇 金子，你怕麼？

花 (回首)怕(轉頭望前面)不！

(幕急落)

第二幕





同日，夜晚九點鐘，依然在焦家那間正屋裏。方桌上燃着一盞昏慘慘的煤油燈，黑影憧憧，亂雜地在窗櫺上簇動着，在四週灰暗的牆壁上，移爬着。窗戶深深掩下來，龐大的烏紅櫃，是一座巨無霸，森森然矗立牆邊，隱隱做了這座陰暗屋宇神祕的主宰。香案前熄滅了燭火，三首六臂的菩薩藏匿在黑暗裏，只有神燈一絲熒熒的火光照在油亮的黑臉上，顯得猙獰可怖。

焦氏立在香案傍，神色陰沉。盲人睜大一雙不見脾子的眼眶，凝望前面，瞭然不知思念什麼。她默默地敲撞銅磬，聲翁翁然，彷彿發自神像的巨口裏。桌前立一隻肥大的泥缸，裏面熊熊地燒起「黃錢」，那賄賂神靈，請求他除災降福的「鬼幣」。紙灰隨着火星飛揚，跳躍的火焰向上翻。紅光一閃一閃，射在焦氏嚴峻的臉上，像走馬燈。影子穿梭似地在焦闈王禱票的像上浮動，一陣黑，一陣亮，時而瞥見闈王的眼眦，眦地探視下面，如同一幅煞神。



焦（低聲）誰？

星（啞啞）我，媽。（向焦氏走去。）

焦（放下孩子）慢點走。孩子剛睡着。

星（走到搖籃傍邊，望望自己的兒子）黑子好一點了麼？

焦（摸摸瘦小的頭，關心地）小腦袋還是熱烘烘的。剛才黑子又不知叫什麼東西嚇醒了，又嚎了半天。

星（煩惡地）哭！哭！哭！今天這孩子是什麼會事，簡直像是哭我的喪。

焦（又拈起一張黃紙，引起快熄的火）「猛虎臨門，家有凶神。」哼，右屋裏藏着個狐狸精，左屋躲着個野老虎，童男子眼最靈氣，看見了這一對妖魔，魂都嚇得離了壳，他怎麼不哭？

「這時左屋有男人學着女人的喉嚨，忽而尖銳，忽而粗啞，慘厲地唱着妓女告狀，一句一句，非常清  
晰。」

「……初一十五廟門閉，牛頭馬面哪兩邊排……殿前的判官呀掌管着生死的簿……青臉的小鬼，手拿拘魂的牌……」

「焦氏不安地諦聽着。大星坐在方桌旁，凝視土缸裏的火焰。」

焦 你聽他又在唱。(低微)你聽，他在我們家唱這個。你聽！(裏面幽幽地唱着)……  
……閻王老爺啣當中坐，一陣哪陰風啊，吹了個女鬼來……」大星，他這是咒我們？

星 (替仇虎辯白)他高興，他多年沒見我，今天見着了，多喝兩盅，他愛唱什麼，就唱什麼，您管他這個做什麼。

焦 哼，他硬說你父親害了他一家，(低沉地)你還看不出來，他這次回來沒有安着好心。

星 媽，您又來了，您先別疑神疑鬼。剛才他跟我說，他住兩夜就走。  
焦 (不信地)就走？

星 也是怨的乾兒，恨我又是從小的好朋友，這次特來看看我們。我們跟人無仇無冤，疑心人家要害我們幹什麼？

焦 你不懂，不用管我。大星，你聽。（裏面又幽幽然唱着：『……閻王老爺當中坐，一陣哪陰風啊吹了個女鬼來……』）他老唱這兩句，他老唱這兩句。

星 虎子現在無家無業，心裏警扭，讓他唱去。

焦 可是他爲什麼——

〔裏面又從頭重唱：「初一十五廟門開，牛頭馬面兩邊排。」〕

焦 你聽，他這不是有意地——

〔小黑子又突然大嚎起來。焦氏忙走到搖籃邊，撫拍着孩子，裏面也停止了唱聲。〕

焦 （恨惡地）你聽，他這是存的什麼心，孩子醒了，他也不唱了（孩子繼續地哭嚎）。大星，你這做爸爸的也爲你的孩子燒點紙，驅驅邪，我再跟孩子叫叫。

〔星不得已立起，走到香桌傍，燒黃錢。焦氏在搖籃傍，輕撫哽咽着的孫子。〕

焦（非常悠遠地，似從曠野裏傳送來的淒厲的聲音。）回家來……黑子！黑子的

魂回家來……黑子！魂快回家……黑子！奶奶等着你睡……黑子！魂回家來……

黑子。（孩子又不響，四週靜寂，只有盲目的焦氏低聲呼喚，催眠一般，大星的眼盯着泥缸的火。焦氏忽然——）大星，你看看黑子的眼，孩子真睡着了麼？

星（抬起頭，望黑子）眼闔上了。（奇怪地）這孩子的睡像怎麼這樣——怕人——

焦 怎麼？

星（低聲）——他彷彿死了似的。

焦（冒然）放你的屁！好好的孩子，你咒他什麼？（又撫黑子）黑子，你不要怕，你爸

爸跟你說着玩呢。你好好在我們家裏住着，供你吃，供你住。我們的家就是你的家，

黑子，你住着，不要走。

星 可是，媽，您看不見那小臉，眉毛狠命地繃，小嘴向下癩。（低微）闔上了眼，真像他

是——

焦（恐懼地）少胡說，你今天喝多了（想起來）也怪，剛才吃飯的時候，爲什麼孩子忽然地大嚎起來？

星（無神地）不知道。我直望着孩子的眼，孩子彷彿看見了什麼東西似的，那麼死命地乾嚎。

焦（忽然）我看我們趕快送他走。送她走，越早越好。

星 讓她就走？

焦 噫。

星（哀訴地）不，媽！再等一等，您讓我想一想。

焦 想什麼？這個禍害不是早走了早好。

星 可是，她現在家裏什麼人都沒有，您要她立刻走，這……這不是——

焦 那我哪管得了，我只求我家裏安靜。今天是晚了，明天一大清早，就送他上路。

星 媽，我們不能這麼辦。

焦（冷冷地）大星，那麼你要怎麼辦？

星 媽，您不能這麼趕她出去。這次是她做錯了，她去——丟了我——我們的臉，可是您要現在就送她走，那不是逼着她走那一條路，叫她找她的那——那個人麼？（苦痛地）媽，我知道她這次是真心地不——不要臉，不要臉，做了這麼一件對——對不起我的事，可是，媽，難道我們就沒有一點錯麼？難道我們——

焦（厲色）混蛋！你想的是什麼？你說誰？

星（猶疑）您說的不是金子？

焦 金子！金子！（嘆一口氣）這個昏蟲！死都臨到頭上，這個時候你還是金子金子地想着麼。大星，我告訴你，老虎都進了門了，我說的是這屋裏的老虎。老虎在你屋裏吃飯，老虎在你房裏都跟你的——（忽然止住）大星，你今天晚上偏要喝許多酒做什麼？

星（沒有力氣地）嗯，我喝了，媽。



焦 叫你不喝你偏要喝，今天是什麼鬼催着你，脾氣都變了。

星 噫，我要變變。（把拳頭重重地捶在桌上）

焦 （溫慈地）大星，我的兒子，你過來。

星 （走過去）幹什麼，媽？

焦 大星，你心裏難過麼？

星 （望望焦氏，咬住唇）不，媽。

焦 （執星的手）你是捨不下金子麼？

星 （想抽出自己的手，煩惡地）誰說的？媽。（似乎恐怕爲人發見了自己的短處，更

煩燥。）誰說的？誰告訴您的？

焦 （明白她的兒子，暗暗激刺他的羞恥心）是的，像她這樣一個爛貨，淫婦，見着

男人就要（覺得大星在一傍神情苦惱，要截斷她的話，然而她輕輕拍撫他的手，

又慢慢地——）我要是個漢子，她走就走了，不一刀了啦，她是便宜！

星 (忽然抽開自己的手，警戒地) 媽！

焦 (驚愕) 太星，你——

星 媽，您告訴我，那個人是誰？那個男人是誰？我都知道，我要知道。自小到大，您什麼事都瞞着我，可是現在我是金子的丈夫，那個野種是誰，(送連在桌上打)是誰？是誰？是誰？您連這個都忍心瞞着我麼？

焦 (半晌，立起，沉重地) 太星，你的手發抖。

星 我……我心裏有火。(捶胸部)我這裏滿……滿是火！燒得難受。

焦 (閉上眼，可憐) 孩子，你是一根細草，你簡直經不得風霜。

星 可……可(喃喃地)我總應該知道他是誰？他是誰？

焦 (真看見了什麼) 孩子，你的臉怎麼慘白慘白的？

星 (恨惡地) 媽，您要是疼我，您該告訴我。

焦 您的眼睛爲什麼發直？

星 (回首) 怎麼，媽，您怎麼知道？

焦 (搖頭) 媽瞎了眼，總看得見自己的兒子。可是 (回首對大星) 大星，你爲什麼直

看着我？又像是怕看着我？

星 (驚怯) 媽，沒有，沒有。

焦 (肯定) 你是你！大星，你現在想着什麼？

星 我……我沒有想什麼！

焦 不，大星，你又在瞞着我。我看得見你，我看見你的心，你的心是不是老早就恨我？

恨着你的媽？

星 不，媽。

焦 (陰沉地) 恨着我夾在你們當中，恨我偏把這件事說穿了，叫你不能閉上眼做

瞎子。

星 不，媽，我恨，我就恨那一個人。可是您不肯告訴我。

焦 你爲什麼不問金子去？

星 金子着了那個人的迷，她不肯說。

焦 她還沒有說？

星 (懇切地) 那麼，媽，您看見了，還是您告訴我！

焦 大星，你忘了，我是瞎子。

星 (忽然立起) 那麼，媽，我要出去。

焦 (不安地) 快半夜了，你上哪兒去？

星 這屋子我待不下去。待不下去。

焦 爲什麼？

星 (對着牆上焦閻王的像) 媽，您來，您快來看！

焦 我看？

星 噯，您看！您看牆上的爸爸都在笑話我。

【大星由中門跑出。】

焦 (追着喊) 大星! 大星! (出中門) 大星!

【左屋裏又以男人的粗嗓音低啞地唱起：「初一十五廟門開，牛頭馬面兩邊排……闍王老爺嚙當中的坐，一陣哪陰風吹了個女鬼來。」】

【老遠有火車轟轟地駛過去。】

【從右屋裏，走出花氏。花氏神色鎮靜，一縷頭髮由鬢角邊垂下來，眼神提防着人。她提住腳跟，向左屋走。】

花 (低聲) 虎子! 虎子!

【焦氏由中門上。】

焦 (嚴厲地) 金子!

花 (極力做不在意的樣子) 幹什麼?

焦 你上哪兒去?

花 (退回來) 我不上哪兒去。

焦 |金子, (慢慢地) 你們預備怎麼樣?

花 (吃了一驚) 我們?

焦 (索性說穿) 你跟虎子。

花 (狠狠地) 不知道。

焦 你不用裝, 我知道是仇虎。

花 我沒有裝, 事做得出來也就不怕知道。

焦 |金子, 他爲什麼一個人在屋裏, 不說話也不出來?

花 (翻翻眼) 您問我?

焦 |虎子心裏現在打的是什麼主意? 他要幹點什麼?

花 不知道。

焦 (咬住牙) 你不知道? 你是他肚裏的蛔蟲, 心上的——

花 (警告地) 您說話留點神，撕破了臉我也會跟您說點好聽的。

焦 (彷彿明白花氏爲什麼忽然強硬，故意地) 哦，你大概知道大星剛出門。

花 嗯。

焦 那屋裏有虎子。家裏就是我一個瞎婆婆，你現在可以——

花 您別強說反話嚇虎子！我知道，我們的命在您手裏。

焦 金子 (嘆一口氣) 你爲什麼不現在就走？

花 這大夜晚？

焦 嗯？

花 您逼我投奔哪兒去？

焦 (有意義地) 我隨便你！

花 (覺出來一些) 隨便我？

焦 嗯。(低沉地) 你走不走？

花 不！

焦 哼，金子，你難道一點人心也沒有？

花 (憎恨地) 婆婆，這話要問您呢！

焦 (被衝撞，忍下去) 好，我現在不跟你鬪氣，我認頭，這次算你勝了。可是，金子，我是

個有家有業，有過兒子的人，你沒有養過孩子，你猜不透一個做媽的心裏黑裏白  
日地轉些什麼念頭。(低聲下氣) 好了，金子，你就看看我的歲數，我這半頭的白頭  
髮，你說話也就不應該讓我三分？以前就譬如我錯了，我待你不好，就照你說的  
吧，磨你，逼你，叫你在家里裏不得過。可到了現在，你做了這樣的事，鬧到這步，我們  
焦家人並沒有把你怎麼樣。難道，到了現在，我們焦家(頭不覺轉向左屋)有——  
有了難，你還想趁火打一次劫麼？

花 (盯着焦氏) 媽，您別繞灣子跟我說話，我金子也不是不明白。「國有國法，家有

家規。」這次我做事不體面，可我既然做了，我也想到以後我會怎麼樣。



焦 (暗示地) 你知道?

花 我不是傻子。

焦 那麼，你說說，你們以後要怎麼樣?

花 我們?

焦 嗯，你同仇虎，虎子這孩子不能白找我們一趟。

花 自然，「猛虎臨門，家有凶神。」可我怎麼一定就知道他要幹什麼?

焦 (勸導地) 金子！你雖然現在不願再做焦家的人，可你總也算姓過焦家的姓。現

在仇虎回來，要毀我們，你難道忍心瞪眼看着，不來幫我們一把手。

花 (冷笑) 您要我想法子?

焦 嗯，金子，你一向是有主意的。

花 大路就在眼前，爲什麼不走?

焦 (關切地) 什麼你說!

花 報告偵緝隊，把他槍斃。

焦 (明白花氏的反話，故做不知地) 你知道我不肯這麼辦，虎子倒底是我的乾兒。  
花 (尖酸地) 您的乾兒？我忘了，您唸了九年大悲咒，燒了十年的往生錢，真，大慈大悲觀世音，我們焦家的人哪能做這樣的事？

焦 (忍下去) 嗯，這一條路我不肯。

花 那麼(很正經地)我看，我還是跟您問問仇虎的生庚八字好。

焦 幹什麼？

花 (狠惡地) 跟您再做個木頭人，叫您來扎死啊！

焦 (勃然) 賤貨，死東西，(支起自己) 你——(婆媳二人對視一刻，焦壓抑下去)。  
哦，我不發火，我還是不該發火。金子，我要跟你靜下氣來談談。

花 談什麼？您的兒子還是您的，焦家的天下原來是您的，還是歸了您。您還要跟我談什麼？

焦 金子，你心裏看我是眼中釘，我知道；我心裏看你是怎麼，你也明白。金子，你恨我恨得毒，可你總忘了我們倆個疼的是一個。（花氏正要辯一句）你不用說，我知道。你說，你現在跟大星也完了，是不是？可是金子，你跟大星總算有過夫妻的情分，他待你不錯。

花 我知道。

焦 那麼，你待他呢？

花 就可憐他一輩子沒有長大，總是個在媽懷裏吃嗑兒的孩子。

焦 好，這些事過去了，我們不談。現在我求你一件事，你幫幫我，就算是幫幫他，也算幫幫你自己個兒。

花 什麼，您說吧。

焦 一會兒大星回來怎麼問你，你也別說虎子就是那個人。

花 哼，我怎麼會告訴他。

焦 可是大星見了你必定闢，他怎麼唬虎你，你也別說。

花 怎麼？

焦 (恐懼地) 說不定他剛才跑出去借傢伙。

花 什麼？(不信地) 他敢借傢伙想殺人他？

焦 哼！你他到底還是我的種。

花 (半信半疑) 哦，您說大星，他回來要找——

焦 金子，你別裝！虎子早就告訴你——

花 他告訴我什麼？

焦 哼，我猜透了他的心，他的心毒，他會叫你告訴大星就是他。

花 您想得怪。

焦 怪？他想叫大星先動手找他拚。他可以狠下心腸害——害了他的老把弟，好

弟兄！

花 對了好弟兄！(森嚴地)好弟兄強佔了人家的地——

焦 (低得聽不見。同時)什麼？

花 (緊接自己以前的話)——打斷人家的腿，賣絕人家的姊妹，殺死人家的老的？

焦 (驚恐)什麼，誰告訴你這個？

花 他都說出來了！

焦 (顫慄)可是，這並不是大星做的，這是閻王，閻王……(指着牆上的像，忽然改了口。)閻王的壞朋友，壞朋友，造出來的謠……謠言，不是真的。

花 (不信地)不是真的？

焦 (忽然一口咬定，森厲地)噫！不是真的？(又軟下去。)那麼，金子，你答應了我！

花 什麼？

焦 大星怎麼逼你，你也不告訴他是誰。你幫我們也就幫了你自個兒。

花 幫我自個兒？

焦 噯，你勸仇虎明天天亮走路。你可以跟他走，過去的事情我們誰也不再提。

花 您讓我跟虎子走？

焦 噯，我焦氏讓你走。沒有錢，我來幫你。

花 (翻翻眼)您還幫我？

焦 噯，幫你！明天早上幫你偷偷同虎子一塊走。

花 噯(斜眼看著她)您再偷偷報偵緝隊來跟着我們。

焦 怎麼？

花 仇虎離開了焦家的門，碰不着你的孫，害不着你的兒，你再一下子抓着兩個，仇虎拐帶，我是私奔，那個時候，還是天作保，地作保，還是找您婆婆來作保。

焦 (掙笑一聲)金子，你真毒，你要作婆婆，比瞎子心眼還想得狠。

花 (鼻子噴出聲音)說句您不愛聽的話，跟您住長了，什麼事就不想，也得多擔份心。

焦 可是，小奶奶，這次你可猜錯了。我倒也是想報官，不過看見了大星，我又改了主意。我不想我的兒孫再受閻王的累，我不願小黑子再叫仇家下代人恨。仇易結不易解，我爲什麼要下輩人過不了太平日子。仇虎除非死了，虎子一天不死，我們焦家一天也沒有安穩日子。

花 所以您才要他死。

焦 沒有，王法既然不能叫他死，我爲什麼要虎子一次比一次恨我們呢。所以你金子愛信就信，不愛信也只得信，你現在替我叫虎子來，我自己跟他說話。

花 可是，您——

焦 (改了主意) 哦，你別去，我自己來。(向左屋叫) 虎子！虎子！

花 (向左屋，低聲) 虎子！

焦 他不答應。金子，你先回你屋，我一個人叫他。(走到左門前) 虎子！虎子！

裏面虎子的聲音 (慢慢地) 嗯。

【仇虎由左門上，出門就望見花氏，楞一下。金子指指她的婆婆，叫他小心。他敵對地望了焦氏一眼，揮手令金子出門。】

焦（覺出虎子已經出來）金子，你進去吧。

花 嚶。（花由右門下。）

仇（狼惡地）乾媽，您的乾兒子來了。

焦（沉靜地）虎子，指身旁一條凳，你坐下，咱們娘兒倆談談。

仇（知道下面嚴重）好，談談！（坐在遠處一條凳上。）

焦（半晌，突然）剛才你吃飽了？

仇（摸摸下巴，探視着她）吃飽了！見着乾媽怎麼不吃飽？

焦 虎子！又指身旁一條凳，你坐下啊！

仇 坐下了。（又望望她。）

【外面有遼遠的火車笛聲。】



焦 不早了。

仇 嗯，不早了，您怎麼還不睡？

焦 人老了，到了夜裏，人就睡不着。（極力想提起興會。）虎子，你這一向好，還沒有死，乾媽。

焦 （緩和他的語氣）話怎麼說得不吉利。

仇 哼，出門在外的人哪兒來的這麼些講究？（眼又偷看過去。）

焦 你來！

仇 怎麼？（不安地走過去。）

焦 你把手伸過來。

仇 （疑惑地）幹什麼？

焦 好談話，瞎子摸着手談天，才放心。

仇 哦，（想起從前她的習慣）您的那個老脾氣還沒有改。（伸手，焦氏握住。仇虎順

身坐下，與焦氏並肩坐在一條凳上，面對着觀衆。

焦 沒改。（凝望前面。）

仇 您的手冰涼。

焦 （神祕地）乾兒子，你閉上眼。

仇 （望着她，猜疑地）我閉上了，乾媽。

焦 （搖頭）你沒有。

仇 （睜着眼，故意地）這次您猜錯了，我是閉上了。

焦 （點點頭）瞎子跟瞎子談心才明白。（忽然）虎子，你覺得眼前豁亮麼？

仇 （疑懼地）盯着她。嗯。

焦 （幽沉地）你瞧見了什麼？

仇 （不覺四面望望）我看不見，您呢？

焦 （慢慢地）嗯，我瞧見，我瞧見乾兒子，（森厲地，指前指後）我瞧見你身旁站着

有兩三個屈死鬼，黑騰騰。你滿臉都是殺氣。

仇（察覺她在說鬼話）你老人家好眼力。

焦 可是你猜我還瞧見你什麼？

仇 您還瞧見什麼？

焦（放下手）我還瞧見你爹的魂就在你身邊。

仇 哦，我爹的鬼（嘲弄地）那一定是閻王爺今天放了他的假，他對着他親家乾媽

直樂（「發笑」的意思）

焦 不，不，他滿臉的眼淚。我看見他（立起）在你身邊，（指着）就在這兒，對着你跪着，

叩頭，叩頭，叩頭。

仇 幹什麼？

焦 他求你保下你們仇家後代根，千萬不要任性發昏，害人害了自己。可是你不聽！

（仇虎仰望著焦氏搗鬼。）你滿臉都是殺氣。哦，我看見霧騰騰，好黑的天啊，我看

見你的頭滾下去，鮮血從頸頸裏噴出來。

仇（恨憎地）乾媽，您這段話比我說得還吉利。

焦 虎子！（又拿起仇虎的手，警告地）你看，你的手發燙，你現在心裏中了邪，你的血熱，乾兒，我看你得小心。

仇（驀地立起）乾媽，您的手可發涼。（擰笑）我怕不是我血熱，是您血冷，我看您也得小心。

焦 虎子（極力拉攏）你現在學得真不錯，居然學會了記掛着我。

仇（警戒地）八年的工夫，乾媽，我仇虎沒有一天忘記您。

焦（強硬地笑了一下）好兒子！可是虎子（着重地）我從前待你總算好。

仇 我也沒有說您現在待我壞。

虎子，你看看牆上掛的是誰？

（咬住牙）閻王，我乾爹。

焦 你乾爹怎麼看你？

仇 他看着我笑。

焦 你看你乾爹呢？

仇 (攢着拳頭) 我想哭。

焦 怎麼？

仇 沒有趕上活着跟乾爹見個面，盡盡我八年心裏這點孝心。

焦 (又不自然地笑笑) 好兒子！你猜我現在心裏盤算着什麼？

仇 自然盤算着您乾兒。

焦 盤算你？

仇 噯！盤算(佯笑)說不定您看乾兒打着光棍，單身苦——

焦 噯？

仇 (嘲弄地) 您要跟您乾兒娶個好媳婦。

焦（以爲他認真說，得意地笑。）虎子，你現在是心眼機靈，沒有猜錯，（有意義地）我是想送給你一個好媳婦。

仇（乖覺地）一個好媳婦？

焦（含蓄地）那麼，你走不走。

仇 上哪兒？

焦 要車有車？

仇 車不用。

焦 要錢有錢。

仇（斬鋼截鐵）錢我有。

焦（覺得空氣緊張）哦，（短促地）那麼，你要乾媽的命，乾媽的命就在這兒。

仇（佯爲恭謹）我不敢，乾媽，您長命百歲，都死了，您不能死。

焦（忍不住，沉鬱地）虎子，你來個痛快。上刀山，下油鍋，你要怎麼樣，就怎麼樣。乾媽

的老命都陪着你。

仇 (眈眈探視，聲音溫和) 乾兒沒有那樣的心。虎子只想趁大星回家，在這兒也住

兩天，多孝敬孝敬您。

焦 (漸漸被他的森嚴攝住) (孝敬) 虎子，你可聽明白，乾媽沒有虧待你。(怯懼地)

你這一套話要提也只該對死了的人提，活着的人都對得起你。

仇 (低幽幽) 我也沒說焦家有人虧待我。

焦 虎子，大星是你從小的好朋友。

仇 大星是個傻好人，我知道。

焦 他爲着你的官司，自己到衙門東托人，西送禮，錢同衣服不斷地跟你送。

仇 他對得起我，我知道。

焦 就說你乾媽，我爲你哭得死去活來多少次。

仇 是，我明白。

焦 你乾爹也是整天托衙門的人好好照應你，叫他們把你當作自己親生的兒子看。

仇 是，我記得。

焦 你說話口氣不大對，虎子，你這是——

仇 乾媽，虎子傻，說話楞頭楞腦，沒分寸。

焦 噯，（又接下去）就說你的爸爸，死的苦——

仇 （怨恨逼出來的嘲諷）哼，那老頭死得可儉省，活埋了，省了一副棺材。

焦 （急辯）可是這不怪，大星的爹，他跟洪老拚死拚活說價錢，說不妥，過了期，洪老就把你爸爸撕了票。

仇 （強行抑制）我爸爸交朋友瞎了眼，那怪他自己。

焦 你說誰？

仇 （改話）我說那洪老狗雜種。



焦 真是乾兒！就說你妹妹，她死的屈，十五歲的姑娘，就賣進了那種地方，活活叫人折磨死。

仇 (握着拳) 那也是她「命該如此」。

焦 可憐那孩子，就說她，怎麼能怪大星的爹。大星的爹爲你妹妹把那人販子打個半死，人找不着，十五歲的姑娘活活在那種地方糟踏了，那可有什麼法子。

仇 (顫慄) 乾媽，您別再提了。

焦 怕什麼？

仇 多提了，(陰沉地) 小心您乾兒的心會中邪。

焦 (執拗地) 不，虎子，白是白，黑是黑，裏外話得說明白。我不能叫你乾兒心裏受委屈。你說你的官司打的多冤枉，無原無故，叫人誣賴你是土匪。

仇 八年的工夫，我癱了腿，丟了地。

焦 是，這八年，你乾爹東托人，西打聽，無奈天高地遠，一個在東，一個在西，化錢托人

也弄不出你這寶貝心肝兒子，不也是白費了乾爹這一番心。

仇（狠狠地）是，我夜夜忘不了乾爹待我的好處。

焦（盡最後的力氣來搬山，吃力地）虎子，就把你家的地做比，你也不能說你乾爹心眼壞。是你爸爸好吃好賭，要得一乾二淨，找到你乾爹門上，你乾爹拿出三倍價錢來買你們的地，你爸爸還佔了兩倍的便宜。

仇 是，我爸爸佔了乾爹的便宜。

焦 嚶！（口焦舌乾，期望得着效果，說服虎子，關心地）怎麼樣？

仇（點點頭，不在意下）嚶，怎麼樣？

焦（疑慮地）虎子！

仇（斜視）嚶，幹嗎？

焦（忽然不豫）虎子，我費心用力說了半天，你是口服心不服。

仇 誰說我心不服。（神色更陰沉）

焦 那麼，你到這兒來幹什麼？

仇 我說過，（着重地）跟您報恩來啦。

焦 （絕了望）哦！報恩？（忽然）虎子，我聽說你早回來了，爲什麼你單等大星回來，你才來？

仇 小哥倆好久沒見面，等他回來再看您也是圖個齊全——

焦 （疑懼）齊全？

仇 （忙改口）噯，熱鬧熱鬧！

焦 （彷彿忽然想起）哦，這麼說你是想長住在這兒？

仇 噯，侍奉您老人家到西天。（惡毒地）您什麼時候歸天，我什麼時候走。

焦 （呆了半天）好孝順！我前生修來的。

【半晌，風吹電線嗚嗚的響響，像是婦人在哀怨地哭那樣幽長。】

【一個老青蛙粗啞地叫了幾聲。】

仇（彷彿無聊，逼尖了喉嚨，聲音幽澀，森森然地唱起）『初一十五廟門開，牛頭馬面哪兩邊排……』

焦（怕聽）別唱了，（立起）你也該睡了。

仇（望望她，又繼續唱）『……判官拿着的生死簿……』

焦（有些惶惶然）不用唱了，虎子！

仇（當做沒聽見）噫，『……青面的小鬼啣拿着拘魂的牌……』（仇虎走開）

焦（四週靜寂如死，忽然無名恐懼起來）虎子！高聲！虎子！你在哪兒？（四處摸索）你在哪兒？

仇（冷冷地望着她）這兒，乾媽。（更幽長地）『……閻王老爺啣當中坐，一陣哪陰風……』

焦（恐怖和憤怒，低聲）虎子，別唱了！別唱了！

仇『……吹了個女鬼來！』

焦 (顫抖，恨極) 虎子，誰教給你唱這些東西？

仇 (故意說，低沉地) 我那屈死的妹子，乾媽。

焦 (不覺忽然拿起桌角邊那隻鐵拐杖) 哦！

仇 (猙笑) 您還願意聽麼？

焦 (勃然) 不用了。(扶着鐵杖)

仇 (看見那鐵傢伙) 哦，乾媽，您現在還是那麼結實。

焦 怎麼？

仇 您這隻拐杖(想順手抓來)都還用的是鐵的。

焦 噫！(覺得仇虎的手在抓，又輕輕奪過來) 鐵的！(不動聲色) 我好用來打野狗的。

仇 (明白) 野狗？

焦 (重申一句) 打野狗的。(摸索自己的鐵杖忽然) 虎子，可憐，你瘦多了。

仇（莫明其妙）我瘦？

焦 可你現在也還是那麼結實。

仇 您怎麼知道？

焦（慢慢拿緊拐杖，怪異地）你忘了你在金子屋裏踢的我那一腳啦？

仇（警惕）哦，沒有忘，乾媽。您的拐杖可也不含糊。（大聲癡笑起來）

焦（也大聲跟着笑，臉上的筋肉不自然地痙拘着，似乎很隨意地）你這淘氣的孩  
子，你過來，乾兒，你還不看你乾媽臉上這一塊傷——

仇（防戒着）是，我來——（正向前走——）

焦（忽然立起，抓起鐵杖，厲聲）虎子，你在哪兒？（就要舉起鐵杖——）

仇（幾乎同時掏出手槍對她，立刻應聲）這兒，乾媽。（眈眈望着焦氏，二人對立不  
動。仇虎低啞地，一字一字由齒間迸出來。）虎——子——在——這兒，乾媽。

〔靜默。〕

焦（敏感地覺得對方有了準備。慢慢放下鐵杖。）哦！（長噓一口氣，坐下鎮靜地。）虎子，你真想在此地住下去麼？

仇（也慢慢放好槍。）噯，自然。咱們娘兒倆也該團圓團圓。

焦（驀地又立起，森厲地。）虎子，不成！（恨極。）你明天早上跟我滾蛋。

仇（嘲弄地。）這麼說，乾媽，您不喜歡我？

焦（也嘲弄地。）不喜歡你，我跟你娶一房媳婦，叫你稱心。

仇 娶一房媳婦。

焦 噯，金子，我們焦家不要了，你可以帶着她走。

仇 我帶她走？

焦 噯。

仇（疑慮，藐笑。）您好大方？

焦 你放心，虎子，你乾媽決不追究。

仇 可我要不走呢？

焦 (暴惡地) 你從哪兒來的，你還回哪兒去。我報告偵緝隊來抓你。

仇 抓我？

焦 怎麼樣。

仇 我怕——

焦 你怕什麼？

仇 (威嚇) 我怕您——不——敢。

焦 不敢？

仇 「光着脚不怕穿鞋的漢。」你忘了我身後跟着多少冤屈的鬼。我虎子是從死口逃出來的，並沒打算活的回去。乾媽，「狗急還會跳牆。」人急，就——我想不用說您心裏也不會不明白。

焦 哦，(沉吟) 那麼，我的乾兒，你已經打算進死口。



仇（堅決）我打算——（忽然止住，改了語氣）好，您先讓我想想。

焦（聆聽）那麼，有商量？

仇（斜眼望着她）噯，有——商——量。

焦好，我叫金子出來，趁大星沒回，你們倆再合計合計。（走到右邊）

仇（嘲諷地）還是您疼我，您連大星的老婆都捨得。

焦金子！金子！（忽然回頭，對仇虎）有一件事，你自然明白，你不會叫大星猜出來你

們偷偷地一塊兒走。

仇那我怎麼會，我的乾媽。

焦虎子，你真是我的明白孩子。（回頭）金子！金子！金子！

（金子由右門出）

花 幹什麼？

焦金子，你跟我燒一炷香，敬敬菩薩。我到那屋子替虎子收拾收拾鋪蓋。我還一個

人唸唸經，誰也不許進來，聽見了沒有？

花 知道。

焦 (走到左門前慢慢移向仇虎所在地) 虎子，我進去了，你跟她說吧。

「焦氏由左門下，仇花二人望一望，半晌。」

仇 你知道了？

花 我知道。

仇 她讓我們走。

花 (不信地) 你想有那麼便宜的事麼？

仇 (神祕地) 也許就有。

花 (低聲) 虎子，我怕我們現在已經掉在她的網裏了。

仇 不會。哼，她送了我一次，還能送我第二次。

花 (關心地) 你——你不該露面的。

仇（沉痛地）不，我該露面的。這次我明地來不暗地裏走。我仇虎警在肚裏上十年的仇，我可憐的爸爸，屈死的妹妹，我這打癩了的腿。金子，你看我現在幹的是什麼事。今天我再偷偷摸摸，我死了也不甘心的。

花 可是（低聲）閻王死了。

仇（狠毒地）閻王死了，他有後代。

花 可閻王後代沒有害你。

仇（惡狠狠地望着牆上的像）閻王害了我。（忽然低聲，慢慢地）金子，今天夜裏，你可得幫我。

花（掩住他的嘴）虎子！

仇 怎麼？

花（由眼角偷望）小心他會聽見。

仇 她關了門。

花 不，他還在這兒？

仇 誰？

花 (悻聲) 閻王，(二人回頭望，閻王的眼森森射在他們身上，金子懼怖地) 哦，虎

子(投在他懷裏)你到底想我不想。

仇 (熱情地) 金子，你——你是我的命。金子！

花 那麼，我們快快地走吧，我不能再待這兒，虎子，我……我現在有點擔心，我怕遲了，再遲了要出事情的。

仇 (預言地) 事情是要出的。

花 我知道。可是……也……許，也許要應在我們身上。(忽然懇切地請求他) 虎子，我們什麼時候走？虎子，你說，你說！

仇 (沉靜) 今天半夜。

花 那麼走吧，我們走吧。

仇（眼閃着惡恨，對前面。）不辦完事着！！

花 可——可是晚了呢？

仇 現在跑出去也沒有火車。

花 火車？

仇 噯，我們辦完事就走。外面下大霧，跑出去，誰也看不見，穿過了黑林子……

花（有些怯）那黑樹林？

仇 噯，黑樹林，也就十來里地，天沒亮，趕到車站，再見了鐵道，就是活路，活路！

花（半燃希望）活路！

仇 噯，活路，那邊有弟兄來接濟我。

花 那麼，我們走了，（盼望燃着了真希望。）我們到了那老遠的地方，坐着火車，（低

微地，但是非常親切，而輕快地。）「吐——兔——圖——吐——兔——兔——

圖——吐——」（心已經被火車載走，她的眼望着前面。）我們到了那黃金子

鋪的地，  
——

仇 噫，(只好隨聲)那黃金子鋪的地。

花 (憧憬)房子會走，人會飛……

仇 噫，噫。

花 大人孩子天天在過年！

仇 噫，(慘然)天天過年！

花 (抓着虎子的手)虎子！

仇 (忽然)不，你別動！

花 幹什麼？

仇 你聽！

花 什麼？

仇 有人。(低聲)有人！

〔二人急跑至窗前〕

花 誰誰？（諦聽，無人應。）沒有！沒有！——有。（望仇虎）今天你怎麼？

〔這時窗外的草原上有「布穀」低聲酣快地叫。〕

仇 （不安地望望）奇怪，我總覺得窗戶外面有人，外面有人跟着我。

花 （安慰他）哪裏會哪——裏——（漸爲「布穀」叫聲吸住。）你聽！你聽！

仇 （抓起手槍）什麼？

花 不，不，不是這個。你聽，這是什麼（模仿「布穀」的叫聲）「咕姑，咕姑！」「咕姑，

咕姑！」

仇 哦，（笑了笑）這個！他說：「光棍好苦，快娶媳婦。」

花 （露出笑容，忘記了目前的苦難，模仿他。）不，他說「娶了媳婦，更苦更苦。」

〔二人對笑起來。〕

花 （愉快後的不滿足。）以後我怕聽不見「咕姑，咕姑」啦。

仇 (詫異) 爲什麼?

花 (愉快地) 我們不是要走了麼?

仇 (忽然想起) 嗯, 走, 對了。(陰鬱地) 可是今天半夜——

花 (臉上又罩上一層陰影, 恐怖地) 今——天——半夜——? (嘆一口氣)

仇 怎麼?

花 (哀訴地) 天, 黃金子鋪的地方怎麼難到麼?

仇 你說——

花 (痛苦地) 爲什麼我們非得殺了人, 犯了罪, 才到得了呢?

仇 (疑心) 金子你——你已經怕了麼?

花 (悲哀地) 怕什麼? (忽然堅硬地) 事情做到哪兒, 就是哪兒!

仇 好! (伸出拇指) 漢子!

花 還有多久?



仇 (仰天想) 我想也就只有兩個鐘頭。

花 (低微地) 兩個鐘頭——時候是容易過的。

仇 (疑慮, 想試探她) 可萬一不容易過呢?

花 (抓着仇的手) 虎子, 我的命已經交給你了!

仇 (被感動) 金子, 你——(眼裏泛滿了淚水) 我覺得我的爸爸就在我身邊, 我的

死了的妹妹也在這兒, 她——他們會保佑你。

花 可是(吁一口氣) 爲什麼今天呢?

仇 怎麼?

花 (同情地) 可憐, 大星剛回來。

仇 (陰沉地) 嚶, 等的是今天, 因爲他剛回來!

花 (聳嚀) 可是, 虎子, 爲——爲什麼偏偏是大星呢? 難道一個瞎子不就夠了。

仇 不, 不! 不死了倒便宜她, (狠狠地) 我要她活着, 一個人活着!

花（委婉地）不過大星是個好人。

仇（點頭）是的，他連一個螞蟻都不肯踩。可——（內心爭戰着）可是，哼，他是閻

王的兒子！

花（再婉轉些）大星待你不錯，你在外邊，他總是跟我提你，虎子，他是你從小的

好朋友，虎子！

仇（點頭）是，他從前看我像他的親哥哥。（咬住嘴唇，忽然迸出）可是現在，哼，他

是閻王的兒子。

花（耐不下）不，仇虎！不成，你不能這樣對大星，他待我也不錯。

仇（冒然）那我更要宰他！因為他——（低沉，苦痛地）他是閻王的兒子。

花（忽然）那你現在爲什麼不動手爲什麼不！

仇（掙扎，慢慢地）咽，動手的，我要動手的。（點頭）噯，我要殺他，我一定殺了他。

花（逼進一層）可是你沒有，你沒有，你的手下不去，虎子。

仇 (極力否認) 不, 金子!

花 虎子, 你說實話, 你的心軟了。

仇 (望着空際) 不, 不, 我的爸爸, (哀痛地) 我的心沒有軟, 不能軟的。(低下頭)

花 (哀懇地) 虎子! 你是個好人! 我知道你心裏是個好人, 你放了他吧!

仇 (慢慢望着前面, 幽沉地) 金子, 這不成, 這——不——成。我起過誓, 我對我爸爸

起過誓, (舉拳向天) 兩代呀, 兩代的冤仇! 我是不能饒他們的。

花 (最後的哀求) 那麼, 虎子, 你看在我的分上, 你把他放過吧!

仇 (疑心) 看在你的分上?

花 噯, (不顧地) 就看在我的分上吧!

仇 (忽然猙笑, 慢慢地) 哦, 你現在要幫他說話啦?

花 (驚愕, 看出仇虎眼裏的妬恨) 你——你爲什麼這麼看我?——

仇 (驀地抓住她的臂膊, 死命握緊, 前額皺起苦痛的紋) 你原來爲——爲着他, 你

才——

花（閉目咬牙，萬分痛楚）你放開，虎子，你要掐死我。

仇（放下手，氣喘，望得見胸間起伏，他抹去額上的汗，盯着她）你原來爲着他，你才

待我這樣。現在你的真心才——才露出來。

花（望着他）你怎麼這樣不懂人心？

仇 不懂？

花（忽然，真摯地）難道我不是人麼？掐了我，我會喊痛；搥了我，我會說癢；罵了我，我會生氣；難道待我好的人，我就對他沒有一點人心？在他面前，我跟你說，不知爲什麼我真是打心窩裏見着他厭氣，看不上他，不喜歡他，可是背着他想，就不得可憐他，（輕微而迅快）唉，沒法辦他，（憐憫地笑）有時還盼着我走後還有個人來，真疼他。（看仇）哼，跟他做白頭夫妻，現在說什麼我也不幹，可是像你說的，眼睜睜地要他——你想，我怎麼忍心你——虎子，你難道忍心？

仇（嘆一口氣）是金子，你的話不錯。大星看我是他的好朋友，什麼事都不瞞。我就是現在，他對我也還是——（停止，忽然）哼，不是爲着他那副忠厚的臉，哦，前兩個鐘頭，我就——

花（拉住仇的手）那麼，我們先走吧，還是把他——

仇 不不，那——我仇虎怎麼有臉見我這死去的老小，不不成，那太便宜閻王了。

花（廢然）虎子，那你怎麼辦呢？

仇（沉思着）我現在想，想着怎麼先叫大星動了手，他先動了手，那就怪不得我了。

花（驚愕）什麼？你叫他先——先來害——害你？

仇 嚶。我知道我一手就可以把他像小羊似地宰了。可是（嘆一口氣）我的手就——就下不去。

花（想着仇虎說的話，懼怕地）可是，虎子，萬一你不成，你叫他先就——

仇（搖頭）那不會的，你放心，那不會的。

花（忽然大怖，抱着仇虎，躲在他的懷裏）不，那不成，虎子，萬一，我的虎子，你——，那  
我就太可憐了。

仇（一面安慰，一面推開她。）別，別，別。金子，別這樣。（忽然）金子，你聽。

花 什麼？（倏地推開他。）

仇 有人！

花（懼怕地）不會是大星！

仇 我們看！

〔中門開啓，焦大星上。大星有些張惶，左右探望，妬恨在胸裏燃燒，眼睛佈滿紅絲，頭髮散亂，聲音有些啞，現在總覺得人背後誦笑他，似乎事情已經由金子獲復似地亂說出來。他望着金子，是恨惡，是愛慕，不得的痛苦，兩種心情在他心裏掙動着，使他舉動神色都有些失常。他望着屋內兩個人一絲不動，他沉鬱地立在門口，胸前藏着一把刀，見着金子不自主地手摸上去。自己又彷彿覺出自己在做着怪異的舉動，他又把手垂下來，望着這兩個口呆的人，自己似乎笑，又像哭的樣子。仇虎望見他，本能地把手又

放在那擱放棺的口袋裏。」

星（對仇虎）哦，原來你們兩個在這兒。

仇（望金子，不語）。

星（望着金子）媽呢？

花（在她屋裏）（低下頭）

星（疑惑）你跟虎子談些什麼？

花 不談什麼。

星（跌坐在方桌傍，長呼出一口氣）唉！（望着仇虎一肚子的苦痛）虎子（覺得金

子在傍望着她）拿酒來！

花（勸誡地）大星！

星 拿酒來！

【花由香案後取出酒瓶，放在桌上。）

花 (不安地) 仇大哥，(暗告他) 大星喝多了，您多照應着他一點。

仇 (點點頭，眼睛關照她) 不要緊，弟妹！

花 (盯着大星) 大星，我走了。

星 (望望花氏，沒有答聲)

仇 您——您去吧，弟妹。

〔花氏由右門下。〕

星 (待她出去) 虎子，你先坐下。(還沒有待仇虎坐好，忽然) 虎子，你剛才那麼看

我做什麼？

仇 (鎮靜) 我沒有。

星 (以為花氏對仇虎訴委屈，把方纔的醜事漏露出一些。疑忌地) 那麼，你看她做什麼。

仇 (吃了一驚) 我看她？(沉重) 你說弟妹怎麼？



星（苦痛地抓着自己的前額。）哦，我的頭，頭裏面亂哄哄的。（倒酒）虎子，剛才，我走了，我的媽跟你沒談什麼？

仇（望望閻王的像，決然。）啊，談談，談你，談我，還談到金子！

星（觸了電）哦，金子！（立起）她說什麼？她告訴你什麼？

仇（不得已）什麼事？

星（手在空中苦痛地亂繞，囁嚅）金子，金子，她——她——（看見仇虎的臉沒有

反應。）那麼，她沒有跟你提——提到金子今天在她屋裏，在她屋裏，她——（忍不住，撲在桌上低叫）虎子，你說她……她……她會對我這樣做……做出來這

樣的事！你說（敲着自己的頭）我怎麼辦？我怎麼辦？

仇（慢慢地）什麼，你說什麼？

星（望着仇虎，揮揮手，羞慚地）沒有什麼，沒有什麼，我喝多了。（又喝一杯。）

仇 大星！喝酒擋不了事情。

星 我知道。可是你不明白，我剛才一看見她，我心裏難過發冷，彷彿是死就在我頭上似的。

仇 (驚異) 爲什麼？

星 (噓出一口的酒氣) 也——也說不上爲什麼。(忽而，偷偷地) 喂，你看見剛才金子看我的那個神氣麼？

仇 (低下頭) 沒有看見。

星 她——(低聲) 她看着我厭氣，我知道。

仇 爲什麼？

星 娶了她三天，她忽然地跟我冷了，我就覺出來是怎麼會事，我不敢說。我總待她好，我跟她弄這個，買那個，爲她吃了許多苦。今天她，她居然當——當面跟我說，說她現在另外有一個人……她要走！(拍着桌子，辛酸地) 這太——太難了，太難了。(倒酒)

仇 (激動他) 大星, 該動手就動手, 男子漢, 要有種!

星 沒有種? (放下酒瓶, 望仇虎, 七分酒意) 你看看我是誰!

仇 (低沉地) 你是誰?

星 (指着牆上的相) 閻王的兒子。

仇 那麼, 你預備怎麼樣?

星 我要把那個人找出來。

仇 找出來你怎麼樣。

星 我要 (倏地取出尖刀, 低沉地) 殺了他! (插在桌上, 舉起酒杯。)

仇 大星, 你放下酒杯!

星 (不懂) 幹什麼?

仇 (大聲) 你放下! (陰沉地) 你看看我, 看看我是誰。

星 (放下酒杯, 打量仇虎) 你是誰?

仇 (點頭) 嗯。

星 (坦白地) 你是我的——好朋友。(看了半天，恍然明白。) 哦，虎子，你要幫我；你想幫我來抓他，是不怕我動不下手，我怕我還是從前那個(嘲弄自己)「窩囊廢」(更痛恨地)還是那個連螞蟻都怕踩的「受氣包」？哼，這次我要給金子看看，我不是，我不是！我要一刀——你看，我要叫她瞧瞧閻王的種。

仇 可是，大星，你沒有明白——

星 (感激地) 我明白，我明白。虎子，我們是(用手比高矮)這麼大的朋友，你是個血性漢子，我知道。吃了官司，癢了腿，哼都不哼，現在你自己的事都沒有完，又想把人家的事情做自己的管。

仇 (不忍再往下說) 我，大星——

星 你吃了官司，我爸爸只讓我看了你兩次，再找你，你就解走了。上十年找不着你。今天見了你，你還是我的熱誠哥兒們。可是虎子，許你待你老弟好，就不許你老弟

也有點心麼，虎子，這是我的一件丟——丟人的事，我不願意別人替我了。（「了」作「了結」解。）不過我找着他，萬一對付不了他，我不成了，虎子，我死後你得替我——

仇 嗯——可是——

星 那你不用說，我知道。萬一我有了長短，虎子，我——

仇 可你應該認認他是誰你……你爲什麼不問問金子！

星（恨恨地）金子護着他，不肯說，不過我一會兒還要問她，她不說，一會兒白傻子會告訴我的。

仇 什麼，你剛才找了白傻子？

星 我托人找了他，他就來。白傻子回頭跟我一同去找，傻子認識他。

仇 哦，（沉吟）他什麼時候來？

星 就來。

仇 來了呢？

星 就走。

仇 那麼，你喝多了，糊塗了。

星 糊塗了？

仇 事情用不着那麼費事，你不明白。

星 (不信地) 那麼，你明白？

仇 噯。

星 你說說。

仇 (斜看桌上插着匕首) 你先把這個要腦袋的傢伙收起來，這麼攔着我看着有點膽戰，說不出話。

星 (望着覺得仇虎開玩笑，也笑出來) 唏，笑話！(順手把匕首放在腰裏) 仇 笑話好，就當作笑話說吧。可是這個笑話不一定叫你笑。(忽然嚴肅地說) 這個

笑話，（長噓出一口氣）大星，咱哥兒倆先得喝牠一盅熱燒酒。（拿起酒杯）這盅酒喝下去，你我的交情，（拍大星的肩）大星……

星（莫明其妙，拿起酒杯）怎麼？

仇 好，也像這酒似的，（手勢做出流入肚裏，蒸發化成了烏有。）變成什麼就算什麼吧。大星，乾！

星（不知月意所指，低微）乾！

仇 大星，從前有一對好朋友，一小就在一處，就彷彿你我一樣。

星 哦，也一兄一弟？

仇 噫，一兄一弟兩個都是好漢子。偏偏那小兄弟的父親是個惡霸，仗勢欺人，壓迫好百姓。他看上那老大哥的父親有一片好田產，就串通土匪，硬把老大哥的父親架走，活埋，強佔那一大片好田地。

星 你說的是誰？

仇 你先聽着！後來那小兄弟的父親生怕那死人的後代有強人，就暗暗打通常地的官長，誣賴死人的兒子是土匪，抓到獄裏，死人的女兒就由他變賣外縣，流落爲娼。

星 可是那個朋友，小兄弟呢？

仇 他不知道，他是個「傻子」，叫他父母瞞哄，滿不知情，那老大哥自然也就不肯找他。

星 你……你說的跟，跟我們現在的事有什麼關係呢？

仇 你慢慢地聽啊！後來那個老大哥不要性命，逃回來了，癩了一條腿，（星不覺望着仇的腿。）嗯，就像我現在的腿一樣。

星 他怎麼跑的回來？

仇 唉！兩代的冤仇在心裏，劈天，天也得開。他要毀他仇人一家子。

星 （猜不出用意）不要朋友了。



仇（低憤）朋友世界上什麼東西叫朋友接二連三遭遇了這樣的事，在獄裏活受快上十年，上十年的地獄呀！他什麼心都死了。他回來心裏就有一個字。

星（爲仇虎的熱情吸住）什麼？

仇！恨！他回到那個老地方，他忽然看見他從前下了定的姑娘也嫁給他仇人的兒子。

星 就那個小兄弟？

仇 噁。

星（純真地）你這笑話越說越不像真的。

仇（翻翻眼）誰說不是真的？

星 那麼那個小兄弟怎麼能要她？

虎（冰冷）他不知道！

星 怎麼，他又不知道？

仇 是啊，（望着星）我也奇怪呢！可是他媽看他是個奶孩子，他爸當他是個姑娘，（望望大星耳上的環子，大星不自主地摸着那耳環）他媳婦也不肯把真事告訴他，因為他媳婦從那天嫁他起就看不起他，嫌他。

星 （同情地）什麼，她也嫌他。

仇 嗯，你聽，那回來的人看見這小媳婦第一天，嗯，第一天，（狠心）就跟她睡了！

星 什麼就……就那朋友？

仇 （迸出）朋友？朋友早沒有了！朋友就是仇人，我告訴你，（感情沸騰，激動得幾乎說不成話）他的心只有恨，他專等着他那小兄弟等了十天，他想着一刀——（迅疾地）那傢伙回來了，（望着星）兩個人見了面，可是那傢伙（瘋狂地）是個糊塗蟲！他朋友把他的媳婦都——都睡了，他還不明白，他還跟他講朋友，論交情，他還——

星 （立起，倚着桌角，憤急）什麼，你——

仇（握緊拳頭，狠毒地）大星，我跟你說，我彷彿就是那個老大哥，你彷彿就是——

【花氏由右屋跑出來】

花 虎子，別說了，（指星）他，他——

星（眩惑）怎麼，你……是你虎子！

仇（盯着他，陰沉地）你看明白了沒有。

星 不會的，不會的。金子（抓着她的肩膀，搖撼）你說，你說，是他麼？

花（望着星，不說話）

【外面狗蛋在喊】焦大媽！焦大媽！打着燈籠由中門跑上】

白 大媽！大媽！有人找你！直向左屋跑。

星（一把抓住白傻子）狗蛋，你爲什麼早不來看？（指仇虎，顫抖）是——是他麼？

白（望見仇虎，奇怪又在此地碰見他，彷彿遇着了老朋友，先驚後喜，張着大嘴）哦，

是漆叉卡叉呀，就是他！（說完回頭向左屋）焦大媽，焦大媽！（由左屋下）

【半晌】

星（忽然舉出匕首）虎子，你——

仇（防備）大星，你先來吧。

花（靠着仇虎）大星，你——你放下刀。

星（由牙齒間迸出）金子，你，你會喜歡他！

花（橫了心）我喜歡他，我就喜歡他這一個。（閉上眼，等仇動手）

星（中了創傷）哦，金子，把刀給他吧。你這一句話比用刀刺了我還厲害。

仇（不由得）大星！

星（揮揮手，對仇虎）你——你先給我出去，（頹然坐在凳上）

【白由左屋出】

白（搖着頭，詫異地）焦大媽，不——不在屋。

仇 咳，他剛才還在屋裏。

白 (搖頭) 沒！沒！沒有。

仇 幹什麼？

白 (怯懼地) 不，不幹什麼。

仇 你說！

白 有人找她。

仇 誰。

白 他不叫我告訴你。

仇 你跟我來。(拉着白，一同由中門下。)

【半晌。】

星 你——你現在還有什麼說的。

花 (失望的神色) 沒有。

星 | 金子，你現在想怎麼樣吧。

花 (呆若木石) 想走。

星 (忽然立起) 怎麼，你想走？ | 金子 (拉她的手)

花 (一個人面向大星，他更怨望，更厭惡，大星的手碰着她，有若生了癩瘡一樣，她

喊起) 你——你別碰我。

星 (吃了一驚) 你怎麼？

花 我厭氣！(忽然) 你剛才爲什麼不動手？

星 | 金子！

花 你這個「窩囊廢」

星 哼，你不要裝，你心裏喜歡。

花 我不，我不。(低低地) 那個時候，我橫了心，你還不先動手，先動手——

星 (有一線希望便想汲起已失的愛戀) | 金子，那麼方才你說的話是假的。

花（憎恨地）假的，天是假的，地是假的，你的媳婦跟人家睡了覺會是假的？

星（痛苦萬分）哦，你這不要臉的賊東西，狐狸精，（拿起匕首，向她來。）

花（昂頭）你殺，你殺，你殺不下去，你不是你爸爸的種。

〔星走到她面前。〕

星（惡狠地舉起匕首，睜圓了眼。）金子，你看錯了我。你看，（向下刺）我這一下子——

花（覺得情形可怖，本能地用手擋着他的腕。但是已經破了手背，流出血，喊出。）你真——（推開他的腕，跑。）

星（臉上冒油。）我真——（追去。）

〔花氏圍繞方桌躲，星在後面趕。〕

花（一面跑，一面喊。）虎子，虎子！

星（一面追，一面說）你跑下了，他走了，他不要你了！

〔星把花氏逼到牆角，抓着花氏。〕

花 (狂喊) 虎子! 虎子!

星 (額上跳起青筋) 你——你還喊他! 你還喊——他! (舉起匕首，向下——)

花 我，我的大星，你真忍心把我—— (閉上眼)。

星 (俯視花氏的臉，下不了手，哀憐地搖頭) 哦，金子，是你真忍心。(慢慢把匕首

平放在自己的胸前) 你——你怎麼這麼待我? 你怎麼忍心做出這樣的事情。

花 (慢慢睜開眼) 大星，你怎麼了!

星 (又舉起匕首，花氏又閉上眼) 我要把你的心一刀——。(忽爾頹然放下刀，

花氏望着他，哀求地) 哦，金子，我求求你，你不能這麼沒有良心。

花 (明白他倒底是那麽一個人) 怎麼?

星 (乞求地望着她) 你別走。

花 我是你的媳婦，我能上哪兒去?



星 我說你的心別走。

花 哦，你要——

星 金子，你說成不成？金子，你不應該做出這樣的事，我待你不錯。金子，我求求你，過去的我不提了，你答應我，你同那個，你同他從現在起就算完，完了。

花 完了？

星 嗯，完了，我明天打發他走，就當沒有這麼一件事。金子，我什麼都可以依着你。你要衣服，我跟你從城裏買；要首飾！我可以托人帶；你要錢，我的錢都交給你。

花 嗯，可是——

星 你不知道我沒有你，我沒有你就是什麼都沒有。你不能跟我三心二意的。你說媽不好，我們想法，我們想法子。我——我可以叫她不跟你找警扭。我，我可以跟她鬧。哦，我可以不理她。哦，你再不成，我們就一塊走。我跟她分開了過都可以的。

花 可是（絕望地）你要了我，你圖什麼呢？

星 嗯，我……我要你，你不知道我多麼——。

花 可是你要我幹什麼，我在這兒苦，我苦你不也苦，你苦，我不是也苦麼？

星 那麼，金子，你不肯聽我的。

花 我不是不聽你的。我是替你想。我知道，你丟不開你的媽，你媽也丟不開你。你媽跟我，你明白，是死對頭。今天媽爲着我跟你吵，明天我爲着媽也跟你吵，這麼，白日  
夜裏，她恨我，我恨她，你在中間兩邊討不着好，不也太苦了麼？

星 那麼，你一定要走？

花 我沒有說。

星 （痛苦地）你一定要跟他走。

花 我……我沒有。

星 （怨望地）你騙我。

花 （沒有辦法）我沒有。

星（堅執）你打心裏說，我要你打心裏說，你對我怎麼樣。你別再騙我。

花 你要我從心裏說。

星（煩絮地）告訴我你對我怎麼樣。你對我怎麼樣？對我怎麼樣？怎麼樣？

花 你要我說？

星（堅執地）噫。

花 那麼，（望着大星）我愛你，我痛你。我恨不得整天摟着你，叫你；拍着你，喊你；親你，舐你。我整夜把你放在懷裏抱着你，把你擱在嘴裏含着你，一年三百六十天，天天從早到晚都忘不了你，夢你想你，念你，盼你，說你，講你……

星（拍着桌子）別說了，別說了！金子！

花 你現在聽着舒服了吧。

星（望着前面）哦，天哪！爲什麼一個男人偏偏非要個女人整天來苦他呢。

花 問你呢。可我要是你呀。

星 怎麼，金子！

花 我一定把女人殺了。

星 (絕望，搖頭) 那你不是男人。

花 那麼就不理她，讓她走。

星 讓她走不成，金子，你不能走。你還有個孩子，沒了媽的孩子。

花 那孩子不是我生的。

星 那麼，金子，你還有我。我要你，我是你的（咽氣）的爺兒們，你不能走。

花 爺兒們不是我挑的。

星 那麼，你不怕人說你，罵你，日後官來抓你。

花 不用講了，你要不讓我走，你還是像剛才，你拿刀來，我人還可以不走。可你不能

整天拿傢伙來逼我，所以我早晚還是要走的。大星，我是野地裏生，野地裏長，將來

也許野地裏死。大星，一個人活着就是一次。在焦家，我是死了的。

星 那麼，你什麼都不顧，什麼都不想了。可是金子，你總應該想想我待你這一點恩情，我待你不錯，你總知道。

花 (點頭) 我知道。

星 那麼，我再求你一次。(肅穆地) 這次，金子，我跪着來求你。金子，你長得這麼好，你的心裏總該也不能壞，你不能一點心都沒有。你看，(跪下，沉痛地) 我這麼大的人，在你面前跪下，你再想想，你剛才做了什麼事，你做了婦道萬不應該做的事。可是金子，我是前生欠了你的債，我今生來還，我還是求你，求你千萬不要走。你做的，我都忘了，虎子對不起我，我也忘掉，我給他錢，讓他走。現在就看看你，就看看你！

花 不，你起來。

星 (立起) 怎麼樣。

花 (堅絕) 不！

星 (哀痛地求她) 不過，金子，你怎麼會看得上他。那個醜——醜八怪，活妖精，腦袋

像個大冬瓜，人像個長癩的活蛤蟆，腿又癢，身子又——

花 那你不用說，我都知道，我喜歡他，我還是要跟他走的。

星 什麼，你還是跟他走。

花 嗯。

星 爲什麼？

花 他待我好。

星 (呆滯) 哦！就十天？

花 (橫了心) 十天我已經離不開他。

星 (機械地) 離不開他？

花 嗯！

星 (忽然瘋狂地) 那麼，只要你在這兒，我可以叫他來，我情願我不在家的時候，你

……你……可以跟他——(說不下去)

花 (陰鬱) 什麼?

星 爲……爲着你，我……情願!

花 (爆發) 你放屁!

星 怎麼!

花 (恨惡到了極點) 你當我是個豬啦，你這個天生的忘八!

星 什麼?

花 你這個死烏龜!

〔星一掌瀟在花氏的臉上。〕

星 你! (望着花氏，滿眼垂的淚，閉上眼，淚水流下來，痛恨自己) 我太愛你了，你真不配。(睜開眼) 好，金子，你想跟他走麼? 你走吧。

花 (不動聲色) 怎麼樣?

星 我殺了他!

花 你不敢。

星 我幹不了，偵緝隊會幹了他的。

花 什麼，你告了偵緝隊。

星 噯，（故意咬定）告了。

花 （恨惡地）可是我們總會離開這個門的。

星 噯，只有一個法子。

花 什麼？

星 你們先害死我！

〔焦氏由左門上。〕

焦 你們在這兒又噉噉什麼？

花 （驚怪焦氏由左門出）噉，您不是不在屋裏麼？

焦 誰說我不在屋裏？屋裏沒有第二個門，我上哪兒去。



花 您沒有聽見狗蛋進去找您。

焦 狗蛋，哦！

花 嚶？

焦 虎子呢？

花 剛出去。

焦 誰叫他出去啦？誰放他出去啦。

〔仇虎由左門上，花星吃了一驚。〕

仇 (狡黠地) 沒有出去，乾媽，我也在屋裏呢。

花 焦  
(同時) 怎麼？

仇 我剛才從外邊回來，正看見乾媽也在外邊，正在爬着屋裏的窗戶進來，我想，老的都不嫌費事，小的怕什麼麻煩，我也就爬着窗戶進來了。

焦 哦，那麼，（不自然地）也好，就讓我在我屋裏，我在外邊，金子，你把被都弄好了麼？  
花 嗯。

焦 那麼，你們都進屋睡去吧。

〔白傻子由中門忙跑進。〕

白 大媽，大媽。

焦 怎麼？

白 常五，常五！

焦 不用說了。

白 （怯懼地）他——他又要找您出來。

仇 （明白一半）常五？

〔孩子哇的一聲又從夢裏大嚷起來。〕

焦 去去！你們睡吧！睡吧！孩子又叫你們吓醒了。

【花氏與焦大星入右屋，仇虎入左屋。】

焦（對着狗蛋）滾！這傻王八蛋！

【光漸暗，舞台全黑。十秒鐘後，舞台再亮，已經過了一小時，正是夜半。焦家的人都睡了，由左屋裏傳出仇虎的鼾聲，右屋裏大星睡着了，不斷因為夢着惡夢，低低呻吟着。台上方桌的油燈捻下去，屋裏更暗了，神前的燈放躬昏慘慘的暗光。在黑影裏，焦氏坐在一張凳上，拍撫着孩子。旁邊搭好一張狹木板床，上面鋪着被褥。焦氏心裏有事，方才躺在床上，又起來。外面有低低唱的着「布穀」，清脆而愉快的，但是只叫了一刻又不叫了。空中輕微地振動起遼遠的電線可怖的嗚嗚聲響。】

焦（諦聽着左面的鼾聲，一面拍着孩子）噫！——噫，小黑子睡覺，噫——噫——噫。  
（聲音更低）睡呀——睡覺，噫——噫——噫。（立起，耳伸向左面仔細聽，走兩步，口裏還在——）噫——噫——噫。

【中門外有人低低敲門。】

焦（摸到中門前）誰？

外面人聲 我——常五。

焦 進來。

〔常五進，披着一件黑衣服，手提着紅燈籠。〕

焦 (低聲)慢點。

常 (怯懼地，指左邊)怎麼虎——虎子睡着了麼？

焦 你聽？

常 (聽見鼾聲甚熟，快慰地)他睡死了。

焦 (紅燈反照着她的陰森森的臉)怎麼樣？

常 (回頭望望)我已經報了隊上。

焦 這次你真去了？

常 自然是他——他們說就來。

焦 就來？

常（討好地）就來！（忽然貪鄙地）可是焦大嫂那懸——懸的賞，那一百五十塊錢。

焦 卻歸了你。

常（想不到）您，您不要。

焦 嗯，（陰沉地）趕快只要早除了我心上這一塊禍害。（忽然）怎麼，怎麼隊上還不見人來呢。

常 快——快了。他們說人少，辦不了他。他們說頂好是個死的，省得費事。

焦（忽然閃出一個主義）什麼死的他們也要？

常 隊上說的，『死活一樣！』打死他，不償命。可是（吝嗇地）死的就——一百塊。

焦（咬緊牙）哦，打死不償命！

常（不明白）怎麼？

焦 常五，你先跟我出去。

常 出去。

焦 看看人來了沒有？

〔第五與焦氏由中門下。花氏由右門持燭火進，她穿一身血紅色的縐身，頭髮散亂，眼裏閃出懼人的凶光，她把手裏的小包袱放在案上。慢慢走到左門旁，忽然打了一戰，她回首向中門望去。正在這時，仇虎由右門出來，上身沒有衣服，胸前黑茸茸的，筋肉緊張地暴出來。寬大的「腰裏硬」斜插着半裹了紅布的手槍，他一手拿着藍布褂，一手輕輕向花氏肩上拈去。〕

仇 (低聲) 噯！

花 (嚇得幾乎叫起來，回頭。) 啊是你，可吓死我。

仇 (急迫地) 把蠟燭吹滅。

花 怎麼，瞎子看不見。

仇 有人有眼睛的。

花 哦，常五！趕緊把燭吹滅。

仇 (嚴肅地) 好黑！(二人屏息對立。)

花 (在黑暗裏，急促地) 事情更緊了。

仇 (森厲地) 我知道。他們報了偵緝隊。

花 哦 (痛恨地) 那麼，大星說的話真的。

仇 哦，大星他也在內。

花 他說過，他說過。

仇 這麼說，連他也完了。

花 我怕我們逃不了，他說他死也不肯放了我們。

仇 (警悟地) 那麼時候到了。

花 (拉着仇的手，盼望地) 你是說，應該走了？

仇 不，(眼裏閃出懼人的凶光) 該動手了。

花 (恐怖地) 虎子，你真地要——

仇 (點頭) 一輩子有幾回這樣的假事。(指搖籃) 你把孩子抱進屋裏。

花 (走至搖籃前，望着仇) 爲——爲什麼？

仇 這孩子鬧得怪，萬一醒了，哭起來害事。

花 (抱起小黑子) 可是虎子——

仇 (揮她去) 先把孩子抱進屋裏。

(花抱孩子由左門下。仇虎四處搜尋，沒有獲得，正尋覓中，花氏由左門上。)

花 你幹什麼？

仇 (望着花氏，忽然想通，指着前面) 你看見了麼？

花 什麼。

仇 (森森然) 我的父親就在這兒。

花 (低聲，急促地) 虎子。

仇 (彷彿在看見了什麼) 他叫我去，他告訴我屋裏有一把擡子。

花 (故做不知) 一把擡子？



仇（望着花氏）他說就在我眼前。

花（不自主地由懷裏掏出來那把匕首）虎子，我——

仇（伸手）拿給我。

花（先不肯，望着仇的臉，忽然，悍野地）好，拿去吧。快快地了！此地了！作「完結」解。

仇（諦聲）他睡着了？

花（低頭，微細睡）我——我哄他着（「睡熟了」的意思）了。

仇 你給我看着外面（向左閃躡足走，低微地）大星！大星！（裏面彷彿呻吟，說着婆

語，對花氏）你聽！

裏面（悶塞而急促地）……快！……快！金子（無力地）我的刀，我的刀（痛苦地）金

子（糊摸下去）金子……

花（耳語）這是他——他在夢裏發噤怔。

仇 好可怕的夢話。(探向左門口，低聲)大星。

裏面 (幽然長嘆)好黑好黑!恐怖地呻吟)好黑的世界!又苦痛地嘆一口長氣，

以後寂然。

花 (顫抖，低聲)他——他像是爲我們講的。

仇 大星! (內無應聲)大星! (仍無應聲，忽然轉前向空)爹呵，你要幫我! (立刻走進左門。)

〔花氏在外候着，懼怖地諦聽裏面的聲音。悄然。〕

〔外面遠有野犬狂嚎，如一羣餓狼。花氏不安地向外望。裏面突然聽見一個人窒息地喘氣，繼而門塞地跌在地上。〕

花 天!

〔仇虎由左屋蹣跚走入，睜着大眼，人似中了魔。〕

仇 (手裏匕首塗滿污血，聲音幾乎聽不見)完了，連他也完了。

花（喘不出氣，指着虎子的血手）哦，你的手，你的手。

仇（舉起一雙顫抖的手，悔恨地）我的手，我的手。我殺過人，多少人我殺過，可是這一雙手頭一次是這麼發抖。（由心腔內發出一聲嘆息）活着不算什麼，死才是真的。（恐懼地）我剛才抓着他，他忽然地醒了，眼睛那麼望着我。他不是怕，他喝醉了，可是他看我，彷彿有一肚子的話，直着眼瞪着我，（慢慢點着頭，同情地）我知道他心裏有委屈，說不出的委屈。（突然用力）我舉起攏子，他才明白他就有這麼一會工夫，他忽然怕極了，看了我一眼，（低聲，慢慢）可是他喉嚨裏面笑了，笑得那麼怪，他指指心，對我點一點——（忽然橫了心，厲聲）我就這麼一下子，（聲忽然幾乎聽不見）他連哼都沒有哼，閉上眼了。（匕首扔在地上）人原來就是這麼一個不值錢的東西，一把土，一塊肉，一堆爛血。早晚是這麼一下子，就沒有了，沒有了。

花 你趕快把手洗洗。

仇 不用洗，這上面的血洗也洗不乾淨的。

花 那麼就走吧。

仇 (抬起頭)走(望着花)好走(走了兩步)

花 (忽然停下)你聽!

仇 什麼?

花 有人(跑到窗前,仇虎隨在後面)紅燈籠,紅燈籠他——他們來了。

仇 (在窗前)不,不是瞎子,彷彿在她身邊是,是狗蛋,他打着燈籠。

花 (點頭)嗯!忽然!瞎子,她——她走來了。

仇 嗯,她要來找我。

花 (恐懼地)她一個人嘴裏唸叨什麼?

仇 (恨惡地,低聲)我知道(慢慢地)打死不償命!打死不償命!

花 別說話。

〔焦氏由中門走進。仇花兩人在窗前屏息佇立,望着她森嚴地跌到香桌旁,擊起沉重的鐵杖,走到

右門前，花氏幾乎嚇得喊出。瞎子聽一下，倒鑽右門。孫氏的臉忽然顯出異常的凶惡，她輕輕拖着鐵杖，向左門走。仇和花的眼隨着孫氏，孫氏昂然走進了左門。

「屋內無聲，只遠遠聽見野狗嗥如鬼如狼。花氏望着仇虎，仇虎盯着左門。」

花（低聲）怪，她進到裏屋幹什麼？

仇（按住她的手）她要打死我。

花（耳語）用——用什麼。

仇（急促地）你沒有看見她拿着那根鐵拐。

花 怎麼？

仇 也是（兩手做擊下狀）這麼一下子。

花（忽然想起，全身顫抖，低聲急促地）那——那孩子就在你的床上。

仇（嚇着）什麼？那孩子——

花（狂懼）孩子就在那——那床——

仇

〔同時〕啊，天！

〔驚地聽見裏面鐵杖悶塞而沉重地搗在床上，彷彿有一個小動物輕啄了一下，便沒有聲音。〕

焦

〔左屋焦氏忽然尖銳地喊了一聲。〕  
〔恐怖到了極點〕哦——黑子，我的黑子！又沒有聲音。

仇

〔怵懼〕晚了！

花

〔忽然地〕走快走。

仇

〔自己也怕起來〕黑子死了。

花

快穿衣服，外面一定有人。你這樣出去，準叫他們看出來。

〔加爲仇虎套上小褂，便忙着拿包袱，拾匕首，仇虎的衣服沒有扣了一半，焦氏由左門走出。她兩手舉起小黑子，上面蓋上一層黑布褂。她的臉像一個悲哀的面具，鎖住苦痛的眉頭，口角垂下來，成兩道深溝。她不哭，也不喊，像一座可怖的煞神站在左門門前。仇與花不覺怵然後緊緊擠在一角。〕

焦

〔不像人聲〕虎子！〔停一下，不見人應〕虎子！〔仍無人應，森嚴地〕我知道你在

這兒，虎子（忽然爆發地）你的心太狠了，虎子，天不容你呀！我們焦家是對不起你，可是你這一招可報得太損德了。（痛極欲狂）你猜對了，看！孩子我親手打死的。可是這次我送到老神仙那裏再救不活，虎子（酷恨地）我會跟着你的，你到哪兒，我會跟你到哪兒的。（森嚴地）虎子，現在我要從你臉前過！（一面向中門走，一面說）你要打，就打死我吧！我告訴你，（剛走到中門前）偵緝隊已經在外面把槍預備好，就要進來宰你的。

「焦氏舉着小黑子由中門出。二人僵立不動。外面聽見焦氏低聲叫：『狗蛋！』繼而聽見一種粗啞的怪聲唱：『……初十五廟門開……牛頭馬面兩面排……』二人回頭諦聽。」

花（怯懼地）誰？誰這時候唱這個？

仇（極力鎮靜）是狗——狗蛋。

外面的聲音（更形慘厲）『……閻王老爺啣當中坐，一陣陰風……』  
花（向上望，忽然大叫，指着）閻王的眼又動，動起來了。

仇 (驚懼) 什麼!

花 (怕極) 他要說話!

〔仇虎抽出手槍向牆上的國王的像，連發四槍，相框立刻落在地下。〕

花 虎子!

〔外面以爲仇虎攻出，槍向裏面亂射。〕

仇 他們真來了。

〔槍聲中，常五在外大喊：「後面不要放！不要放！我在前面。」失了魂似地跌進中門。〕

常 (一見仇虎，嚇得癱在那裏。) 天！又想回身出門。

仇 (一把抓着常五) 你來得好！(槍對着他) 來得好。(向中門喊) 弟兄們，別放！(外

面仍在放射。轉向常五) 你跟他們說，叫他們別放。

常五 (斜對窗戶，急喊) 劉隊長！劉隊長！別放，是我，常五，常老五。

〔槍聲突停。〕



仇 告訴他你現在在我手裏，叫他們別放槍，我要出去。

常 (不成聲) 劉隊長！我，我叫仇虎抓着了。我在他手裏，劉隊長，他拿着我，他要出去，你們千萬別放槍。

仇 (高喊) 弟兄們，我仇虎跟你們無冤無恨，到此地來也是報我兩代似海的冤仇，講交情，弟兄們，跟我讓一條活路。要不賣面子，我先就拿你們的探子常五開刀。

常 劉隊長！劉隊長！

仇 好，你們答應不答應？不說話？那麼，你們要不答應，放一槍；答應放兩槍。怎麼樣？

〔外面悄然無聲。〕

仇 好，你們不答聲！我數十下，十下不答聲，(對常五) 我就不客氣了。

常 劉隊長！劉隊長！

仇 (開始數) 一下，兩下，三下，四下……

常 (幾乎同時喊) 劉隊長！劉隊長！我常五家裏孩子大人一大堆。我要死了，我家裏

的人就找你抵償，劉隊長！

〔四外槍聲。〕

仇 八下，九下——

常 劉——

〔外面發一槍。〕

仇 一槍。

常 劉隊長！劉——

〔外面又一槍。〕

仇 兩槍！

常 (噓出一口氣) 啊！

仇 (槍抵住常五的背) 走！(對花氏) 我們走吧。

〔花氏拿着包袱跟着兩個男人的後面，由中門走出。〕

「屋內悄無一人，半晌，忽然聽見遠處兩聲槍響，又一聲，接着槍聲愈密，幕漸落，快閉時，槍聲更密。」

（幕）



第三幕



## 人物

仇虎——一個逃犯。

白傻子——小名狗蛋，在原野裏牧羊的白癡。

熊大星——熊國王的兒子。

熊花氏——熊大星的新媳婦。

熊母——大星的母親，一個瞎子。

常五——熊家的老朋友。

各種幻相（不說話的）

持傘提紅燈的人。

熊氏的人形（舉着小黑子）

洪老。

大漢甲、乙、丙。

仇榮——仇虎的父親。

仇姑孀——十五歲，仇虎的妹妹。

焦闊王——連長，大星的父親。

拾十囚犯火車頭，老窩瓜，麻子爹，小章結，饕張飛野眼……十數人。

拾水囚犯二人。

獄警。

牛頭馬面二人。

判官。

青面小鬼甲乙。

閻羅（地處七）。



同日，夜半一時後，當仇虎跟花氏一同逃奔黑林子裏。

林內又路口，——森林黑幽幽，兩丈外望見灰濛濛的細霧自野地昇起，是一層陰暗的面紗，罩住森林裏原始的殘酷。森林是神祕的，在中間深澀的林叢中隱匿着烏黑的池沼，陰森森在林間透出一片耀耀的水光，怪異如夜半一個慘白女人的臉。森林充塞原始的生命，森林向天衝，巨大的枝葉遮斷天上的星辰。由池沼裏返射來慘幽幽的水光，隱約看出眼前昏霧裏是多年前磨場的廢墟，小園場生滿半人高的白蒿，笨重的警廳衰頹地睡在草莽上，野草間突起小土堆，下面或是昔日廣場主人的白骨。這裏蟻據着生命的恐怖，原始人想像的荒唐；於是森林裏到處潛伏着恐懼，無數的矮而胖的灌木似乎在草裏伺藏着，像多少無頭的戰鬼，颯來颯去，如一堆一堆黑團團的肉球。右面樹根下埋着一口死井，填滿石塊，井畔爬滿了蔓草，奇形怪狀的杖枝在灰霧裏掩藏。舉頭望，不見天空，密匝匝的白楊樹伸出巨大

如龍鱗的樹葉，風吹來時，滿天響起那肅殺的「嘩噠，嘩噠！」幽味可怖的聲音，於是樹葉的隙縫間滲下天光，閃見樹幹上發亮的白皮，彷彿環立着多少白衣的幽靈。右面引進來一條荒蕪的草徑，直通左面中間有一條較寬的駝路，引入更深邃的墨暗。在舞台的前面，下邊立起參差不齊的怪石，屏擋着上邊吊下來淨禿的杖枝，看進去像一個巨獸張開血腥的口。

開幕時，風吹過來，滿天響起白楊樹葉的殺聲，林裏黑影到處閃動着。這時霧漸散開，待到風息，昏霧又沉沉地遮掩下遠方的景物。

風聲靜下來，遠遠聽見漸續的槍聲，近處有些動物在蹶奔，低低地喘息。

花氏由右面荒徑上踉蹌走出，她背着小白包袱，樹葉間漏下來的天光，閃見她滿臉油亮，額上汗淋漓的。血紅色的衣褂緊貼在身上，右襟扣脫開。她驚惶地喘息，像一隻受傷的花豹，衣服有一處爲荆棘撕裂，上面鈎連着草梗和野刺。她立在當中，惶惑四顧，不知哪一條路可以引出黑林，她拿出一條大塊花手絹擦抹眼前的汗珠。

花（喘息，呼出一口長氣。）啊！好黑（驚疑地）這是什麼地方（忽而看見重甸甸的

黑影裏閃出一條條白衣的東西，低聲急促地）虎子！虎子！（等候答聲，但是沒有。遠處發了一槍，流彈在空氣裏穿過，發出嗚嗚的嘯聲。她不敢再喊，她向後退，後背碰着了白皮的樹幹，她倏地回轉身來探視。一陣疾風掃過來，滿天響起那肅殺可怖，慘厲的聲音，她仰頭上望，身旁環立着白衣的樹幹，閃着光亮，四面亂抖森林野草的黑影，她驚恐地呼喊起來。）虎子！虎子！——子！虎！——子！（這陣風吹過去，樹林忽而靜下來，又低低而急促地）虎子！虎子！

〔靜默〕

右面傳來的聲音（疲倦地嘆出一口氣）噫！幹什麼？

花（向前進一步）虎子！你在哪兒？

右面的聲音（低啞地）就在這兒。金子，你先回來。

花（鎮靜自己）我看不見路，眼前沒有一點亮。（却向右走。）

右面的聲音 (聽是足步聲,警告)你站好不用動。

花 (低聲)幹什麼?

右面的聲音 (低聲)像是我們後邊跟着人。

花 人(大懼)跟了人!

右面的聲音 (低沉)你看燈!紅燈!

花 (向右望)紅燈(右面忽然有人狂叫)

右面的聲音 (連接打着那狂叫人的嘴吧)你叫,你還叫!

〔頓時寂靜若死。〕

花 (急促地)怎麼?怎麼啦?

右面的聲音 (鎮靜地)不要緊是常五,常五想做死(忽然對常五,低聲,指指地)常

五你叫,你再叫!媽的,(又一把掌)你只要重重喘一口氣,我一槍就幹了你!

花 怎麼,你還沒有把他放走?

右面的聲音 快出林子了！出林子就放他。（對常五）走！

「仇虎由右面背着身走進來，右手托着槍，左手時而向後摸着那插在「腰裏硬」的匕首，頭不時向後瞥，仇虎到了林中，忽然顯得異常和調，衣服背面有個裂口，露出黑色的肌肉，長袖撕成散條，破布束着受傷的腕，粗大的臂膊如同兩條鐵的柱，魁偉的背微微地僵僵。後腦勺突成直角，像個猿人，由後面望着，彷彿風捲過來一根烏煙旋成的柱。回轉身，才看見他的大眼睛裏藏着警惕和驚懼。時爾，恐怖抓牢他的心靈，他忽爾也如他的祖先——那原始的猿人，對着夜半的森野震戰着，他的神色顯出極端的不安。希望，追憶，恐怖，憤恨連續不斷地轟擊他的想像，使他的幻覺突然異乎常態地活動起來。在黑的原野裏，我們尋不出他一絲的「醜」，反之，逐漸發現他是美的，值得人的高貴的同情的。他代表一種被重重壓迫的真人，在林中重演他所遭受的不公。在序幕中那種狡惡，機詐的性質逐漸消失，正如花氏在這半夜的磨折裏由對仇虎肉體的愛戀而昇華為靈性的。」

「常在仇虎後，正面出場。他的黑袍已經破碎，形色非常恐傷，拖着雙手，呆望仇虎，蹣跚走入。」

花 虎子！虎子！你在哪兒？我瞧不見你。

仇 (走進來，轉過頭。) 這兒。

花 (跑到仇虎面前，抓着他。) 虎子，可怕死我了。

仇 (一臉的汗水) 金子，我覺得背後有人跟着我們。

花 那會是誰？

仇 (低聲) 我們走哪兒，那紅燈也在哪兒。

花 天，那不會是——

仇 (睜大眼) 你說——

「遠遠有一聲槍。」

仇 (忽然一手制住花氏。) 金子！

花 走走！他們又跟上來了。(常五提起精神聽。)

仇 不！不再聽聽。

「遠遠又一聲槍。」

花 他們就在後面！拉着仇虎，趕快走。

常 （懼怯地）大星媳婦，這一氣跑了二十來里，我……我再走不動了。

仇 老鬼，你聽着！（諦聽）

〔遠遠又一槍，聲更遼遠。〕

仇 （放了心）不要緊，這一幫狗越走越遠，他們奔向西了。

花 （不安地）虎子，我們什麼時候走出去呀？

仇 快了！我想再走三里就差不多了。坐下！（坐在磐磨上，兩手捧着頭沉思）

常 仇……仇大爺，你……你們想把我帶到哪兒去？

仇 （抬起頭）帶你上西天。

常 大……大星媳婦，這個——你，你得替我說說，大星媳婦。

仇 （爆發）老鬼！叫你不要提，不要提！

常 （望着花氏）可是大星媳婦——

仇 (倏地立起，舉起槍對常五) 你這個老東西！你大星大星地喊什麼？

常 哦，叫我不提大星呀！哦！那自然就不提，不提他！可是你說要我上西天，上西天，

(對花氏) 你說說，(不自主地) 我的大星媳婦！

仇 (忍不下，向常五頭上面立發一槍) 你！

常 (摸着自己) 我——我的頭。

花 虎子，你怎麼啦？你怎麼又放槍？

仇 我——我不知道怎麼會事，一提到他——他——我就(坐下)犯糊塗，犯——

花 (撇開話頭) 虎子，你讓常五伯回去吧？

仇 嗯，(低頭) 我是想讓他回去。

常 真的？

仇 嗯！

常 現在？



仇 嗯。

花 可是常五伯，大黑天，您——

常 (連忙) 不，不要緊，我可以宿在老神仙的土廟裏。(向花氏) 那麼，回頭見我——

我走了。(拔脚便走向右面)

仇 (忽然) 站住！你說什麼？你宿在哪兒？

常 我說廟，我宿在老神仙的廟。

花 (對常五) 您——您走吧！

仇 (低聲) 老神仙？

常 (莫明其妙) 就是閻王老婆整天找的那個老神仙，他——他的廟。

仇 (忽然怪異地笑) 金子，這黑林子我們進對了。

花 怎麼？

仇 (森嚴地) 瞎子一定也在這林子裏。

花 噫，我知道。

仇 (彷彿看見了) 我總覺得她抱着黑子，會一步一步地跟着我們。(忽然打了個冷戰) 說不定，那紅燈就是她!

花 (望望他，又低下頭) 我——我早知道!

仇 你怎麼早不說?

花 我怕告訴你。

仇 怕怕! (強自鎮靜) 怕什麼?

花 (低聲，恐怖地) 她說過，孩子救不活，我們到哪兒，她也跟到哪兒。

仇 (迅速對常五) 廟在哪兒?

常 不遠。就——就在傍邊。

仇 (迅速地) 你剛才看見瞎婆子抱着黑子出了門麼?

常 (向後邊) 看——看見。

仇 (抓着他的胳膊) 上哪兒?

常 (指着) 上西。

仇 西是哪兒?

常 (聳嘴地) 我看，狗蛋打着燈籠引她進——進了林子。

仇 進了林子?

常 噫。

梳 (放了手回頭望着更深的黑林) 好好(走到井畔)。

花 常五伯，您走吧!(帶五向右走)。

常 (低聲問花氏) 怎麼，小——小黑子死了?

花 (低聲) 小——小黑子——

仇 (跳起，狂亂地) 你們說什麼，說什麼? 小黑子不是我害的，小黑子不是我害的。

(跳到井石上，舉起兩手) 啊，天哪! 我只殺了孩子的父親，那是報我仇門兩代的

冤仇！我並沒有害死孩子，叫孩子那麼樣死！我沒有天哪！（跳下，懇求地）黑子死的慘，是她奶奶動的手，不怪我，這不怪我！（坐在井石上低頭。）

花（覺得出常五驚嚇的樣子）常五伯，你快走吧，小心他——

常（連忙）是，是我走！

仇 你說什麼？

常（嚇住）我——我沒有說什麼？

仇（忽然立起）滾快滾！

〔常五由右跑下，仇又坐在井石上。〕

花 你怎麼啦？

仇 我渴的很，（摸着自己的心）渴的很！（撕下身上的破布）哦，哪兒可以弄來一口

水，一口涼水。（撕下來布，揩臉上的汗。）

花（警告地）虎子，不要擦！不要擦！

仇 (望着她) 怎麼?

花 小心你手上的血會擦到臉上。

仇 怕什麼，這血擦在哪兒不是一樣叫人看出來。血洗得掉，這「心」跟誰能夠洗得明白。啊，這林子好黑！沒有月亮，沒有星星。(嘆一口氣)

仇 虎耳旁低微的聲音 (如同第二幕末尾，大星在屋內夢囈。嘆口長氣，似乎在答話，幽幽然) 嗯，黑啊！好黑！

仇 (驚訝) 你聽！

花 聽什麼？

仇 你……你沒有聽見——「黑——好黑！」

仇 虎耳旁低聲 (更幽幽地) 「好黑！好黑的世界！」

仇 (如若催眠，喃喃地) 嗯，「好黑的世界！」(恐懼地) 天啊！

花 (莫明其妙) 虎子！你，你說什麼？這——這是大——大星的話？

仇 怎麼，你——你聽不見？

花 虎子，你別發糊塗！你聽見了什麼？

仇 沒有什麼。心裏不知為什麼只發慌我——我像是——

花 虎子，你怎麼啦？你剛才為什麼忽然跟常五說那一大堆子的話？

仇 我，我不知道。我口渴，我剛才頭發昏。

花 你為什麼又提起大星，說你殺——殺了大——大星！

仇 (眩惑)我……我殺了大——大星？

仇虎耳旁低微聲 (夢囈，窒塞地喘息)『……快……快……我的刀！我的刀……』

仇 (喃喃地)『……我的刀！我的刀！』

花 (幾乎同時說)你又跟他提起小——小黑子。

仇 (低而慢地) 小黑子？

仇虎耳旁低微聲 『嗯——，好黑呀！』 (苦痛地嘆口長氣)

仇 (忽然跳起，向着黑暗的叢林叢) 啊，大星，我沒有害死他，小黑子不是我弄死的。大星，你不該跟着我？大星！我們倆是一小的好朋友，我現在害了你，不是我心黑，是你爹爹，你那閻王爹爹造下的孽！小黑子死的慘，是你媽動的手！我仇虎對得起你，不能跟着我！你不能——(不知不覺拿出手槍)

花 (嚇得向後退，喘息) 虎子，你——你怎麼？你想着什麼？小黑子不是你害的，天知道，地知道！你想這個做什麼？你還不想跑？我的命在你手裏，虎子，自己別叫自己吓着，你別「磨煩」！(「遲延時間的」意思) 再「磨煩」！天亮了，叫他們看見，我們倆個就算完了。

仇 (望着黑暗) 我知道，我知道！可是(悔恨地) 小黑子——

花 虎子，你還不快走！想什麼？

仇 走走！這不是個好地方，咱們得趕快離開這兒。

花 (支開他的想頭) 天亮就可以到車站。

仇 不等天亮就會到。

花 (強作高興) 我們要飛哪兒，就飛哪兒。

仇 (打起精神) 嗯，要飛哪兒，就飛哪兒。

花 (忽然指着遠遠的處所) 你聽！

仇 什麼！

「漸漸聽出遠處火車在林外迅疾地奔馳。」

花 車，火車。

仇 (諦聽點頭) 嗯，火車(噓出一口氣)可離着我們還遠着呢！

花 那麼，走，趕出林子。

仇 嗯，走！趕出林子就是活路。

「一陣野風迅疾地從林間掃過，滔天響起那懸殺可怖，「颶風」的葉聲，由上面漏下亂雨點般的

天光，黑影在四處亂抖。」



花 天！抓緊仇虎的腕。

仇 這是風！你怕？

花 （挺起頭）不，乘着樹上漏下來這點亮，咱們跑！（二人攜手跑，走了兩步，花拉住仇虎，驚懼地叫喊）站住！虎子！（退了一步）虎子，（低聲）你看，前面是什麼？

仇 （凝定了神）樹葉，草！

花 （指着）不，那一堆一堆的。

仇 什麼！

花 （懼恐地）那一堆一堆的黑腦袋。

仇 （堅定地）那是石頭。

花 （指着那些在風裏抖擻矮而胖的灌木，喘息）你看，那是什麼？一堆一堆的黑圓圓的肉球，亂搖亂擺，向——向我們這邊滾。

仇 瞎說，那是樹走！（二人輕悄悄地走了一步，仇虎忽然又停下，由右面隱隱傳來

播鼓的聲音，非常單調，起首甚微弱，逐漸響起來，一直在這個景裏響個不停。）別動！

花 怎麼？

仇 你聽，這是什麼？

【鼓聲單調地在林中回響。】

花 (憚任) 鼓！

仇 (有些懼怯，低聲) 鼓！

花 (微弱地) 廟裏的鼓！

仇 (回首望花氏) 半夜裏這是幹什麼？

花 (警惕地) 瞎子進了廟了。

【鼓聲漸響。】

仇 這鼓打得好森人！

花 怪！鼓越打越響了。

仇 (深思) 鼓能夠把黑子打活了麼？

花 誰知道？這是那個怪物替瞎子做法呢。

仇 做什麼法？

花 (喃喃) 唸經，打鼓，拜斗，叫魂，一會兒她會出來叫的。

仇 (希望地) 魂叫得回來麼？

花 叫不回來還叫不死麼？

仇 (諦聽，不自主地) 這鼓！這鼓！

花 (看他奇怪) 你還聽什麼？還不快走，走！爲什麼你的脚在地上生了根！

仇 嗯，這個地方有點古怪！我們得走！我們得——

外面慘厲的聲音 (遠遠地) 回來呀！黑子！黑子！你回來！

花 (低聲) 天，她，她出來了！

外面的聲音 (長悠悠地) 孩子回來! 我的孩子, 你回來!

仇 (恐懼地) 她, 她就離我們不遠。

外面的聲音 (幾乎是嘩嘩) 黑子! 我的黑子! 你回來!

花 (忽然向右看) 燈! 紅燈!

仇 (向右望) 對。就是牠, 就是這個燈!

花 (一面看, 一面說) 前面那個人拿着燈籠! (對仇) 他們越走越近了, (對仇) 你看

前面的是誰?

仇 狗——狗蛋!

外面的聲音 (更近) 回來呀, 小黑子! 你不能不回來! 黑子!

仇 (顫顫) 她——她來了!

花 (抓着仇虎) 來樹後邊快!

〔二人躲在樹後面。〕

「狗蛋舉着紅燈籠領焦氏由右走出。焦氏頭髮散亂，衣服也被野生的荆棘刺破，她一手放在狗蛋的肩上，一手拖下來，兩眼瞪視前面，淚水在眼下掛着，風過時，天光時爾由樹上漏下，照見一個瞎子和一個白癡並肩而行，焦氏苦痛地鎖住眉頭，如一個悲哀的面具，狗蛋還是一付顛預的行色，眼傻傻地偷看着焦氏，嘴裏夾七夾八地不知唸些什麼。」

焦（聲音嘶啞，震顫出一種失望的鬼音）回來，黑子，我的心肝，你回來！回來！我的肉，你快回來！（一面走，一面喊）你回來，我的小孫孫！我的小孫孫！（哭非哭，嚎非嚎的音聲）你千萬要回來呀！

〔狗蛋領她向左面走出。〕

仇（由樹隙露出頭，恐懼）啊，這簡直是到了地獄。

花（也探出身子）走！

仇（恐懼）走可——你聽！

外面狗蛋的聲音 前邊路不好走，還是回廟去，回廟去。

【狗蛋又領焦氏由左上。】

白 你聽，鼓，鼓別……別走遠！回不去了。

焦 （仍在嘶喊）回來！我的孫孫！不是奶奶害的你！回來，我的孫孫，是那個心毒的虎子，老天不容的鬼害的你。回來，我的黑子！奶奶等着你，我的孫孫，你回來！

【狗蛋領着焦氏由右下。】

花 （由樹叢中走出，低聲）虎子！她走了出來！

【仇虎由樹叢中走出。驚懼，悔恨，與原始的恐怖交替襲擊他的心，在這一剎那間幾乎使他整個變了性格，幻覺更敏銳起來，他彷彿成了個石人，呆立在那裏。】

花 走！

仇 走！（仍不動）

花 （催促）走啊！

仇 （抬起頭）你聽，這是什麼？

花 鼓！

仇 噫，鼓鼓！（喃喃地仿效鼓聲）「冬冬……」

花 你爲什麼不走！

仇 （向左面看）你看，那面來了一個人！

花 （莫明其妙）怎麼？

仇 也打着個紅燈籠。

花 沒有，黑烘烘的，哪兒來的燈籠。

仇 （堅執）有有怪，他還拿着一把傘。

花 傘（不相信地）大晴天拿着個傘幹什麼？

仇 噫，他舉着傘，提着燈籠，他朝我們這邊走，這邊走。（直眼望着）

花 虎子，你——你別這樣，你——

仇 真的，他——他來了！（更怪異地望着）

花 (怯懼地) 虎子!

仇 你看!

〔於是有個人形由左面悄悄移上，形容正如仇虎形容，舉傘提燈籠，傘遮着上半身，看不見，只下半身露出一雙藍布的褲。那人形停住了步。〕

仇 喂，借光！弟兄！出這林子怎麼走？

花 虎子，你別吓虎我，你——你是跟誰說話？

仇 你沒有看見眼面前有個人。

花 沒——沒有。

仇 (指着那執傘的人形) 怪，這不是！

花 哪兒？

仇 (又指) 這兒！(對着那個人形) 喂，弟兄，你怎麼不說話？

花 (懇求) 喂，虎子，你到底跟誰說話，你——你別吓虎我？



仇 怎麼，你看不見，就在我們眼前！

花 就在我們眼前？

仇 喂，弟兄，你別擋着自己的臉，你說話出了林子得怎麼走！

花 虎子！

〔人形向仇虎身旁走去。〕

仇 你看，（回頭向花氏）他走過來了。（在同頭的時刻，那人形已走到仇虎的面前

——拿擋着前面，觀衆看不見他——立好。仇虎回望，正與此人打個對面。還看得不清楚，只噓了一口氣，倒退一步。）喂，弟——兄！（那人形突然把紅燈籠提到自己的臉上照，仇虎看個正好，虎子忽然慘厲地怪叫，聲音幽長可怖，響徹林間。）啊

——啊——啊——啊！

〔隨着喊聲，那持傘舉着紅燈籠的人形倏地不見。驟然野風疾迅地吹過來，滿林頓時嘯起肅殺的

亂響——〕

花 (退後，驚懼) 虎子！

仇 (睜大了恐佈的眼) 走！快走！

花 (在疾風中) 你看見了什麼？

仇 (悸住) 走！說不得！走走！

〔滿林亂抖着重重的黑影，閃見仇虎拉着花氏由中間的荒路狂奔下。〕

〔鼓聲單調地由遠處傳來。〕

## 第二景

在黑林子裏——夜二時半。

林內一塊窪地，地上長着青苔，平滑細軟。在中間，遠遠立起一片連接不斷的黑黝黝的叢林，左右伸出把當中的低地圍在裏面。看得見的是林前橫着一段頽圯的土坡，有野蔓亂藤肥繞在上面。右邊地勢略高，立一棵雷火殲死的老樹，骨稜稜的枝椏直插空際，木身燒焦只剩個空殼，原來樹幹已爲啄木鳥朝夕啄成洞穴，現在滿身是眼，更顯得樹形古怪。樹下叢生野草和不知名的毒花，有秋天的蟲在裏面低唱。靠左地勢漸低，孤孤單單地矗立一根電線桿，年久失修，有些傾斜。接連一根一根的木柱向中間遠遠引去，越過當中的土坡，直到看不清楚的林叢裏。電線桿傍邊橫放幾塊大石，歪歪地橫在窪地上。立在窪地中，可以望見漆黑的天空。慘森森的月亮，爲黑雲遮了一半，斜嵌在樹林上，昏暈暈的白光照着中間的窪地，化成一片詭異如幽靈所居的境界。天上黑雲連綿不斷如烏黑的山巒，樹地上黑鬱鬱的樹林混成一

片原野的神祕。

風吹過來，電線微微發出嗚嗚的音浪。遠處單調的鼓聲甚為微弱，靜下心來，才聽得清楚。

仇虎由右面蹣跚跑上，喘息不停，一隻鞋子已經不見，上身衣服幾乎全為荆棘鉤連，斷成亂條，臉上流滿汗水，不時摸着腰裏插好的手槍和彈袋，神色恐慌，兩隻疑懼的眼四處探望。

仇 哦，媽啊！（用手背揩下額前的汗）我這是到了那兒了？（望望四週。）

花 （在外面）虎子，你把路認出來了麼？

仇 （回頭）看——看不大清楚。金子，你先來！月亮出來了，也許找得出路來。（他疲

倦地靠在死樹的枯幹上。）哦！渴！好渴！（自己嚥着吐沫。）

〔花氏由右面低首上，支着一根粗樹枝。她走進來，抬頭，眼驚異地望着四週，和天空的昏慘慘的月色。她的頭髮散亂地披下來，雖然不斷地向後掠，走兩步又固執地墜在額前。她也滿身是汗，衣服緊貼前後，幾處撕成破口。眼裏交流着恐懼和希望，手裏還拿着小包紙，焦灼地望着仇虎。〕

花 （噓出一口氣，希望地）我們快走出林子了吧？

仇 (還倚在樹旁,望着天)誰知道,大概快了!

花 (燃着希望)快了?

仇 (點頭,機械地)快了!

「忽然樹上的鳥連連啄木,發出空洞的「剝剝」的聲音。」

仇 (忽然由樹旁跳起)啊?(向上望)

花 什麼什麼!

仇 聽!樹上又發出空洞的「剝剝」的聲音。

花 什麼?

仇 鳥啄木鳥!

花 哦,這林子會把我們吓死的。

仇 不,不,我們就要出去。你看,我們已經又走出十幾里了。

花 那不早應該出去了麼?

仇 噫，可——可（忽然暴躁地）我們迷了路。

花 （重復地嘆息）迷了路，不認識道。

仇 迷了路！迷了路！（心如火焚）上那兒走？（四面旋轉）向東？向西？向南？向北？啊，媽呀！我們上那兒走？這大黑天，看不見路走，找不着人問。我從前走這條路的記號現在一個也找不着，走了十里，還在林子裏！走了二十里，還在林子裏！我們亂跑這半天，三十里也有了，可是還在這黑林子裏。出不了林子，就見不了鐵道；見不了鐵道，就找不着活路；找不着活路，（忽然）啊啊！（一下，兩下，三下把衣服撕去，露出黑茸茸的胸膛，抄起手槍，絕望地）好，來吧，你們來一個，我殺一個；來兩個，我殺一雙。我仇虎生下地，就受盡了你們的委曲，冤枉，欺負，我仇虎子生來命不濟，死總要得死得值！金子，再聽見槍響。我們就衝，死就死了吧。

花 虎子（安慰地）你別急！你是渴了，我知道你的心裏不自在。虎子，我們不該死的，不該死的，我們並不是壞人。虎子，你走這一條路不是人逼的麼？我走這條路，不也

是人逼的麼？誰叫你殺了人，不是閻王逼你殺的麼？誰叫我跟着你走，不也是閻王逼我做的麼？我從前沒有想嫁焦家，你從前也沒有想害焦家，我們是一對可憐蟲，誰也不能做了自己的主，我們現在就是都錯了，叫老天爺替我們想想，難道這些事都得由我們担戴麼？

仇 哼，老天爺會替有勢力的人打算，不會替我們想的。

花 那麼，天是沒有眼睛的。

仇 誰又說他有呢。（機械地）走吧！

花 走上哪兒走？

仇 （喃喃地）上哪兒走？

花 我們迷了路。

仇 （絕望）迷了路！

花 （忽然，懼怕地）虎子，你聽！

仇 (抬頭)聽什麼?

花 (對右面)向遠處聽。

仇 (還不大清楚)什——麼?

花 (低聲)你沒有聽見鼓廟裏的鼓。

仇 鼓?

〔單調的鼓聲漸漸響起來。〕

仇 (憤恨地)對了,是鼓!是鼓!

花 (低聲)我們連廟傍邊還沒有走開。

仇 怎麼,我們還在廟傍邊打轉轉,還在這兒!還在這兒!

花 (忍不下)哦,媽呀!我們這是怎麼着啦!(抱着仇虎,搖撼他)我們這是怎麼着啦?

〔樹上啄木鳥又連聲「剝剝」,音聲空曠怪異,二人倏地分開,仰視樹梢,這時由曠野深處傳來遠遠的淒厲的呼聲,二人驚愕地回頭,漸爲呼聲僵住,如被催眠。〕



遠處的呼聲（淒厲而悠長）「回來！我的小孫孫！你快回來，我的小命根哪！回來，奶奶在等着你喇！不像人聲」回——來呀——黑——子！你——快——回——來！」

仇（攝住，喃喃地）小黑子！小黑子！

花 哦，媽呀，（低聲）她——她真地跟上我們了。

仇（喃喃）小黑子！小黑子！

花 你說什麼？

仇 她——她又要來了。

花（望着仇虎，懼怯地）誰？

仇 她！她！（忽然向左望）你看她她來了。

「由左面悄悄走上焦氏的人形，兩手舉着小黑子，閉着眼，向右面走，走到仇虎面前，面站。」

仇（驚恐，低聲）你看，她又來找我！

花 虎子，你怎麼，你看見了什麼？

「焦氏的人形睜開了眼，瞪視花氏和仇虎。」

仇 (搖頭) 我——我們——沒有——我們沒有——

花 你說誰虎子！

仇 (低啞失聲) 瞎子同——同小黑子就在你眼前。

花 (大叫一聲，跑到電線桿下面) 虎子，你——你又中了邪啦。(焦氏的人形直瞪

仇虎)

仇 (對着焦氏的人形，哀求地) 不是我！不是我！我沒有打算害你的黑子，大

星是我——我害的。可我——(喘息) 我已經覺得夠了，你別這麼看着我，你別這

麼看着我！我並沒害死你的孫孫！我說，我沒有我沒有我沒有我沒有我沒有……

(愈說氣力愈弱，那人形目不轉睛地望着他，又悄悄向右方走下。虎子望着她消

逝，揩着眼前的汗水。) 哦，天哪！

花 (慢慢走向前) 怎麼啦?

仇 她走了。

花 (忽起疑或, 抓住仇虎) 虎子, 你告訴我小黑子究竟怎麼死的?

仇 (機械地) 他奶奶打死的。

花 我知道。可你叫我|把黑子抱到屋裏是怎麼會事?

仇 唔, (低沉) 一網打盡, 一個不留。

花 爲什麼?

仇 焦家害我比這個毒。

花 那麼你成心要把孩子放在屋裏。

仇 (苦痛) 噫, 成心!

花 你早知道瞎子會拿棍子到你屋裏去。

仇 知道。

花 你是想害死黑子！

仇 噫！

花 你想到她一鐵棍會把孩子打——

仇 (爆發) 不，沒有，沒有。我沒想到，我原來只是恨瞎子！我只想把她頂疼的人親手毀了，我再走路，可是大星死後我就不成了，那一會兒工夫，我什麼心事都沒有了，我忘了屋裏有個黑子，我看見她走進去，媽的！(敲自己的腦袋)我就忘記黑子這段事情，等到你一提醒，可是已經『砰』一下子——(痛苦地)你看，這怪我！這怪得了我麼？

花 那麼，你還老想着這個做什麼？

仇 (苦悶地)不是我要想，是瞎子，是小黑子，是大星，是他們總在我眼前愧。你聽，這鼓，這催命的鼓！牠這不是叫黑子的魂，牠是催我的命。

花 (想轉開他的想念，大聲)虎子，你忘了你的爹爹了麼？

仇 對！沒有！

花 虎子，你還記得你的妹妹麼？

仇 對！沒有，沒有，沒有！他們死得委曲，（喃喃）對！對！對！對！我那年邁的爹叫閻王活埋，十五歲的妹妹叫他賣，對！賣死在那個——

【啄木鳥又「剝剝」地發出空洞的啄木聲。】

花 你聽這是什麼？

仇 （不願地）叫他賣死在那個煙花巷。嗯，對！我在獄裏做苦力，叫人騙了老婆，佔了地，打癱了腿，嗯，對！對！我仇虎是好百姓，苦漢子，受了多少欺負，冤枉，委曲，對！對！對！我現在殺他焦家一個算什麼？殺他兩個算什麼？就殺了他全家算什麼？對！對！大星死了，我爲什麼要担戴？對！他兒子死了，我爲什麼要担戴？對！我爲什麼心裏犯糊塗，老想着焦家祖孫三代這三個死鬼，對！對！我自己那年邁的爹爹，頭髮都白了，（忽然看見右面昏黑裏出現了什麼，不知不覺地慢下來）人都快走不動了。

「黑暗裏，由右面冉冉飛舞過一隻青藍光焰的螢火蟲，向土坡上飛去。」

花（仍想轉開他的思念）虎子，你看，螢火蟲，螢火蟲！

仇（瞪目張口，望着螢火蟲後面的人羣，口裏慢慢地）人都快走不動了，他們還

串通土匪，對對拿來——

「螢火搖搖向土坡飛，隨在後面是一堆無聲的人羣，靜悄悄地也向土坡走。前面是三個短打扮的莽犍大漢，拿着鐵錘木棍，邁着大步，駁壓後面是洪老，一個圓缸粗細的黑矮胖子，手搖芭蕉扇，臉上流汗，一邊揩，一邊喘，像是走了多少路程。中間押着一個白髮的農人——仇榮——身量瘦小，個個像着終年辛苦的背影，懼怯地隨着大漢步行，時而回頭望着洪老，眼裏露出哀懇乞憐的神色。單調的鼓聲愈擊愈響，這一堆人形隨着鼓聲像一羣木偶在薄霧裏呆板地移行。昏黃的月色照着土坡，黑雲佈滿了天空，地上半是陰影。在土坡高處忽而漸漸顯出一個背立的彪悍的人形，披着黑斗篷，底下彷彿穿着黃呢軍褲，但是看不清楚。人押到坡上，洪老很恭謹地對着那個背立的人形說話，洪老的臉正對觀衆。這時那白髮的農人低頭默立一傍。」

花 虎子，你在看什麼？

仇 (低聲) 那——那不是洪老？他們來這兒是幹什麼？

花 (望着虎子) 在那兒？

仇 土坡——土坡上。(呆望着那人羣。)

「那背立的人形彷彿告訴洪老多少話，洪老連連點頭。於是轉過身，對着那垂首的老者舉手威嚇，兩個大漢一起圍起那老人，似乎也在逼迫。內中一個大漢在掘土挖坑，一時，由老人懷裏搜出東西，由洪老交給那背立的那背立的人搖頭，把東西扔下。」

花 虎子！

仇 (倒吸一口氣) 這個老頭別是我爹？可是他死了。天哪，這是怎麼會事？

「洪老繼續搜索，兩個壯漢叫老人背過臉，合同利逼，老人先只垂首不語，最後似乎痛極而呼。忽然由左面跑來一個十五歲的姑娘，忍不下去，似乎狂呼而出，手裏拿着字據，交與那背立的人形，哀求他釋

放老人。」

仇 哦，媽這不是我的妹妹！……妹！

花 (拉着仇虎) 虎子，你怎麼啦！你忍忍！你忍忍！

「洪老見得着字據，大喜。那小姑娘走到老人面前跪下，老人責她不該出來。那背立人形吩咐洪老拉開他們，叫兩個大漢動手埋人。一個壯漢捉住小姑娘，那兩個抓住老人的背，洪老愕惡地指着土坑告訴老人，小姑娘聽見便哭，老人轉過身來仰天大嘆，臉正向仇虎。」

仇 (突由催眠狀態醒起，看明白，狂呼) 爹爹！我的爹爹！

花 虎子，(拉住他) 你別中了邪，你叫誰？

仇 爹爹！虎子在這兒！虎子在這裏！(回首對花氏) 你放開我！(一手甩開花氏，抽

出手槍，向土坡奔去，對着那背立的人形，暴怒地) 你這個土匪，你——(忽然那背立的人形轉過身來，焦闊王如同那圖像所摹的刻下一般。穿着連長的軍裝，森厲地立在那裏。慘月昏昏地射照他的臉，濃眉下兩隻可怖的黑眼射出懼人的凶光。

仇 虎楞了一下，狠毒地) 閻王！



花 (在下面，嚇昏了) 閻王？

仇 (野獸一般) 我可碰着了！你！(對着閻王連放三槍。那羣人形倏地不見。)

花 虎子！虎子！

「黑雲遮滿了月光，地下又突然黑起來。」

仇 金子！金子！你在哪兒！

花 這兒！

仇 (奔下來) 你看見他們沒有？

花 (恐懼) 沒有！

仇 快走！地上又沒有亮了。

「仇虎拉着花氏由左面奔下。鼓仍單調地由林中傳來。」

### 第三景

在黑林子裏——夜三時。

林內一片水塘邊。水塘後面仍是暗黑的林叢，水面很寬闊，望得見天上的星雲返射浮光上。天上烏雲並未散開，月色却毫無遮掩。半圓的月沉沉浮在空中，薄霧籠罩地面，一切的氛圍仍然是詭異幽寂，有青蛙在長着蘆葦的淺水地帶低聲聒聒不停。水畔靠左伸出一段腐舊的木板曾經用來洗衣淘水，現在走上人便搖搖欲斷。水塘右岸低低斜伸一棵古老的柳樹，柳枝垂拂水面。塘前是一塊草地，靠左立一排破爛的柵欄，柵門歪歪的。右邊茁生人高的野蒿，蒿傍有一棵小樹，幾塊石頭。

遠處隱隱傳來微弱的單調的鼓聲，風吹來，才聽得略微清晰，漸漸又聽不見。

一刻，右面野蒿裏有慌亂的奔馳與痛苦的喘息，聲蛙聲驟而停止，仇虎和花氏由右面野蒿中鑽出來，二人疲乏欲死，仇虎的腿上滿是刺傷，血殷殷流下。他肩上背着小包，手裏拿着一根樹桿，他的形狀

更像個野人，頭髮纏滿草梗，汗珠向下滴，兩腳赤光，脚趾爲硬石磨破，裹着破布條。黑茸茸的胸臆，沾着一塊一塊的泥土，如同一個恐怖的囚獸，他的胸劇烈地起伏着。花氏的眼警惕地隨着仇虎的足跡，她的衣袖爲野蒿鉤破，撕成碎條，於是臍上兩付的金亮亮的手鐲更露得清楚，隨着她的機警的行動顫慄着。奔跑使她昏暈欲倒。頭髮爲汗水浸濕，黏連幾處。她的臉像洗過一樣，頸下兩三個扣子解開，上衣只掩蓋着胸乳，褲腿捲上去，如同涉過淺河。

仇虎一手拉出花氏，把樹桿扔在一旁倚着小樹的幹，仰天喘息。二人的眼線爲蒿遮住，看不見水塘。

仇 哦，天！（用手背揩擦臉上的汗。）

花 （幾乎暈倒，立在仇旁）哦，可走出來了。

仇 （苦痛地搖頭，閉着眼。）從蒿子裏算跑出來了，可是我們還在林子裏！

花 （慘痛地）還在林子裏！哦，媽呀！（滑倒，跌坐在石頭上。）

仇 （忙去扶她，焦灼地）金子！金子！你怎麼啦？

花 （推開他）沒有什麼，我就走不動了！

仇 走不動？

花 我頭昏，我想喝水，喝口水！

仇 (失望地) 水！水！

花 (喘息) 哪裏有水，就一口水，(低聲) 就一口水！

仇 (頹然坐在一個較高的石上。兩手捧着腮骨，啞啞地) 哪裏有水！哪裏有水！(苦

痛地摸着喉嚨，嚥着唾沫。) 哦，我拿一桶金子換一桶水可——！(喘息) 哪兒有水？

花 (咬住牙) 哦，我的脚！

仇 怎麼？

花 這一脚都是泡，痛得鑽心。

仇 (暗鬱) 金子！

花 什麼？

仇 你跟我跑出來只有苦。

花 可我——我心裏是舒服的。

仇 人家看我是個強盜。

花 (斬鋼截鐵)我是強盜婆。

仇 人家逮着我就砍。

花 我跟你生下兒子報你的仇。

仇 可你——(感激地望着她,忽然)你爲什麼要跟着我?

花 (執意地)我跟你一同到那黃金子鋪的地。

仇 (低頭,看自己的醜陋)爲什麼單挑上我?

花 (肯定地)就你配去,我——(低聲)配去。

仇 可是世上並沒有黃金鋪的城。

花 有,有,你不知道,我夢見過。(忽然)你聽!(遠遠似乎有火車疾馳的聲音)。

仇 什麼?

花 我們快出林子了！

仇 怎麼？

花 (浮出一絲笑的影。)火車「吐——圖——突——吐吐——圖——突——吐！」

你聽不見？

仇 (奇怪地望着她)哪裏有你在做夢。

花 誰做夢你聽！(彷彿那火車愈馳愈遠的漸漸消逝的聲音。)「吐——圖——突

——吐吐——圖——突——吐！」你聽，慢慢就沒有了，(忽對仇虎)現在就沒有了。

仇 (明白這些聲音都是她腦內的幻相，哀憐地唉口氣)「金子，也許我到過那黃

金鋪的好地方。可(憤恨地)我就思想起我在那塊地方整年整月地日裏夜裏受的罪，我做苦力，挑土塊，挨鞭子，一直等到我腿打癢，人得了病，解到旁處，我才逃出來。那裏的弟兄跟我一樣受着罪，死的死，病的病，那裏黃金子倒是有，可不是我們

用，我們的弟兄一個一個瘦得像個鬼，（聲音漸小）像個鬼，苦——苦——苦……

〔塘邊忽而青蛙叫起來。〕

花 你聽！這不是蛤蟆叫！

仇 （諦聽）是，是蛤蟆那麼（狂喜）有水啦！

花 （叫起）水！忽而現出野蒿所遮掩的地帶，望見一片水塘，顫抖地）哦，虎子！水！

（仇也跑出，花氏跑到塘邊跪下取水，但爲蘆葦擋住，下不得手。）

仇 （顫顫地）水！金子，那兒有板！（指塘邊的條板）上去，扒在上面喝，你喝夠了我

再喝。（金子奔上巍巍的木板，扒在上面喝，仇虎在塘畔蘆葦旁焦灼地等候。這

時由左面慢慢起一種含糊的一面「哼」一面和的多少人的工作聲，觀衆聽得見的，單調而沉悶，在月光下，傳到耳裏，其聲詭異，不似人音。彷彿有許多冤苦的幽魂在呻喊，而又不敢放聲。仇虎耳朵豎起，忽然轉過身來，出神諦聽。）

花 （在木板上）虎子！虎子！你也來，有地方，我捧着水，你喝。

仇（目不轉睛望着左面，機械地）噫！

【由左緩緩踱出一對一對的人形，都是囚犯的模樣，灰衣赤足，汗淋淋的，有的戴着草帽，有的光着禿頂，有的執着汗巾。或者腰上掛繫着鐵鏈，或者足踝上拴着鐵鏈，多半瘦若枯柴，每兩個繫在一起。二人共抬一大筐土塊。約莫有十人的光景，一個個低下頭，慢慢地前面「哼」後面「唉」離着仇虎有半丈的距離，一對一對走過去。】

仇（張口）天這不是他們？！

花（由木板走過來）虎子！虎子！你怎麼不喝水！

仇（悻悻）別說話，你聽！

【由左面又走出一對囚犯，抬着水桶，桶上浮着瓢。前面的人拿鐵鏈，後面的人拖着鐵鋤頭。「哼啊！」「哼啊！」「哼啊！」「哼啊！」「哼啊！」】

花 聽什麼？

仇（仍然注視他們）聽不見？就這樣！就這樣！『哼啊！』『哼啊！』



花 (明白了他又生了幻像) 哦, 虎子!

〔由左面走出一個魁偉的大漢, 光着頭, 胳膊肘掛着獄警的黃制服, 帽子放在手裏, 一隻手提着皮鞭, 身上只穿一件背心, 汗水流下來。西瓜大的光頭油亮亮, 凶惡的眼睛前瞻後望, 時爾攬着身上的手槍。回頭向左瞻望, 後面還有多少囚犯, 在幽暗的左面低沉窺視地「哼啊!」「哼啊!」工作着, 一直不停。這時前面的囚犯已把土筐放下大家揩汗, 拿帽子當扇搧。〕

仇 哦, (望着那獄警, 不寒而慄地) 他! 他還沒有死!

花 虎子, 走走! 你又看見什麼?

仇 (搖手) 不, 不。

〔在右面休息的囚犯, 有坐的, 有蹲的, 有斜靠在土筐上的, 有立在那裏偷與同伴說話的, 有低頭不語的, 有暗暗擦着眼淚的。這時中間有個滿臉疤痕, 一雙長腿的壯年囚犯, 看見了仇虎一個人指指點點彷彿談他。於是那有疤痕的漢子似乎招呼仇虎, 像在叫: 「虎子, 你, 你怎麼不來! 弟兄們都在這兒。」〕

仇 (忽然看見了他) 這不是火車頭麼? (驚喜) 火車頭, 火車頭。 (那有疤痕的火車

頭連連答應招手，並且告訴其他的囚犯）我是虎子——小虎子！

花（拉着仇虎）虎子，你——你別這樣！

仇（不顧她，他看見那幫囚犯一個一個向他望，都是驚喜而悲哀的神色，有的向他招手，有的叫他不要來。仇虎舉起雙手，對着他們。內中有一個大鼻頭的瘦個兒，舉動滑稽，對他拍手做臉，叫他快來！）這不是老窩瓜麼？老窩瓜，你們好麼？（許多人都悲哀地搖搖頭，老窩瓜又在招手，一個小矮個滿臉麻子的人勸阻他。）不要緊，麻子爹，我不去的，我逃出來了。（忽然對着那個擦眼淚的瘦弱的囚犯）喂，小寡婦，你怎麼還是在哭呀！（小寡婦抬頭望望他，又低頭哭泣。這時忽而一個滿臉鬍鬚的黑漢子抄起一根扁担，彷彿要跑向仇虎，對他打去，傍邊一個大嘴小眼睛的囚犯接住他。）賽張飛，你還記着那段仇，要打我麼？野驢，你不用拉他，他打不着我，我逃出來了！（愉快地）我逃出來了。（囚犯裏似乎愈鬧愈兇，那獄警驀然回頭，舉起皮鞭向囚犯們亂抽下去。內中有人拉住獄卒，指着仇虎告訴這次爭吵是爲了

他。那獄卒聽見便回首盯着仇虎，仇虎懼極，反身想跑，然而獄警彷彿一聲大叫，虎子便如老鼠僵立不動，那獄卒以鞭指他又指右面的囚犯，意思叫他趕快回來做活，似乎在喊：「滾過來仇虎！」虎子一旁顫抖，低頭。）我去！我去！我去！

花（驚極）虎子，你別去！你別去！（但是看着仇虎恐怖的眼，只得放手，呆立在那裏。）

〔仇虎走進囚犯羣，獄警吩咐他們與仇虎上了腳鐐，令一個囚犯下來執鞭催促，仇抬起土筐，隨在後面走，一不小心，獄警呼打，那執鞭的囚犯就狠命打下。〕

仇（每打一下，不自主摸着背脊，喊出）啊啊！啊啊！

花（苦痛地）哦！虎子！你喊什麼？你喊什麼？

仇（低聲對着旁邊的人）他打癱了我一條腿，又想打癱了我第二條腿。（前面的囚犯由右面走下，一個囚犯放下土担子，到水桶前喝水，又一個也在喝，又一個……又一個，仇虎在一旁羨慕，實在忍不下心裏的渴，跑到水桶前面，拿起瓢取水。忽而那獄警似乎大吼一聲，走到面前，搶過皮鞭，把瓢子打下來，向仇虎亂抽去。仇

虎忽而硬起來，一聲不哼。在獄卒喘息間，他忽而捨下他的鞭子，向獄卒打下。

仇 我拚了，我打死你！我打死你！我打死你！

「獄卒忽而抽出身上的手槍，向仇施放，但是不見響聲，槍子放不出去。」

仇（狂笑）你也有這麼一天，你的槍也不靈了。你還欺負我們，你還欺負我們！現在你看我的！（抽出自己腰裏的手槍，那些囚犯都退在後面，縮成一團。獄警大驚，四處奔跑，仇虎連對他放了兩槍，「砰！砰！」一切人形忽然不見。仇驚愕地矚視四週，望望月亮，俯視自己的脚下，並無腳鏢的痕迹。）哦，天啊！

花（一直被仇虎獨自呼號迷惑住，現在才醒，捧一口水慢慢走過來）虎子，你喝口水。

仇（機械地）喝口水？（剛想低首喝——）

「忽然一陣風吹過來，很清晰的鼓聲，一下一下打入人的耳鼓，森然可畏。」

仇（對着花氏）鼓！鼓！鼓！（忽然）什麼，還在這兒，還在這兒？（大叫）我們中了邪了！

（推開花氏捧水的手，拉住她由左面跑下。）

（鼓聲在這一場單調地響着。）

#### 第四景

在黑林子裏——夜四時半。

林內小破廟旁。四面圍起黑壓壓的林叢，由當中望進去，深遠可怖，一條蜿蜒的草徑從那黑洞似的樹林裏引到眼前。眼前是一片高低不平的草地，在那短短的野草下藏匿着秋蟲縱情地低唱。沿着那草徑築起粗細不勻的電線桿，靠外面的還清楚，裏面的很像那黑洞口裏的長牙。靠右偏後立起一座頹落的半人高的小土廂，裏面曾經祀個神祇，如今完全荒廢。小廂前面一尺高的小土台原爲插放香火，多少年風吹雨打，逐漸夷平。小廟的土頂已經歪斜，遠看，小廟像個座椅，前面的土台彷彿是個小桌，有幾塊石頭在傍邊樹立着。靠左偏前是一棵直挺挺的白楊，樹葉在上面蕭瑟作響。樹前橫放一塊平整的長石，上面長滿青苔，不知那年香火盛時，虔誠的香客派來石工鑿成平面，爲人休息的。滿林樹葉甚密，只正中留一線天空，而天空又爲黑雲遮滿，不見月色，於是這裏黑漆漆的，幽森可畏。偶爾風吹過來，樹葉和電線

的響聲同時齊作，彷彿有野生的動物在林中穿過。

仇虎扶着花氏由當中深澗的草徑一步一步地拖過來，兩人都是一身水泥，仇虎只剩下一條短短沿邊撕成犬齒的布襪，花氏的鞋也在水裏失去，衣襟滴水，褲子捲得更高。包袱是在手裏。仇虎一手舉着手槍和彈袋，一手扶着花氏，眼裏忽然燒起反抗的怒火，混身水淋淋的。他回頭呆望着更深的黑暗，打了一個寒戰，忙匆匆地走進。

仇 哦！好黑，（不覺又怕起來）怎麼又走進來這麼個黑地方。金子，（覺得花氏向下溜。）金子！金子！

花 （抬頭，把眼前的頭髮掠過去）我——我真走不動了。

仇 （指着眼前一塊石頭）那麼，你坐下。（扶着她坐下）

花 （打了個寒戰）好冷！（希望地）趕過了這道水也許快出林子了吧。

仇 （坐下）也許吧，趕過了河，路好像平整了點似的。

花 （回頭望）我們走的像是一條大路。

仇 (嘆一口氣) 反正鼓是聽不見了。

花 噫，鼓沒有了，(振作地) 我們就要出林子。

仇 (忽然興奮地立起) 噫，出林子，出林子！出林子！趕上火車也許——也許天還沒亮。(忽然仰望天空) 怪，天上又不見月亮了。

花 (不自主地也望上去) 噫，剛才好好的，怎麼一會兒連個星星也沒有？

仇 (忽而驚嚇失聲) 金子！

花 怎麼？

仇 真的，一個星星也沒有。

花 我們不還有一盒洋火。

仇 洋火只剩下兩——兩根了。

花 那麼我們怎麼走？怎麼走？

仇 噫，(失望地) 怎麼走？(坐在石頭) 黑，黑得連棵星星的亮都沒有。怎麼走？怎麼走？



走？

花 (喃喃地) 怎麼走？(忽然走到白楊樹下，跪下) 哦，天啊，可憐可憐我們吧，再露一會兒月亮吧，再施捨給我們一點點兒的亮吧！(哀懇地) 哦，就一會兒，一小會兒，天，可憐可憐我們這一對走頭無路——

仇 (暴聲) 金子，你求什麼？你求什麼？天，天，天，什麼？天(暴躁地亂動着兩手) 沒有，沒有，沒有！我恨這個天，我恨這個天。你別求他，叫你別求他！

花 (覺得身上有灑下來的雨點) 虎子！

仇 什麼？

花 (慢慢地) 天下了雨了。

仇 你說你身上灑下來了雨點？

花 嗯，我臉上也有。

仇 那是我的血，我胳膊上的血甩出來的。

花 (驚愕地) 你又流了血了。

仇 噫! (暗鬱地) 這就是天! 你求他做什麼。

花 (搖頭) 可憐, 虎子, (坐在楊樹前的長石上) 今天一夜把你都逼瘋了。

仇 (憤恨) 瘋? 我得個瘋。今天一天我過了一輩子, 我仇虎生來是個明白人, 死也做個明白鬼。要我今天死了, 我死了見了五殿閻羅, 我也得問個清楚; 我仇虎爲什麼生下來就得叫人欺負冤枉, 打到閻羅寶殿, 我也得跟焦家一門大小算個明白。  
花 (怕他又說胡話) 虎子, 你聽草裏頭!

〔草裏秋蟲低吟。〕

仇 什麼!

花 蚰蚰!

仇 噫。

〔處遠傳來「布穀」的鳴聲。〕

花（忽然愉快地）「姑姑，姑姑。」「姑姑，姑姑。」

仇（聽了一刻，忽然，嘆一口氣）完了！沒有了！

花（明白他的意思所指，然而——）爲什麼？

「不等問畢，一陣風吹來，電線鳴響起來，白楊樹葉，嘩嘩地亂噓，風颼颼的。」

花（打寒戰）哦，虎子！

仇 你別怕。

花（掩飾，打個寒戰）不好冷。（指着右面的荒坵上）那——那是什麼？

仇 破廟。

花 虎子，我們走吧。

「風吹過去，忽由遠處幽長地呼出慘風的聲音，由遠而近，又由近而遠。」

那聲音（因爲遠遠而有些含糊，淒厲地）回來呀，我的黑子！快回來吧！我的黑子。

仇（突然變了聲音，暗啞地）你聽，你聽，這是什麼！這是什麼？

那聲音（更凄寂地，漸近）回來，我的孫孫！快回來吧，我的小孫孫。

花（驚恐）她——她——她！

仇 她又跟上我們了。

那聲音（怪厲，不似人聲，漸遠）魂快回來，我的黑子！你魂快回來，我的心肝孫孫。

花（忽然抱住仇虎）哦，天！

仇（顫抖）我們快——快走吧。

花 唵，（剛走了兩步，一脚踏在軟而有刺的東西上，大叫起來）啊！虎子，我的脚！

仇 什麼？

花 腳底下，軟幾幾的，刺刺亂動！

仇（由彈袋裏取出洋火劃燃，二人往下看）哪兒？

花 這兒！這兒！

仇（二人圍着那個東西，一隻火照着他們恐怖的臉）刺蝟！

花 (放下心) 刺蝟。

「這時由當中遠遠怪異地唱起一句：『初一十五廟門開，仇虎薰河頭。』」

仇 這是誰？

花 像——像狗蛋！

「頓時四處和唱着」羣低沉幽森的聲音：『初一十五廟門開，如同有多少被壓迫冤屈的幽靈。』」

仇 金子，你聽，這是哪一堆人唱。

花 現在？

仇 噫！

花 (搖頭) 沒有，——沒有人唱。

「接着，當中遠遠又在森厲可怖地唱：『牛頭馬面兩邊排。』」

仇 誰——誰又在唱？

花 (諦聽) 是——是狗蛋。

「跟隨，四面又唱起多少低沉的聲音，哀悼地重複着：『牛頭馬面兩邊排！』這時仇虎忽而看見在右邊破廟前黑暗裏冉冉立起牛頭和馬面，如同一對泥傀儡，相對而立。」

仇（驚愕，低聲）這——是——什——麼？

花（不明白）什麼？

仇（更低聲）你沒看見？

「當中遠處又唱：『殿前的判官，掌管着生死的簿。』」

仇 你聽見了沒有？

花 嗯，聽見，這一定是狗蛋學的你。

「緊接，四外陰沉沉地合唱：『殿前的判官，掌管着生死的簿。』仇虎的眼裏又在廟前邊土台旁幻出一個披戴青紗，烏冠插着黑翅的判官，像個泥胎，悄悄地立在那裏。」

仇（倒呼出一口氣）怎——麼——會——事？

花 虎子！

仇  
媽呀！

〔不間斷地當中遠處又唱：青面的小鬼拿着拘魂的牌。〕

花  
〔拉着仇虎〕走吧！虎子！仇虎不動。

〔立時，四邊和起：「青面的小鬼拿着拘魂的牌。」仇虎望見黑地裏冉冉冒出一個手執拘魂的青臉的小鬼，立在土台之旁，恰如泥像。〕

仇  
哦！〔揩揩頭上的汗。〕

〔當中遠處又唱，但是此次威森森地，「閻王老爺廟當中坐。」〕

〔立刻彷彿四面八方和起那沉重而森嚴的句子，如若地下多少聲音一齊苦痛地而畏懼地低吼出來，「閻王老爺廟當中坐。」似乎都等待着那最後的審判。仇虎望見一片昏黑的慘陰陰的霧裏漸漸顯出一個頭頂平天冠，兩手捧着玉笏的黑臉的閻羅（地藏王），端坐小土廟之上，前面的土台成了判桌。閻羅正如廟裏所見，一絲不動，塑好的泥胎。〕

仇  
〔目瞪口呆〕哦，媽！

花（更低的聲音，爲仇虎的森嚴態度懾吸。）虎子——看——見——什麼！  
仇說，說不得。

〔當中遠處幽遠而悲悼地唱：「一陣陰風啣吹了個女鬼來！」〕

〔立刻彷彿四面簌落簌落風聲陰沉沉地吹起，四處幽長而哀傷地和唱，此次大半是女子的低聲：「一陣哪陰風啣吹了個女鬼來！」隨着四面的風聲怨聲，一個瘦小，穿着一身月白紡綢衣衫姑娘，輕悄悄由黑暗裏露出來。這姑娘的相貌和第二景的所見的毫無二致，只是更爲怯弱蒼白，髮角貼上兩張薄荷膏，手裏拿着一根麻繩。她輕飄飄地移過去，像是一陣風，不沾塵埃，到了判桌前面跪下。〕

仇（驚愕）哦，我的屈死的妹妹。（花氏一聲不響，看着仇虎，驚恐萬分，不知怎樣對  
他好。）

〔於是閻羅開始審問，他的動作非常像個傀儡，判官在一旁查看手執的案卷。四方彷彿有多少無告的幽靈在嗚咽哀嘆，後面有許多幽昧不明的人形移動，那綢衣的姑娘似乎哀痛地訴說自己生前的悲慘的遭遇，眼淚汪汪，告訴怎樣父親死，哥哥下了獄，自己也賣到妓院，怎樣當主客人一天一天地逼得



吊死。說完深深叩頭，哀請閻羅做主。

仇（含着眼淚聽她申訴，不自主地淚水流下，他措了又措，很低）哦，妹妹！我的可憐的妹妹，你死得好慘！好委曲呀！

〔閻羅似乎對判官略略商議，便命傳仇榮過訴，桌前的青面小鬼將拘魂牌向裏面一舉，嘴裏彷彿在喊些什麼，立時四面八方多少幽靈哀悼地低聲應和，於是，由黑暗裏走出另一個青面獠牙的小鬼帶着白髮龍鍾的老農人，蹣跚到桌前。那老頭手銜腳鐐，看見女兒，二人抱頭大哭——無聲。——判官似乎大吼一聲，兩人同時跪下，那老者叩頭如搗蒜，哀哀淒淒地把自己如何被閻王逼死的情形申訴個完全，說完又叩頭無數。〕

仇（憤恨）哦，爹爹，我的苦命的爹爹！今天我們仇家人再得不到公道，那麼世上就沒有天理了。

〔這時忽然閻羅拍下驚堂木，對着仇虎叫了一聲，仇虎抬頭。所有判官小鬼牛頭馬面閻羅……都一齊黑森森地注視他，他幾乎嚇得不敢動轉，四面的聲音陰沉沉喊起，那青面的小鬼把拘魂牌對仇虎

一舉，仇虎不由自主地向他們走去。」

花 虎子，虎子！你上哪兒去！（拉不住他，由他走去。）

〔仇虎看見父、妹，忍下眼淚，點點頭便跪在案前。閻羅開始審詢，四週喊喊喳喳有多少低低的議論。〕

仇 （低頭，聲音詭異）小人仇虎身有兩代似海的冤仇，前在陽世，上有老父年邁，下有弱妹幼小，都爲那雜種狠心的焦連長所害，死於非命。我的老父弱妹兩口，現已拘在陰曹地府，方才他們所供句句是真，無一是假，我在陽間，又被那雜種狠心的焦連長勾結那貪官污吏，陷害小人，把小人屈打成招，下獄八年，害成殘廢。殺了小人的老父，害死小人的弱妹，打斷小人的大腿，強佔小人的田產，都是那狼心狗肺的焦連長。小人仇虎此番供稟句句是真，無一是假，如有半句瞎話，小人情願上刀山，下油鍋，單憑判官大人明斷，小人決不埋怨，可是小人兩代似海的仇冤，千萬請閻王老爺做主，閻王老爺做主。（深深叩頭。）

〔閻羅突然傳叫焦連長，小鬼一呼，堂下幽靈齊聲怒吼，這時焦連長由黑暗中走出，神色非常驕悍，

他依然穿着連長的制服，掛軍刀，穿馬靴，很威武地走到閻羅案前，並不跪下。

「仇虎見着焦連長，想站起動手，爲判官喝住又跪下。」

「閻羅彷彿以仇虎的話詢問焦連長，焦連長句句否認，加以駁斥。」

仇（叩頭）啓稟閻王老爺，他的話是狡辯，一面之詞。

「焦連長又要申說。」

仇（立刻叩頭）小人仇虎沒有說錯。

「焦連長又要辯白。」

仇（又叩頭）請閻王老爺把他立刻判罪，不要再聽他的。

「閻羅拍驚堂木，令他不要說話。焦連長走上前去，又發議論，閻羅頻頻點頭，表示贊可。」

仇（窺見連喊）閻王老爺不要信他的，你不要信他的，你不要信他的，他在陽間自

己就是閻王。

「閻羅勃然變色，令判官對仇虎的父親妹妹宣判，判後二人大哭，爲小鬼們拖去。」

仇（大憤）什麼，我的爹還要上刀山，我的妹妹還要下地獄。你們這簡直是——

（被牛頭一叉刺背，伏地不語。）

〔閻羅又令判官宣判。焦連長得意洋洋，仇虎氣得渾身發抖。〕

仇（跳起）啊，你們還要拔我的舌頭，叫他（指焦閻王）叫他上天堂。他上天堂（暴躁地亂喊）你們這是什麼法律？這是什麼法律？

〔忽然馬面一叉把他刺倒地。這時焦連長大聲——聽得見的——怪笑起來，每個「鬼」以至於閻羅都得意地狂笑，聲震天地。仇虎慢慢由地上抬起頭來看牛頭，牛頭止笑，牛頭的臉變成焦閻王得意的臉；轉頭看馬面，馬面止笑，馬面也換為焦閻王得意的臉；轉視小鬼，小鬼止笑，小鬼也化為焦閻王得意的臉；回轉身望見判官，判官止笑，判官也改為焦閻王得意的臉，正面注視閻羅，閻羅止笑，閻羅就是焦閻王得意的自己。全場無聲，仇虎環顧四面焦閻王的臉，向後退。〕

仇（咬牙切齒，低聲）好好，閻王！閻王！原來就是你！你就是你們！我們活着受盡了你們的苦，死了，你們還想出個這麼個地方來騙我們，（對着那穿軍服的閻王，惡狠地）

想出這麼個地方來騙我們！

〔突然，四面的焦鬪干們又得意地大聲譁笑起來，聲響如滾雷。〕

仇（忽而抽出手槍，對準他們，連發三槍）你們這羣騙子強盜！你們笑！你們笑！你們

笑！

〔一切景物又墜入黑暗裏。〕

花（苦痛地）虎子，你這是鬧些什麼？快走！快走！

仇我！我！（摸着自己的頭）

〔遠處鷄鳴一聲。〕

花（驚嚇）天快亮了！

仇 快亮——

〔忽而由右面射來一槍，流彈鳴的飛過。〕

花 槍！

「繼而由中間向他們身傍射一槍。」

仇（諦聽）糟了！偵緝大概又找着我們了。

「忽而由右中槍聲亂發。」

花 哦，（抓住虎子）他們要圍上我們。

仇（拉着花氏）衝上去管他媽！跟他們拚——（向前放一槍，四週槍聲更密。）

「二人由左面跑下。」

## 第五景

同序幕，原野鐵道傍——破曉，六點鐘的光景。

天空現了曙白，大地依然莽莽蒼蒼的一片。天際外彷彿放了一把野火，沿着闊遠的天線冉冉燒起一道紅光。烏雲透了亮了，幻成一片淡淡的墨海，像一條火龍從海底向上翻，雲海的邊緣逐漸染透豔麗的金紅。浮雲散開，雲縫裏斑斑點點地露出了蔚藍，左半個天懸着半輪曉月，如同一張薄紙，微風不斷地吹着野地。

大地輕輕地喘息着，巨樹還那樣嚴肅。險惡地矗立當中，仍是一個反抗的魂靈。四週草尖光燿燿的，烏黑鐵道閃着亮。遠處有野鳥和布穀在草裏酣暢地歡鳴。

鐵道每哩石後面白傻子呼呼地打着鼾，側身靠倚哩石，身旁有熄了火的紙燈籠歪歪地躺在土上。傻子的衣服也爲荆棘鈎破，臉上沾膩上許多土，腳光光的，破鞋亂放在一傍。傻子多年做着甜美的夢，臉

上是平靜而愉快的微笑。

遠處鷄很暢快地叫了一聲。

白 (在夢裏，糶糊地) 「吐——兔——圖——吐，吐——兔——圖——吐……」

【遠處火車笛聲。】

白 (酣睡，含混地) 「漆——又——卡——又，漆——又——卡——又。」

【遠處忽有槍一響，流彈由空氣穿過，嗚嗚的。】

白 (嚇醒，立起，揉揉眼睛，四面望望，莫明其妙，看見地上的紙燈籠，拿起來，突然想起半夜在林子領着焦氏，把焦氏丟在後面，以後找不着她的事，驚懼地) 哦壞了！  
(提着燈籠向東跑) 焦大媽，狗蛋在這兒！(想想，方向不對，又向西跑) 焦大媽！焦大媽！狗蛋跟燈籠在這兒。焦大媽！(沒有應聲，楞住，慢慢踱回鐵軌當中，摸摸腦袋回想，忽然轉過身，向天際喊，對着野塘) 焦大媽！焦大媽！(舉着燈籠說) 燈籠在這兒！  
(拍拍自己) 狗蛋也在這兒，(仍然沒有應聲，忽然) 去你的！(順着語氣，不知地吧



燈籠扔入塘裏。她也許死了！（才望見塘裏有自己的燈籠，浮在水面，驚嚇）哎呀！水燈籠！她的燈籠！水！水！（連忙跳下鐵軌基道，奔到野塘邊，聽是狗蛋在那裏「撲騰撲騰」的聲音。）

〔常五由左面慌慌張張地走上。衣領沒有繫好，彷彿剛起來的樣子。〕

常（喊）焦大媽！焦大媽！焦大媽！（擦着汗，一個人唸叨着）媽，我早就說過那個老神仙是個騙子手，小的在廟裏沒有活，老的出去叫了一夜的魂，也叫不見了。唸咒！打鼓！唸咒！打鼓！唸他媽的咒！（喊）焦大媽，唸咒！打鼓！打她媽的鼓！（四處喊）焦大媽！焦大媽！（沒有應聲，納悶）怪，狗蛋這孩子領她跑到哪兒去了呢？（冒叫一聲）狗蛋！

白（忽然由鐵軌基道跳出，下半身淋漓着水滴，右手提着浸透了的燈籠，左手拿着十日前仇虎投入塘裏的鐵鏟。笑嘻嘻地）嗯，幹什麼？

常（嚇了一跳，似稱呼又似罵）狗蛋！你怎麼早不答應我。

白（躊躇地）你，你剛才就，就沒有叫我。

常 沒有叫你你就——（忽然轉了語氣）焦大媽呢？

白（舉起那水淋淋的燈籠）噫！這兒！

常 幹什麼？

白 這這是她的燈籠。

常（不耐煩）知道！個傻王八蛋！我問你，焦大媽呢？這一夜晚，你領她到哪兒去了？

白 哦，哦！昨兒格夜晚（張目闔眼）她……她叫小黑子，噫，叫小黑子。我掌燈籠，我

在前面，她——她在後面，她走，我——我也走，我走，她也就跟着走……

常（嫌他說得囉嗦）知道！知道！

白（指手劃腳）先，先是我扶她。後來她——她就扶着我。她，她越叫越高興，她就

不扶我，不扶我。原來我在前面走，她總是跟着我走。後來呀，我就——

常（急不可耐）你跑了。

白（搖頭）沒，沒有。我還是在前面走，可是我一回頭，——

常 她怎麼樣？

白 她沒有跟着我走，就不見了，就不見了。

常 後來你就沒有找她？

白 誰說的？我找，我找，黑天野地裏瞎找，找到這兒，我就——（不好意思地）我就睡着了。

常 個傻王八蛋，走吧？

白 走？

常 快走！現在四面是官兵，拿着槍搜仇虎，還不快走！一槍把你打死！

白 （懼怯地）又到廟裏去？

常 到廟裏的神仙都叫人逮了！

白 怎麼？

常 那廟裏的老傢伙是個人販子，拐人的。縣裏派人把他抓走了。走吧，跟你說，你也

不懂。

白 到哪兒？

常 找人！（指着白手裏的鐵鏟）哦，你從哪兒找來這個？

白 你說這付鐮子，水塘裏檢的，（舉起）你不要？

常 混蛋！放下！（白扔在鐵道裏。）

常 走！（向左走。）

「忽然由左面響了一槍又一槍。四週忽然悄寂。」

白 什麼？

常 （提起腳望，驚慌地，低聲）那虎子，虎子！

白 （不懂）老虎？

常 （拉起白）快走！

「常白二人反身右面下。」

「槍聲再發，流彈嗚嗚飛過。花氏低腰由左面闖入。仇虎一面回頭一面扶她向前走，仇虎駭着，滿臉汗，彷彿肩着千斤的重量。臂上肌肉憤怒地突起，兩隻眼暴出來，一手托着槍插在腰裏的匕首閃着光。現在他更像個野人，在和四週的仇敵爭死活。看見了巨樹，眉目間露出來好的計算，沉定地望着前面。」

「氏拿着包袱，苦痛地邁着艱難的步，一夜的磨難，使她膽大起來，緊張而沉着地四面顧望。」

仇（回首恨恨地）這幫狗雜種！四面圍上了。

花（喘息）虎子，走！向前走。

仇不用走，前面也是卡子！你剛才沒聽見四面都放槍？

花（抓着他）可他們並不知道我們在這兒。

仇一會兒他們就來搜的。

花（懇求）那麼，還不快走！

仇（搖頭）不，不走了，多走兩步也是一樣地——（忽然）我逃夠了？

花虎子，怕什麼，我們還有槍。

仇 槍是有的，可是不能——再放了。

花 (驚悸) 你說子彈已經——

仇 噫，就剩下兩粒了。

花 兩粒？

仇 在這兒只要放一槍，他們聽着聲音都會來的。

花 虎子，難道我們就——就在這兒完了完了！

仇 不！不！不能完，我完了還有弟兄，弟兄完了，還有弟兄。我們不能子子孫孫生下來就受人欺負。你忘了我剛才跟你說的話？

花 你說——不，虎子，不能夠，我不去。我不離開你。

仇 金子，你去！你一個人可以逃得出去，他們並不是抓你。我他們都認識！你先走，包袱裏有錢。

花 虎子，你要我走！

仇 (不顧地) 走。

花 (眼淚流出來) 虎子，可你叫我到哪兒去？

仇 (堅硬地) 我剛才告訴過你了。

花 你——你那幫朋友靠得住麼？

仇 他們都是我的好弟兄，幹哪行的都有，告訴他們我仇虎不孱頭，告訴他們我仇虎走到頭，沒說過一句求人可憐的話。告訴他們現在仇虎不相信天，不相信地，就相信弟兄們要一塊兒跟他們拚，準能活，一個人拚就會死。叫他們別怕勢力，別怕難，告訴他們我們現在要拚，得出去有一天我們的子孫會起來的。

花 虎子你說的是什麼？我不走的。

仇 金子！(抓住花氏) 你忘了你跟我說的話啦？

花 (不明白) 我說了什麼？

仇 你說我跟你這些天裏頭你也許——

花 哦，那個！

仇 說不定的，也許有。（忽然更迫切地）哦，金子，我信一定會有的。你要是不走連

——連這個沒出世的也——也——

花 可是，虎子——

仇 （忽然看見脚下的東西。）金子！這是什麼？

花 （驚愕）鐵鏢！

仇 （拿起來看）嗯，老朋友（辛酸地）我的老朋友又來了。金子你知道（以後一直

拿着鐵鏢）他找我幹什麼嗎？

花 （故做不知）那幹什麼？

仇 這次他要找我陪他一輩子。

花 （忽然抱住仇虎）不，虎子，你不能走。

仇 （怪異地看着花氏）我！我！不走。



花 你不走？

〔青蛙忽而由塘邊咕噪起來。〕

仇 嚶，不走，（忽然望望巨樹和野塘）怪，你還記得這塊地方麼？

花 記得。

仇 現在又來了。

花 （悲哀）十天——像一眨巴眼。

仇 嚶，一眨巴眼。那天我解開這個東西（指鐵鍊），今天又要戴上了。金子，你後悔麼？

花 後悔？我一輩子只有跟着你才真像活了十天。哼，後悔！

仇 可是現在——

〔近處有布穀鳥酣適地唱起來。〕

花 你聽！

仇 （一絲微笑）「咕姑咕姑」

花 虎子，你聽着這個，你不想去麼？

仇 想去什麼？

花 那黃金子鋪的地方？

仇 (淒然) 啞，現在那黃金子鋪的地方只有你一個人配去了。

花 (大驚) 你說什麼？

仇 (忽然舉起金子的包袱，堅硬地) 金子，我要你走！

花 (收下包袱) 虎子？

仇 你走！

花 我不。

仇 不走，(用下策逼她離開) 我就放槍。(向天舉槍)

花 幹什麼！

仇 叫他們來。

花 不，虎子。

仇 (痛苦地喊出來) 走! (對天連放二槍，隨把手槍扔在塘裏，立時有一槍回過來)

啊! 金子! (緊接槍聲數響，俱向這邊飛來) 快跑! 金子!

花 (喊起) 哦，我的虎子。

仇 (一手握住匕首，頓足) 金子，你不走，我死也不饒你的。

花 (知道沒有辦法，眼淚頓時湧出，兩手伸出，一面後退，一面望着仇虎) 我走，(槍聲更密) 我走。(槍聲更密) 嗯，我走，

仇 (看着花氏，滿眶眼淚) 記住，金子! 孩子生下來，告訴他，他爸爸並沒有叫這豺狗們逮住。告訴弟兄們，仇虎不肯(舉起鐵鐮)戴這個東西，他情願這麼——(忽用匕首向心口一扎) 死的! (停在巨樹，挺身不肯倒下)

花 (大叫，跑回來，抱着仇虎) 虎子! 我的虎子?

仇 (冒着黃豆大的汗珠，咬住嘴唇) 跑啊! 金子，告訴弟兄們我的話。

